The Baker Street Lett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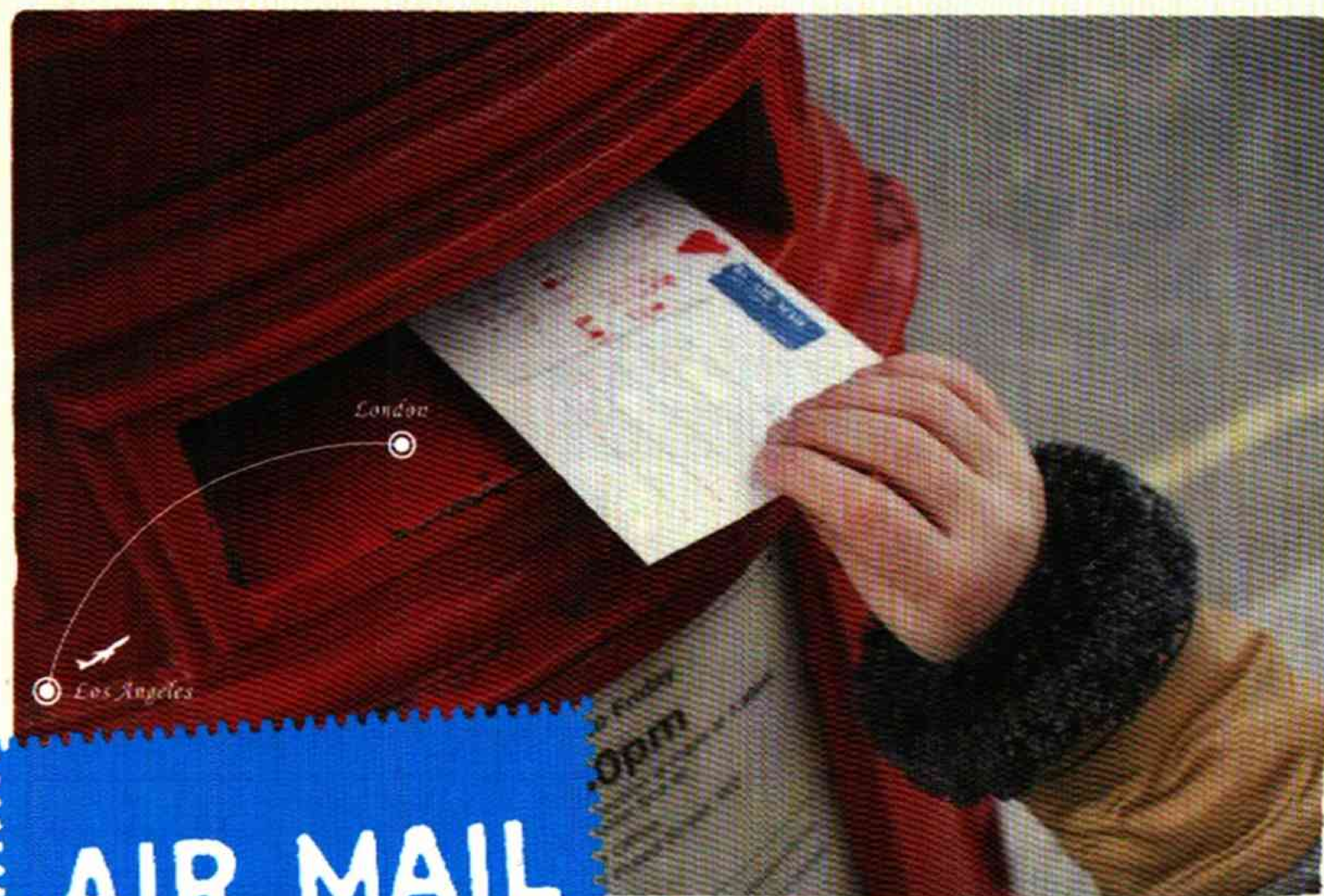
Michael Robertson

麥可．羅伯森 著
王欣欣 譯

福爾摩斯先生 收

SHERLOCK HOLMES
221B Baker Street
London NW1
UK

親愛的福爾摩斯先生，
我爸爸失蹤了——






The Baker Street Letters

Michael Robertson

福爾摩斯先生 收

麥可・羅伯森 著　王欣欣 譯

臉譜小說選4

福爾摩斯先生收 *The Baker Street Letters*

作　　者　麥可・羅伯森 Michael Robertson
譯　　者　王欣欣
封面設計　朱陳毅
文字排版　林翠茵
企畫選書　冬陽
責任編輯　冬陽

業　　務　陳玫潾
行銷企畫　陳彩玉、王上青
主　　編　冬陽
總 編 輯　劉麗眞
總 經 理　陳逸瑛
發 行 人　涂玉雲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出　　版　臉譜出版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02-25007696

發　　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讀者服務專線：02-25007718；2500771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9：30～12：00；13：30～17：00
24小時傳眞服務：02-25001990；25001991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劃撥帳號：19863813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讀書花園網址：http://www.cite.com.tw
臉譜推理星空網址：http://www.faces.com.tw
臉譜出版噗浪網址：http://www.plurk.com/faces
臉譜出版部落格網址：http://facesfaces.pixnet.net/blog

香港發行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25086231/傳眞：852-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é(M) Sdn. Bhd.(458372 U)
11,Jalan 30D/146,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傳眞：603-90562833
email：citekl@cite.com.tw

初版一刷　2010年5月4日
初版31刷　2010年12月9日

定價280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本社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福爾摩斯先生收／麥可・羅伯森（Michael McKinley）著；王欣欣譯. -- 初版. -- 臺北市：臉譜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0.05
面；　公分. --（臉譜小說選；4）
譯自：The Baker Street Letters
ISBN 978-986-235-105-5（平裝）

873.57　　99005590

序幕

洛杉磯，一九九七年

他只不過是想抽根菸。

他知道不應該，不光因爲從前他兩任前妻都這麼說，更因爲他的醫生到現在都還一直這麼說。

他知道不應該，因爲公司規定這條新地鐵的隧道工人不許抽菸。

可是定規矩的人又不用像他這樣辛苦，值十二小時的班。

而且乙炔炬的動火作業許可已經批准下來，就表示這裡沒有易燃氣體。

而且他眞的只想抽「一」根菸而已。

所以他往隧道深處移動，躲到新砌的混凝土後面，避開那些易燃的塑膠襯墊，也避開工頭的視線。他坐在一台骯髒的運輸車上，小歇片刻，拿出一根香菸，只有一根，啣在雙唇之間。

然後，點燃火柴。

1

倫敦，六星期後

「幹嘛這樣盯著我看？」

蘿拉問他話時頭也不抬，橄欖綠色的眼睛專心看著晚餐，只挑起一邊眉毛。

「你的頭髮……」雷基說謊，「沾到香檳了。」

她大笑起來。雷基希望她之所以笑是因為想到了九月在肯辛頓花園的野餐，那天她的紅頭髮不只沾到香檳，還沾到好多別的。

他希望她能想到那天，因爲今晚月色美好，月光灑進他巴特勒碼頭頂樓的豪華公寓裡，他很怕她不打算把頭髮放下來。

雷基希望別跟上星期一樣，所以才會盯著她看。

廚房裡突然傳出一陣聲響，原本該端出黑莓塔的漢普斯德太太遞給他一支話筒。

「你弟弟打來的。」

「我明天早上會回電。」

「你弟弟耶！」漢普斯德太太強調這個字眼，並且把話筒往雷基和蘿拉之間一送，說：「他說有急事。」

「跟他說我會回電。」雷基重申。「早上再回。」

「隨便你，你可就只有這麼一個親弟弟。」

漢普斯德太太眞神奇，講起話來跟雷基過世的母親一個樣兒。

蘿拉說：「漢普斯德太太，你說得對。雷基，別拗了。」

雷基想從蘿拉的表情看出點什麼來，可是她的目光不肯和他交會。

他接過電話，態度不好。

「奈吉，什麼事？」

奈吉說：「電話裡講不清楚，你得過來親眼看看。」

弟弟說話的口氣像有要緊事，但聽在雷基耳裡卻不盡然。奈吉今年三十三，只比雷基小兩歲，兩人對緊急大事的評量標準有時並不一致。

雷基打算掛電話。「這事晚點再說一定也不遲。」

蘿拉抬起頭。「沒關係。」她看看手錶。「反正我也該走了。」

雷基趕緊望向她的眼睛，她再度移開視線。

他只好對著電話生氣地說：「我等下就過去。」

蘿拉把一條奶油色披肩裹在有雀斑的裸肩上，兩人坐電梯下樓。

他們走出金屬與玻璃做的電梯，坐上雷基的捷豹XJS車。

車沿著河岸開，他們好一會兒都不說話。天上飄著小雨，空氣中聞得到河水的味道。

蘿拉說：「你不應該對弟弟講話那麼凶。」

「我很凶？」

「對，別忘了，他才剛出來一個月。」

「我沒忘啊。」雷基已經不願再去想那件事，但他沒忘。「我只是心裡想著別的事。」

蘿拉說：「反正今晚我也累了。」然後又加上一句：「我想你那邊結束應該也晚了。」

她說得好像挺希望他會忙到很晚，這可不是好現象。他說：「我原本還想，這回終於幫他找到一份他不會弄砸的事了，幸虧前任做這事的人一從美國度假回來就撞上雙層巴士，算咱們運氣好。」他發現自己說話又刻薄起來，連忙住嘴。

蘿拉說：「那人眞可憐。」雷基很驚訝地發現，現在居然連她同情某人他都會感到嫉妒，更何況她同情的還是個陌生人，一個死掉的陌生人。

蘿拉又說：「一定是忘了英國的行車方向。」

「給壓成了薯泥。」

他將車向右轉進窄窄的卻爾西街，然後開上蘿拉家的車道，那是棟磚造小屋，屋上覆著長春藤。

他們走過前院的石板路，蘿拉在門廊下輕輕親了雷基一下，跟他說晚安。他很想知道她今晚接下來的時間打算做什麼，但忍住沒問。

他回到車上，繞海德公園東邊往梅利本區開，快到攝政公園的時候向南轉進貝格街，再開半個街區，然後停車。

這棟建築物叫多塞特大樓，是多塞特全國建屋互助會總部所在地，佔了一整個貝格街兩百號街區。

現在已經很晚了，雷基走進大樓的時候，大廳裡只有一名警衛，雷基經過時向他點點頭。

雷基經過大廳走向電梯，在大理石地板上的腳步聲發出迴響。

他最近剛租下二樓，把他的法律事務所設在這裡。倫敦的律師多半都把事務所設在可以輕鬆走路到四法學院[1]的地方，但雷基不想要那種便利。多塞特訂的租金非常便宜，一開始他還疑心有什麼問題，後來才覺得自己交上了好運氣。

雷基搭電梯上樓，出電梯的時候差點撞上正打算進電梯的布凌克女士。

「噢！對不起，我沒想到……」

「我也是。」雷基說。「準備要回家啦？」

「是的。」她說。「但既然遇到你……」

「嗯？」

1 the Inns of Court，包括林肯法學院、葛雷法學院、中殿法學院和內殿法學院。

布凌克女士是他的祕書，做事非常有效率，老愛說她在這位置上做了多麼久。她很快在手中一大疊紙裡找出一份文件交給他，說：「你要不要先簽一下這個？是你在勞氏保險的經理人送來的，原本想星期一再簽，想不到今天就碰到你。他對你目前承保的建築業有點不安，建議你改成風險比較低的東西。」

「像是？」

「媒體方面的集團吧，他應該是這樣說的，娛樂事業之類。」

雷基接過文件，開始瀏覽。布凌克女士年約五十，瘦得像隻秧雞，天生有過動傾向，站在一旁等得很不耐煩。

「他說這樣子報酬率會低一點，但風險也低。」她說。「至少拍電影的比較不容易挨告。」

「沒錯。」雷基把文件簽好還她。「謝謝你，布凌克女士。我弟弟還在嗎？」

「是，我想是。」

「那麼，晚安囉。」

「晚安。」

布凌克女士乘電梯離開，雷基繼續沿著長廊向前走，兩旁與肩同高的灰色隔板隔出許多工作小間，是之前多塞特使用這層樓時留下的，現在多半空著無人使用。雷基的事務所規模目前為止還沒那麼大。

這個時間主要照明都已關閉，只剩靠貝格街那一邊窗外透進來的光、職員電腦螢幕

發出的斷續閃光，和走廊盡頭奈吉辦公室的燈光。

空調也已經關了，溫度尚可忍受，但空氣很悶很不流通，積聚了印表機碳粉和舊紙的味道。

希望不用在這裡耽擱太久。

奈吉辦公室門半掩著，雷基在門口站了一下，想看看奈吉的工作習慣有沒有改進。並沒有。

角落旁的垃圾桶邊，散落著許多揉成一團的紙球和糖果紙，應該是奈吉投球不進的結果。辦公桌的桌墊上接了一堆餅乾渣，收件匣堆滿了尚未處理的信。

收件匣旁邊，一把聰明豆巧克力下面，是律師公會寄給奈吉的公開信。

他打電話找他來一定是爲這件事。

奈吉背對著門，在木製檔案櫃的抽屜裡找東西。雷基敲敲門框，奈吉把椅子旋回來面對雷基，結果把一疊空白表格碰得散落一地。

「噢！」奈吉一見到他就說：「你剛跟蘿拉在一起呀！」

「你現在突然明白這點是因爲……？」

「因爲你那個煩惱的表情，最近你常這樣。」

雷基不想討論這個，他指著律師公會寄來的信問：「紀律委員會？」

「那個？噢，對。」

「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上頭怎麼說？復職聽證會的時間排定了？」

「對，排在週一早上。」

「太好了，這事趕快了一了，你就可以丟下這些瑣碎雜事，回到眞正適合你的工作上了。」

奈吉有點敷衍地說：「沒錯。」

「有沒有具體說要怎麼罰？」

「他們顯然覺得我已悔過，不再威脅要永久吊銷我的律師執照了。」

「不出所料。他們對這起『不當行爲』打算審愼處理，多虧那個斯塔福郡律師跟客戶的太太亂搞上了每日郵報，他那客戶是上議院的，麻煩大了。你的聽證會只是個形式，只要你在現場表現乖一點，加上我坐在旁邊壓陣，你一定能復職的。」

奈吉靜靜聽著沒有異議，但手指頭開始敲呀敲，一邊膝蓋也輕微抖動。「我想一切都會順利吧。」他說。「但我打電話給你是因爲……」

「不是爲這個？」

「當然不是。」奈吉胡亂清理一下桌上的東西，把聰明豆和餅乾屑推到一旁，打開剛從檔案櫃拿出來的文件夾，把裡頭的信拿出來，然後忽然停下動作，說：「也許我不該打電話給你，你不會了解的。」

「你是說我不會同意吧。」雷基不知道他打什麼主意。

「不，如果你了解，就會同意，但你不會了解。」

「奈吉，蘿拉在等我，你有話直說好嗎？」

奈吉把那幾封信攤在桌上給雷基看。

「我份內的工作包括回這些不該寄到這裡的信。」

「那有什麼問題？寄錯了退回去就好。」

「沒辦法，這在合約裡。」

「什麼？」

「合約裡規定承租人要收這些信，不得向郵局抱怨、不得要求他們停送，甚至要用固定格式回信……咦？我不知道把它放到哪裡去了。」

「我還是不懂你說什麼。」

「收件匣裡一堆這種東西，你拿最上面的起來看吧。」

雷基拿起一封信來看了看，愣住了。他瞪著信封上的地址好一會兒，然後不敢相信地望著弟弟說：「奈吉，這是在開玩笑嗎？」

「不是玩笑。」

雷基大聲唸出信上地址：「夏洛克．福爾摩斯先生，倫敦貝格街二二一B。」

他輕蔑地把信丟回桌上給奈吉。

奈吉泰然自若地說：「再看看其他的。」

雷基拿起另一封，唸出收件人和地址：「顧問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倫敦貝格街

二二一B。」

再一封：「請貝格街二二一B轉交養蜂人[2]夏洛克．福爾摩斯先生。」

奈吉點點頭，雙手抱胸。

雷基問：「你是要告訴我，這籃子裡的信全都是寄給他的？」

「對，收件人都一樣，只不過稱他養蜂人的不多。」

雷基瞪著手上的信看了一會兒，抬頭問奈吉：「你是說，就因爲我們的地址……」

「對。」奈吉說。「就因爲你的新辦公室設在一座佔了貝格街兩百多號這整個街區的房子裡。」

「可是絕對沒有人會相信……」

「顯然有些人是相信的。」

雷基再看一眼堆在籃子裡的信，大約好幾十封，形式多樣，有的用手草草寫就，有的是用舊式雷明頓打字機打的，有的是用雷射印表機印的。

事實上，寫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信比他們收到的正常信件還多，這眞令人生氣。

「如果福爾摩斯眞有其人，早幾輩子就死了爛了，這些人難道都沒想到過？」

奈吉聳聳肩說：「那我不知道，但多塞特大樓收這些信件回這些信件已經很多年了，貝格街觀光委員會對此很滿意。」

「那就叫他們去回信好了，我們幹嘛要……」

「因爲這些信向來都寄送到這棟大樓的這一層樓，現在你把它租下來了。而且你知

道的，租約中特別載明，這屋址的使用者必須負責回這些信。」
雷基一時之間答不出話來，現在換奈吉向他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了。
「你當然知道吧？我是說，你簽約之前一定看過整份租約吧？」
雷基說：「當然。」
「在附錄G的第2a段，第3d條。」
雷基不吭聲，他知道是怎麼了，但實在不想承認，尤其不想對奈吉承認，這租約條件太好，他當時一心只想趕快簽定。
他嘆口氣，坐下來。「當初我覺得這不重要。」
「這些信大部分眞的都不重要。」奈吉說。「有驚人數量的貓主人相信福爾摩斯是眞人，並且相信他會爲尋找一隻虎斑貓的下落而復出辦案，那些貓只不過是出門玩耍，可是……」
雷基打斷他的話。「是我的錯。續約的時候我會把這條拿掉，至於現在，我會先去跟歐克說，這些事交給別人處理，你應該要做重要的事。」他起身拿起外套。
奈吉說：「可問題不是這個。」
「那是什麼？」雷基在門口停步。

早到，它和資料夾裡另一封在一個月前寄來的信都提到同一封信，一封二十年前的舊信。那封舊信給放錯了位置，擺在檔案抽屜裡，我好不容易才找到。」

「那有什麼問題？」

「你自己看吧。」

雷基拿起最舊的那封信，速速看了一下。它是手寫的，顏色有點褪了，但還算清楚易讀。信中附了個回信地址，在洛杉磯。

「她在找她父親。她父親在聖誕節前失蹤，她要找他，希望能得到協助。信裡附了一份她稱爲『爹地的地圖』的東西，希望有助於尋找那個遺棄她的父親。」雷基看不下去了。「她居然寫信請一個虛構的角色幫她尋父。」

「對。」

「這很感人，或者應該說這很可悲，可是……」

「如果是成人寫出這種信，確實可悲。但我猜她寫這信時不會超過八歲。看她寫草寫體有多認眞多驕傲就知道了。」

「而且還用蠟筆簽名。」

「對。你再看看另外兩封。」

這些就不是用蠟筆簽的了。兩封信都是雷射印表機印出來的，用墨水簽名。雷基說：「她問我們有沒有保留最初那封信的附件，如果還在，能不能寄還給她。這兩封信

內容差不多，口氣一封比一封更強烈。」他把信放回桌上。

奈吉問：「你看出問題所在了嗎？」

「應該吧。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危機，如果你撈得出那張附件，就還給她，如果找不到，回她一封制式的道歉信就好了。」

「你沒抓到重點。」奈吉說。「最近這兩封信不是她寫的。只有第一封是，那是她小時候寫的。後來兩封是冒名信。」

雷基嘆了口氣。「都怪我，要給你找事做眞不該找這麼……」

「你看嘛！」奈吉起身將信湊到雷吉面前說：「簽名是假的。雖然簽得很小心、很完美、很像，除了沒用蠟筆，簡直一模一樣，可是沒人長大後簽名還會跟小時候一樣啊。這絕不是她簽的，瑪拉絕對沒寫這兩封信。」

「瑪拉？」雷基問。

奈吉紅了臉，坐回椅子上。「那是她的名字。」

雷基直直瞪著奈吉，努力想看出奈吉的心理狀態到底是眞的有問題，或者只是精神不安的老毛病又犯了。如果是後者，那還好，他只會分心幾天，不幹正事，但為害不大。

雷基謹愼地說：「奈吉，你沒跟這位年輕小姐聯絡吧？」

「沒有。」奈吉平淡地說：「我聯絡不上她，只在她電話裡留了言。」

「該死，你腦子是壞掉了嗎？」雷基說。「你的律師生涯危在旦夕，還有心情去跟那種會寫信給小說人物的人胡搞？我們這裡又不是救難中心！」

「沒人在胡搞，我只是……」

「奈吉，這是家法律事務所。」

「在目前這種特殊狀況下，我想……」

「不用管我公司的聲譽，光想想你會被人家怎麼告就好。居然鼓勵精神有問題的八歲小女孩把夏洛克．福爾摩斯當作眞人。」

「她不是精神有問題的八歲小女孩，她以前是小女孩，現在已經長大了。」

「現在是非常時期，要是律師公會認為你又管閒事了怎麼辦？這簡直是自找麻煩！」

「我就說你不會了解。」奈吉語氣很火。「但至少看看這份附件吧。」他遞上一個舊信封，信封上方有草率撕開的痕跡。「這東西……」

「不，我不想看也不想知道。」雷基說。「如果你非管不可，就把這件事通報給當地警方，把信寄給他們，把你對這事的看法也寄給他們，然後就放手別管了。」

雷基氣呼呼踱向窗邊，又轉身望向奈吉。

奈吉假裝在凝視桌墊上的汙點。

雷基說：「我要你保證，保證你會放手不管。」

「我會啦。」奈吉說話的時候並沒抬頭。

雷基走到門邊忽然停下，他想到蘿拉說他對弟弟說話太凶，於是放慢速度把外套拉平，回過頭說：「奈吉，你還記得你是怎麼摔斷腿的嗎？」

「記得，打橄欖球鬥牛的時候被你撞倒。」

「不是那一次。」雷基說。「是更早以前，你五歲的時候。你看美國的『超人』影集看了太多次，拿媽媽的紅色桌布當披風，爬上屋頂想要飛。你還記得嗎？」

「有點模糊。」

「從屋頂跳下來實在是個很糟的主意。」雷基說。「星期二一起打壁球？」

「好啊。」短暫沉默後，奈吉又說：「我收拾一下東西再走。」

雷基點點頭，離開了奈吉的辦公室。

他再度穿越那些井然有序的辦公隔間，走到電梯口，按下下樓按鈕，這時，他聽見有人喊他。

很遺憾，從走廊上衝過來的人是羅柏．歐克。

歐克是公司裡的資深職員，很討人厭，可是卻很會幫雷基談律師費……那是種非常有用的特質，可以彌補其他性格缺陷。

歐克過來跟他一起等電梯。雷基說：「大家都加班啊？歐克先生，我們今天似乎都很晚下班。」

「不、不。我是說，並不比平常晚，只是想努力多趕點東西，你知道的。我想你應該只是來看你弟弟的吧？」歐克跟平常一樣討厭。「既然他們讓他出來了，那我相信一切都……」他發現自己說錯話，趕緊住嘴。

「歐克先生，我弟弟去的並不是布羅德莫[3]，而且他是自願入院的。」

「是的、是的，我的意思是說……」

「我知道你什麼意思。」雷基說。

電梯來了，兩人走進電梯。

雷基說，「我要你讓我弟弟協助行政事務的時候，意思並不是要讓他去回覆寫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信。」

歐克向雷基投以驚訝的眼神。「我以爲你知道。我是說，租約裡頭……」

「我知道。可是我沒想到數量會有那麼多。」

「噢，這個嘛，世上從來不缺瘋子。」歐克說。「當然，我指的是那些寫信的人，可不是你弟弟。」他擠出一聲乾笑。「帕森斯還在的時候，每天只花一點時間就把信件處理完畢，一切井然有序。他走了以後，信件有些堆積，但不至於無法處理，我和你弟弟講過了，我指示他照制式回信，以留下充裕時間去做較爲重要的事。我相信這樣你滿意吧？」

「是的。」雷基說。「暫時先這樣。」

「噢，當然了。」歐克說。「我知道這是暫時的。只要紀律委員會判定在肯特的那件事不逾矩……」

雷基惱怒地瞪他一眼，歐克連忙調整說詞。

「當然，那件事沒人能怪你弟弟。」

「你說得像是有人怪他。」

「不，當然沒有。」他竭力撇清。「把事情做得太好能有什麼錯呢？」

「沒錯。」雷基說。「奈吉會得到復職。同時，我會要你去找別人來處理那些該死的信。」

電梯抵達一樓，門開了。

歐克說：「當然當然。」

「謝謝你。」雷基說完就快步走出電梯，走進大廳。至於歐克，他聰明地留在電梯裡，任電梯門自動關上。

---

3 Broadmoor，在英格蘭，是精神異常罪犯的收容所。

2

上車的時候，雷基滿肚子氣。他氣奈吉打斷了他今晚和蘿拉的相聚，氣奈吉對一封寫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信比對自己的職業生涯還要認眞。總之，他就是氣奈吉不該是奈吉這個樣子的人。

但車子開出貝格街以後，雷基漸漸明白過來，他最氣最氣的還是聽到人家爲發生在肯特的那樁事怪奈吉，因爲光是他弟弟的自責就夠叫人難受了，他不想聽見別人講他弟弟的壞話。

雷基提醒自己，弟弟的問題不是一個晚上就能解決的，老想著這事沒有用處。

而且他心裡還有別的事。

他開到卻爾西，停好車，走到蘿拉家門口。她才到家一、兩個小時，也許還醒著。

她醒著，而且很快就來應門，之前的衣服還沒換掉，整個人倒比剛剛更容光煥發。

雷基說：「眞高興你還沒睡，你怎麼知道我這麼快就回來？」

「我……我並不知道。」她咬咬上唇，說：「進來喝點白蘭地吧。」然後快步向客廳走去。

她遞酒給雷基。「奈吉找你幹嘛？」

雷基想了一下才說：「他想稍稍分散一下注意力吧。」

不知道爲什麼，蘿拉始終站著。雷基走過壁爐邊，在他慣常坐的沙發上坐定。

「爲什麼？」

「我還以爲是爲了紀律法庭的事。快了，他一定能復職的。」

「我的意思是，想要分散注意力，去酒吧喝個爛醉不就行了？」

「結果並不是爲了這個，原因並沒有這麼合理。」雷基把信的事情告訴蘿拉，告訴她奈吉認爲從洛杉磯寫信來的女子身陷危險。

「她漂亮嗎？從洛杉磯寫信來的那個人？」

「我不知道，我想奈吉也不知道，他沒見過她。」

「噢，如果不是這緣故，那也許就是沃特．米提效應（Walter Mitty effect）吧。」

「那是什麼？」

「是哈佛還是美國哪裡的研究，他們調查不同職業的人，問他們做些什麼白日夢。結果發現工作越平凡的人自視越低，做的白日夢越戲劇化、越誇張、越怪異。當然這得先扣除所有性幻想的部分。他們稱之爲沃特．米提效應。」

「你是說奈吉自視很低？」

「沒啦，只是因爲你說她不一定漂亮，我就想到另一種可能而已。」

雷基說：「大約一星期前，我跟奈吉有過一次很……奇怪的對話。」

「怎麼個怪法？」

「他說：『我發覺你給布凌克女士加薪了。』然後花了好大工夫跟我解釋他是怎麼

觀察到的，說她穿著改善、氣色變好，桌上還有修車的收據，他因此推論最近我給布凌克女士加了薪。」

「有嗎？」

「沒有，其實沒有。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

「你應該要給她加薪，你知道的，趕快加吧。」

「奈吉也這麼說，可是……」

「啊！」蘿拉說：「那我想你們這場奇怪的對話，就只是奈吉想婉轉表達他的看法而已。如果你有興趣知道的話，我對布凌克女士的改變倒有另一番解讀。我想她有外遇。上星期我看見她跟一個戴著棒球帽的高個子男人，窩在曼契尼餐廳最裡面最陰暗的角落裡。」

「眞的？沒想到她是那種人。」

蘿拉大笑。「你的意思是說，沒想到她那個年紀還會做那種事？雷基，那種事的年齡限制沒那麼低，只有男人才會永遠不到三十歲，而且也只是他們自己想的。」

雷基不太明白她最後那句話是什麼意思，決定還是不問爲妙。

他說：「如果奈吉覺得他目前的工作內容太過平凡……該死，他應該要這麼想……他就應該要把他的律師工作爭取回來。」

「噢，是啊，做個平凡的律師就沒那些問題。」

雷基對此也不予置評，假裝沒有聽見。「他不必去做那些一天到晚整理檔案的工

作，只要別打混，馬上就能把律師執照拿回來。」

「那很好，那就能換他指使歐克先生了。」

「什麼意思？」

「有時候你跟客戶談事情，我在等你，會聽見他在奈吉辦公室裡對他像對屬下一樣講話。我覺得那人好像有點搞不清楚自己是誰。」

「公司職員常會這樣，這是職務說明中的一條。」

「那應該要有人幫他把這條改寫一下。十個歐克都比不過一個奈吉，誰跟歐克一起工作都很難有自信，除非能獲准不時從背後踢他一腳，例如，每小時踢一次。」

「我同意。可奈吉不願意接受我給他比這重要的工作，世上歐克之流何其多，如果他不肯受這些人指揮，很簡單，只要勇敢地把他的律師身分拿回來就好。他又不是沒拿到心理評估……你不坐下來嗎？」

她猶豫了。「我沒想到今晚你會回來。」蘿拉看看手錶，又說：「你應該要多照顧他一點。」雷基常覺得在他母親過世以前，蘿拉一定打電話去要過一份能讓他抓狂的清單。「你弟弟跟你不一樣，一切得來並不那麼容易。」

「你以爲我一切得來都很容易？」

「我不知道，雷基，有什麼東西是你眞心想要卻要不到的嗎？」

肯定有，但雷基還沒來得及想，就聽見門鈴響。蘿拉似乎並不驚訝，轉身就去應門。

她帶了位客人進來，用不著介紹，雷基也認得出他是巴克斯頓勳爵，這個傲慢的大塊頭最近照片常上泰晤士報，不是接收這家不幸的媒體，就是接收那家不幸的媒體，總之巴克斯頓池子裡的小魚都活不久。

蘿拉倒了杯白蘭地給巴克斯頓。她也幫雷基添了點酒，但那好像是後來才想到的。三人陷入一種怪異的靜止狀態。然後蘿拉說了些關於天氣的話，雷基和巴克斯頓附和了幾句。

接著雷基提起巴克斯頓在美國最近的斬獲，其中包括紐約的一家戲院和洛杉磯的一家電影公司。雖然雷基一點也沒有道賀的意思，但巴克斯頓還是向他道謝。

巴克斯頓在美國製作的第一齣戲會是《馴悍記》[1]。

「蘿拉具備凱特的熱情。」巴克斯頓說。「我打算把它改成現代版的，同時也拍成電影，加入飛車追逐場面，也許讓凱特燒掉皮楚丘的房子。你知道，這是要拍給美國人看的，美國觀衆和你我不同。」

「沒錯，他們的錢比較多……」

「蘿拉，我眞喜歡他的生意頭腦。」

雷基不喜歡巴克斯頓跟蘿拉講話的樣子，更不喜歡他提到她的熱情。雷基把話說完：「他們錢多品味少。」蘿拉清清喉嚨。巴克斯頓給她一個了解的眼神，然後捧腹大笑。蘿拉低頭好像在看地板上的什麼東西。

她站在壁爐旁邊，雷基站在另一邊，巴克斯頓從他們中間走過去，把杯子放在壁爐

臺上她的杯子旁邊。

「好，我得走了。」巴克斯頓對蘿拉說：「要不要搭我便車？」

雷基心想，她就站在自己家裡，搭你便車要去哪裡？

「不用了，謝謝你。」蘿拉微笑舉杯說：「晚安，羅柏。」

「那就紐約見囉。」巴克斯頓拿起外套。「如果訂房有問題，或者有任何其他問題，都請讓我知道。」

她用堅定的語氣說：「晚安。」他停頓了一會兒，彷彿有所期待，但什麼也沒發生。於是他很快地輕輕向雷基的方向點點頭，離開了。

蘿拉立刻把兩個空杯收走，快步經過雷基身邊，沒看他一眼，也沒說話。他跟著她走進廚房。

「我要去美國了。」她轉身面對雷基，綠色的衣裳閃著光，像雨中的熱帶植物。

「那是個很棒的角色，我已經接受了。」

「去美國演莎士比亞？那跟把珍珠丟到……[2]」

---

1 The Taming of the Shrew，莎士比亞的名劇，性格暴躁的女主角叫做凱特，在劇中嫁給更不好惹的皮楚丘。

2 雷基話沒講完，他要說的應是「把珍珠丟到豬面前」，這典故出自聖經，莎士比亞也曾用過，類似對牛彈琴的意思。

「就是因爲這樣，才一定要有人好好演對給他們看。」她語氣變得很尖銳。然後她又想了一下，說：「至少演得好一點。那不會花太久時間，而且我可能會得到一個電影角色。」

「你不能去紐約。」他說。「那是個爛泥坑，大家都在高速公路上橫衝直撞。」她退一步說：「那是洛杉磯，紐約不會。再說，我又不是沒在曼徹斯特看過足球，幾個洋基無賴還嚇不倒我。」

雷基沉默一會兒，又說：「我沒帶你去看過曼徹斯特的球賽。」

「很多地方你都沒帶我去，雷基。」她說。「但我還是去過了。」

蘿拉穿過大廳走到門口，雷基別無他途，只能跟過去。

「你什麼時候走？」

「星期一。我恐怕在那之前都得忙著打包行李，還要備戲。」

「幾點的飛機？也許我能送你去機場。」話一出口他就後悔了，他應該說得好像這是他的義務一樣才對。

「一點多，你不用送我。」

「並不麻煩。」

「謝謝你，雷基。」她語氣很堅定。「但，晚安。」

她關上門，雷基發現自己孤伶伶一個人站在寒冷的台階上。

開車回巴特勒碼頭的路上，他腦中忽然浮現一個影像，是他自己一個人在家打撞

球，還認眞地做球，讓雷基打不到七號球。他頭髮灰白稀疏，下巴有鬍碴，到處充斥著雪茄和舊布的臭味。

他會不會等太久了？

頸後突然有種刺癢的感覺，告訴他恐怕犯了大錯。他很少有這種感覺，而且很不喜歡。

當天晚上，他睡得斷斷續續很不安穩，第二天早上他和往常一樣，沿著泰晤士河跑四哩路，但那種感覺仍然揮之不去。

所以星期天他慢跑跑了兩倍距離，然後，快跑完的時候，心中有了一個計畫。

他會謹慎點，不打電話給她，這種事情一定要先擬定策略，不能顯得太過急切。

反正她正在打包行李，電話裡說也並不合適。

最好是明天去機場堵她。

這會是驚喜。

這一陣子她所表現出的所有矛盾情緒都會消失無蹤，她會取消遠行，然後打電話給巴克斯頓……不，那太私人了，她會傳眞給他，然後巴克斯頓就只得另請高明去演他那齣該死的戲，不管那自命不凡的雜種心裡原本打的什麼主意。

雷基星期一早上有奈吉的聽證會要去，但那只是個形式，應該很快就會結束，他九點半前離開就能輕輕鬆鬆在蘿拉之前抵達機場。

第二天，雷基很早就出門，悠閒地開到林肯法學院，把車停好。車位是一位年輕的

女律師幫他留的，她曾經是他的學生……而且不只是學生。他停車的時候忽然想到，他應該要找新車位才對，自從跟蘿拉一起以後，他就沒再見過那女孩，今早他把要說的話向蘿拉說完以後，就更不可能再見她，再見也是在法庭上了。

雷基走進律師公會大樓，進入紀律委員會的會議室。這棟樓最近剛剛重新裝潢，有很重的地毯味。

奈吉還沒到，他並不擔心，奈吉每次都準時，只是不會提早到。

雷基在靠左的位置坐下，面對即將決定奈吉是否能夠保住律師執照的紀律委員會。三名委員坐在嶄新的講台後面，傳統深酒紅色的皮椅換成了有精密人體工學設計的厚絲絨椅，可動式扶手看起來完全經不起一點壓力，好像隨時會解體。

坐在右邊的是山繆森，雷基從前曾幫過他一些忙，這應該會是優勢，以後山繆森還會有用得著他的時候。

坐在左邊的是三位當中最年長的伍瑞屈，看起來隨時都會睡著，雷基猜想他多半會扮演附和的角色，跟著強勢意見走。

坐在兩旁的委員對那可動式扶手似乎還有點搞不定，中央的布瑞肯則已經放棄，不再企圖調整它，椅子高度使他看起來比另外兩位矮了一個頭，他滿臉不悅坐在那裡，瞪著講台上內建的新麥克風。

布瑞肯是今天最大的挑戰，雷基在法界還是新人的時候，曾跟布瑞肯在某間事務所共事，當時公司職員要把布瑞肯交辦的某個案子交給雷基，布瑞肯不同意，堅持要給其

他資深的律師處理。後來雷基因緣際會幫同一案件的對方陣營打了官司，讓布瑞肯大吃苦頭。

只剩兩分鐘了，奈吉卻還沒出現。

這就眞該擔心了。

雷基拿出手機，打到奈吉住處，沒人接。

改打去他辦公室，還是沒人接，響到最後轉進了祕書的分機，布凌克女士接起電話。

雷基說：「我在聽證會上，奈吉沒來，你有沒有看見他？」

「沒有。」布凌克女士說。「他辦公室燈沒亮。」

「打電話去他住的地方，一找到他就打給我。」

「好的。」布凌克女士說。

布瑞肯說：「希斯先生，如果對你不會太不方便的話，我們要開始了。」

「當然當然。」雷基關上手機。

「我想，你的事務所搬離市區以後，你只得盡可能把公事帶在身上了？」布瑞肯這話說得不帶火氣，倒像是有點得意。

「這並非典型的狀況。」雷基起立向委員們致意。「請容我藉此機會恭喜各位，這裡的新裝潢很……很特別。」

「好的。」布瑞肯說。「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可以容我簡短地將事情向各位委員講述一遍嗎？」

「如果你覺得有必要，就請說吧。」

「我確實認為有其必要。」雷基清清喉嚨，他知道在某些情況下應該要精簡扼要，某些情況下應該要滔滔不絕，既然奈吉遲到，那麼現在情況顯然屬於後者。

雷基開始說了。「有位沙克摩頓先生，他是職業木匠，孔寧家請他幫忙換掉餐儲室後牆腐壞的木材。餐儲室和廚房相連，孔寧太太把一隻冷凍的雞放在桌上解凍，她非常小心地把雞放在一個塑膠盤上，可是那盤子有裂縫，雞在化凍的時候，液體就滴到了亞麻油地氈上。

「不久，工人，也就是我們的沙克摩頓先生，進入了廚房，踩到了雞滴下的液體，滑倒，身體後方著地。當然，這一切都是無可避免的。」

「等一下，希斯先生。」

「是。」

「無可避免的？」

「是。」

「為什麼？」

「紀律委員，你和我以及在場各位的心中都知道，自有侵權法以來，命運與機會就充滿變數，只要找得到律師，大家總會把握創造損害的機會。」

布瑞肯揉揉前額，說：「請繼續吧，希斯先生，但請不要再推測在場諸位心中想

法，無論各別或共同想法。」

「當然。」雷基繼續往下說：「唯一的問題在於傷害的程度，因此奈吉召來證人，證明沙克摩頓先生那次跌倒造成癱瘓，十分痛苦虛弱。而孔寧家律師找的證人則說完全沒那回事，在下竊以爲，雙方證人戰成平手。眞正起作用的是奈吉的辯論總結，奈吉相信他的客戶，而陪審團相信奈吉，於是奈吉爲當事人爭取到全額賠償。」

「但這跟我們今天的主題有什麼關係？你弟弟他……」

「就快講到了。」

「那麼請講重點。」

「奈吉初次接受委託就打贏官司，發覺法律、神的正義和律師的利益如此一致，十分開心，於是爲自己在蘇格蘭最貴的高爾夫度假中心預訂了一個週末假期。我忘了那家度假中心叫什麼，但在座應該有人知道。

「那是個六月天，豔陽高照，奈吉打得很好，好到追上了前一批打球的人。

「他在禮貌範圍外停下，看著前方一名笨蛋擺出完美的擊球姿勢，輕鬆向後揮舞球桿，然後有力地向前擊球，高高遠遠擊出一個一百八十碼的球。

「然後那人轉身，奈吉這才發現此名球技高超的男人，竟是他那業已癱瘓的客戶——沙克摩頓先生。

「奈吉立刻趕回倫敦，將此事告知倫理委員會。」

「這我們知道，希斯先生。」布瑞肯說。「你應該還記得，調查結果無法證明原告

有任何不實證詞，所以未作任何處分。法律並不完美，尤其是在證據問題上，這種事確實會發生。事實上，你的弟弟不需執著，應當放下。但他並未放下此事，竟然在未經聲明又沒有業務需求的狀況下，跑到大學裡去找孔寧家的女兒。」

雷吉說：「這實在也沒有別的辦法，奈吉只是想做對的事，可是孔寧先生在審判之後不久心臟病發進了醫院，奈吉去孔寧家拜訪，孔寧太太又拿一盤番茄和臘腸丟他。」

「希斯先生，你弟弟闖入他們家女兒的女生宿舍，而且是在門禁時間。」布瑞肯說。

「門禁時間並沒有清楚貼出來，而且在走廊上穿著小短褲的是孔寧家的女孩，又不是我弟弟。」

三位委員交換了一下眼神。

「公平點。」雷吉說。「她們這樣子穿難道不該事先警示一下嗎？」

「眞的會很尷尬。」伍瑞屈有點醒過來的樣子，喃喃地說：「我也有過同樣的經驗。」

山繆森點點頭。「應該要有警示才好。」

「一點也不錯。結果在當時不尋常的狀況下，那個女兒誤解了奈吉的意圖。他只不過是想把收受的費用退還給孔寧家。」雷基說。「他覺得有義務要那麼做。」

布瑞肯說：「把手伸進褲子裡也是他的義務嗎？」

「他是要伸手進褲袋拿支票。」雷基說。「混亂平息之後，現場所有的人都明白了

實情，包括那位年輕小姐、聽見她叫聲跑進來的警衛，以及其他湧入走廊看熱鬧的女生。奈吉手伸出口袋的時候，拿著那張支票。」

三位委員聚在一起討論了一會兒。

「你要我們接受的說法是：整場混亂的起因是你弟弟覺得官司結果對於對方的當事人不公平？」

「你說得一點也沒錯，我就算用盡全力也沒辦法說得比你更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還眞不像你家族的風格，希斯先生，我可從沒聽說你會受良心責備啊。」

「這點我毫無異議，你看奈吉給自己找了多大的麻煩。」

「如果你和弟弟對於法律態度不同，那麼……」布瑞肯用狡猾的語氣說。「那麼是不是表示兩位當中有一位選錯了行業？」

「完全沒錯，我們兄弟正好可以取得平衡。無論在法律或在生活上，平衡都是最重要的。」

「很好。」布瑞肯說。「你說完了，我們也很想盡快把問題處理掉，但在那之前得先聽聽奈吉．希斯本人的說法。都過十五分鐘了，他在哪兒？」

「請等我一下下。」雷基拿出手機，再次撥給布凌克女士。她說奈吉還是沒到公司，家裡電話也沒有人接。

雷基不信她說的話，自己打去奈吉住處。

還是沒人接。

雷基放下電話，向台上的委員說：「今天早上我弟弟無法到場，他請求諸位寬赦，並致上最深的歉意。」

「也許你現在可以告訴我們他缺席的原因？」

「腸胃型感冒。」

大家都頓住。布瑞肯問：「他住院？」

「呃……沒有。」

「所以你是說，他只不過得了個不會威脅性命的病，就不來參加這場能決定他未來的聽證會？」

「因爲此刻他完全沒有能力阻止體液從兩個最有可能的出口流出。」雷基微微向後靠，很自然地輕撫那又新又昂貴的綠色厚絨椅墊。

布瑞肯清清喉嚨，不自在地挪挪屁股；山繆森先生看看雷基，抓住這個機會要另兩位湊頭過來商量。他們三人頭一低，露出頭頂，一顆是誠實的禿腦袋，一顆腦袋粉紅色頭皮上拙劣地蓋著稀疏白髮，還有一顆腦袋上戴著危危欲墜的假髮。

然後三人抬起頭來，靠邊兩位向後坐，由布瑞肯發言。

「很好。那麼我們三天內再開一次會，如果你弟弟希望能夠復職，建議他要讓我們知道。這樣講夠清楚嗎？」

「你說明事情一向如同水晶般清澈透明。」

「那麼，今天就到此爲止，本會延期再開。」

這種狀況下，能夠延期就表示贏定了，雷基走出聽證會的時候，對結果很滿意，對奈吉卻很氣。

這場聽證會比他預計的要長，他走到律師公會大樓外頭的時候，已經快十點了。大法官法庭巷裡穿著黑套裝走路上法院的人多到像在遊行，男律師頭戴假髮身穿黑西裝，有些黑西裝上有細白條紋；女律師則穿黑色裙裝，假髮下有長髮辮。現在正是早晨的尖峰時間。

雷基走回入口遮蔭處，打電話給蘿拉，好險她還在家。

她說：「我不能講很久，還在打包。」

「奈吉有沒有打給你？」

「沒有，怎麼了？你聽起來……心神不寧的樣子。」

「原本今天早上紀律委員會要對他復職的事作出決議，可是到處都找不到他。」

「嗯，那就怪了。」

「聽證會主要委員是布瑞肯，這人記性跟鼻子一樣長，要是奈吉不趕快有所回應，布瑞肯會當他對他不敬，而有人膽敢對他不敬，布瑞肯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你得找到奈吉，告訴他。」

「我不知道這樣有什麼用。他是大人了，如果他要丟掉自己的前途，我眞不知道要怎麼阻止。」

電話裡好一會兒沒人應聲，雷基的解讀是，蘿拉在等他說點比較有意義的話，但他說不出。

最後她還是開口了。「他就只有你這麼一個哥哥，所以，我想沒人比你更清楚他。」

雷基只好投降。「我去他辦公室看看好了。他有事要告訴我又不想看我反應的時候，常會留字條。」說完，他又沉默了一下子。

蘿拉問：「還有別的事嗎？」

「你走以前我想見你一面。」

「你眞好。」蘿拉爽朗地說。「可是你要去找奈吉，而我不能錯過班機。」

「去機場的路上來我事務所一趟好嗎？我們隨便吃點東西，你還是趕得上飛機。」

蘿拉頓了一下才回答。「也好。你知道的，我超討厭飛機餐。」

雷基抵達貝格街的時候，上午已經過了一半。與他共用大樓的抵押貸款公司現在正是上班時間，員工紛紛拎著白紙袋走進大樓，紙袋中飄出卡布奇諾和可頌的香味。

雷基原本就夠氣奈吉的了，跟蘿拉提到食物，覺得很餓，感覺更氣。他走出電梯，走向奈吉的辦公室，提醒自己要保持理性。

他走到一半，前方出現一些騷動，好像是有群多塞特的職員跑到樓上來看什麼熱鬧的樣子，他很快發覺，他們要看的東西在奈吉辦公室裡。

雷基走過去，那群圍在百葉窗前想偷窺的人就散了。

百葉窗是閉著的，雷基試試門，鎖著。

他從窗邊縫隙努力往裡看，做跟剛才那群人同樣的事。

然後，他知道他們爲什麼會圍在這裡了。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看不見房間的全貌，只能看見一部分，而且屋裡沒開燈，唯一光源來自從窗邊漏進去的走廊照明。但這就夠了。

雷基看見檔案櫃的抽屜被人用蠻力拉開，鉸鏈都給弄壞了，書架上的書也全給掃到地上，文件四處散落。

奈吉又在亂搞什麼！

他最喜歡的一張美國西部照片好像降半旗似地懸在掛框上，奈吉若是精神正常，絕不會這樣毀壞它。有一尊他十分珍視的雷明頓[3]青銅像原本放在檔案櫃上，現在只剩一個空座子。

「很怪對不對？希斯先生，我不知道這是怎麼搞的。」

雷基嚇了一跳，是布凌克女士，他完全沒看見她過來。

他吩咐她：「別讓任何人靠近。」

雷基從她手裡拿過鑰匙，打開門，一個人走進去，然後迅速將門關上。

3 Frederic Remington，1861-1909，美國畫家、作家與雕塑家，擅長以早期美國西部為主題。

他站在門邊左看右看，一切都很混亂。資料夾、表格以及各種法律文件丟得到處都是，書也都丟在地上，所有東西不是給撕開或挖開，就是給弄彎弄壞了。

就只有律師公會寄來的聽證會通知好端端放在奈吉書桌角上，還用膠帶固定，背面寫著雷基的名字。

雷基拿起信來將它展開。

裡面只有短短兩句話，是奈吉的筆跡沒錯，寫的是：

聽證會我無法到場，就讓它去吧。

奈吉

看信的時候，雷基聽見門鎖轉動的聲音。

他大喊：「我說過了，誰都不准進來。」

門還是開了，是蘿拉。

「你不應該約我吃早午餐又想趕我走。」她走進來。「你知不知道外頭圍了一堆人，就好像……噢我的天！」

雷基說：「我是不是逼他逼太緊了啊？」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他把奈吉寫的短信遞給她。「你說說看，他才剛出來一個月，我才交代那麼一點事

給他，就搞成這樣。這跟上次簡直一模一樣。他把辦公室弄得一團亂，我想他八成又得進精神病院了。」

「那是療養中心。」蘿拉一邊看信一邊說。

「不管啦。」

她把信還給雷基。「嗯，如果他不想當律師，我想你也沒法逼他。」

「沒錯。」

「可是我想你對現場的解讀錯了，我想這是有人闖空門。」

「有什麼好偷的？」

「我不知道，可是……」蘿拉突然住口，皺皺鼻子。

雷基問：「怎麼了？」

「有股味道。」

她朝桌子另一邊走去，那是從窗外看不見的部分。

她在櫃子旁邊站定，雷明頓青銅像原本該在櫃子上。她低頭向桌子後頭一看。

她猛吸一口氣，手掩住嘴。

雷基從另一邊繞過桌子，隨蘿拉的視線往下看，然後也僵住了。

那座美國印地安人獵水牛的青銅作品在桌子後方地上，雖然它是複製品，對奈吉而言依然不算便宜。但銅像掉在地上並沒什麼稀奇。

眞正嚇到雷基和蘿拉的是它旁邊的東西，濃重的味道就是從那上頭發出來的。

那是歐克，靜靜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眼睛張著，瞳孔有如石頭。

雷明頓青銅像上有一邊沾了一層深紅色的東西。

蘿拉說：「這……這是歐克，是嗎？」

「是。你不會昏倒吧？」

「我爲什麼會昏倒？」

「你靠著檔案櫃，我以爲是爲了穩住身子。」

「我是想看起來自然一點，爲了你祕書好，她那樣子貼著玻璃看，我眞擔心會傷到鼻子，而且……噢，來不及了，她過來了。」

布凌克女士已到門邊，雷基還來不及阻止，她就走到桌邊俯身去看蘿拉和雷基剛剛在看什麼。

「噢！噢，天啊！」她身體猛然向後仰，然後瞪著他說：「他是不是……」

「是。」雷基說。「請出去，打電話叫警察，好嗎？還有，不要讓任何人進來。」

布凌克女士退出去。蘿拉和雷基在屍體旁跪下。

「我們該不該……試著急救一下？」

雷基說：「恐怕已經太遲了。」

「你說這話不是因爲你向來不喜歡他吧？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不想幫他急救，我來也可以。雖然我記得聽他說過早餐會吃燻鮭魚。」

「他既沒呼吸也沒脈搏，瞳孔完全沒有反應，皮膚像烤過的約克夏布丁。不管過去

他有什麼優缺點，都已經過去了。」

蘿拉靠過去看清楚些。「是，你說得沒錯。噢，你想這會不會是……」

「不要……」雷基見她伸手去拿雕像，連忙阻止，可惜晚了一步。

「我只碰到邊邊。」她用三根細細的手指小心翼翼拿起那座雕像，把底部翻過來，有個尖角上凝結的血特別多。

「真噁心。」蘿拉說。

「對。」雷基說。「我們把它放回原處吧，好嗎？」

「當然好。」蘿拉說。

她把東西放回原處，想了一想，又說：「不，我想應該是這個樣子才對。」她輕輕調整一下它的位置，然後起身，視線從雕像移到原本放雕像的座子。

「你想，它該不會是自己掉下來砸到他的吧？」她問。

「力道這麼大，不可能。」雷基說。

蘿拉想了一想。「那我想也不可能是自殺。」她沒精打采說完這句話後，兩人沉默了一會兒。

終於，蘿拉開口說：「嗯，可能是有人闖空門，歐克想抓他。」

「對。」

「可是如果不是小偷，那麼最可能的就是……嗯，歐克是個……那麼不討人喜歡的人，任誰都想拿東西敲他。」

「在奈吉的辦公室裡？」

「在哪兒遇上就在哪兒敲呀，我想應該是這樣。」蘿拉說。

「他人見人厭的部分你說得對，可是這地點實在不妙。」

她忖度片刻，說：「不可能是奈吉做的。」

「當然不可能。」雷基說。

「他不會這樣濫用他的雷明頓銅像。」

「你說得對。」雷基說。「但這不能作爲不在場證明。」

「那個煩人的嗡嗡聲是什麼？」蘿拉問。

雷基靜聽一下，他認得那聲音，奈吉辦公室裡總有這聲音，他已經習以爲常了。是奈吉的電腦。雷基原本以爲它是關的，現在才注意到主機還開著，只關了螢幕。

雷基打開螢幕，就在螢幕正中央，顯示出一個來自航空公司的訊息：

謝謝你確認了以下訂位：

二三六四號班機飛往洛杉磯

起飛時間：早上八點四十五分

請問是否還要進行其他交易？

是／否

「該死。」雷基說。

「爲什麼要去洛杉磯？」蘿拉問。

「那封該死的信。」雷基說。「他爲了一封寫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信跑到洛杉磯去。」

蘿拉想了一想，說：「那會是在歐克遇害之前……還是之後？」

雷基看著蘿拉，兩人都爲她的言下之意倒抽一口氣。

她立刻說：「一定是在之前。」

「對，一定是。」雷基說。「奈吉走了以後，歐克聽見這間辦公室裡有動靜，走了進來，走到桌子後頭，然後躲在櫃子後面的人就一把抓起手邊的東西，敲了下去。」

「對。」蘿拉說。「因爲如果不是這樣，如果是歐克先進來，然後奈吉才進來，那就表示是奈吉……」

她不想把這句話說完，敲門聲也正好把話打斷。

布凌克女士探頭進來說：「警察到了。」

雷基點頭向蘿拉示意，要她去走廊上擋一擋。

「我去跟他們打個招呼好了。」說完她就走出辦公室，把門關上，並且把布凌克女士一併帶走。

雷基知道他能在這房間獨處的時間不會太長。

奈吉去洛杉磯了，但他是要去洛杉磯的哪裡呢？

雷基看了看奈吉的檔案櫃，裡頭的東西全給掏空了，地上散落著打開的資料夾和翻出來的文件。

他想找出奈吉用來裝那幾封信的信封袋，可是找不到。

然後，他找到了。

那個信封壓在歐克身下，在左前臂下頭，說得精確點，看起來歐克在遭到襲擊的時候應該正抓著它。

這一點令人心煩。

雷基蹲下來，伸手去拿信封，一開始輕輕的，後來用了點力才拉出來一點，只到能看見內容物的程度。

空的。雷基前一天晚上拒看的那張附件和三封信件都不在裡頭了。雷基原本指望能找到那張寫有回郵地址的信，這下子也落了空。奈吉準是去了那裡。

他聽見蘿拉努力想多聊一會兒絆住警察，但顯然沒法拖慢他們多少，他們已經走到辦公室門口了。

事態緊急，來不及照正常程序關機，雷基迅速用腳把插在牆上的電腦插頭踢掉，螢幕閃了一下，瞬間變暗，他走去門口相迎，兩名警察正好推門進來。其中一位是女警，難怪蘿拉拖不住他們。

雷基對那名男警官說：「謝謝你們這麼快趕過來，應該還有一位長官在路上吧？」

「溫伯利探長會過來。」

「你們沒碰任何東西吧？」女警說著，走到桌子後面檢查屍體。

雷基說：「一切都跟我們發現的時候一樣。」

「我把那個東西拿起來過一下。」蘿拉天眞地指著銅像說。

「溫伯利探長會不高興的。」男警說這話的語氣充分表示出不悅，但他不悅的對象不是蘿拉，而是雷基。「那哪能算是什麼都沒動過？」

「雷基沒說什麼都沒動過啊。」蘿拉說。「他只是說一切跟我們發現的時候一樣，因爲我把它放回原處了。說實在的，雷基說話得聽仔細，他是御用律師，而且他很愛證明這點。」

「我們知道希斯先生是御用律師。」女警冷冷地對蘿拉說。「名牌上寫得很清楚。」

「你剛說溫伯利嗎？」雷基問。

「是的，你認識他？」

「我們可能見過。他到的時候布凌克女士會在這裡，我先回我辦公室去，在另一頭。」

「好的。」

雷基和蘿拉一起走回他自己的辦公室，關上門。現在他們獨處了，至少暫時是。

「你不應該提碰銅像的事。」

「我想轉移他們的注意力。」

「啊？」

「你看不出來？」

「爲什麼要轉移他們的注意力？」

「怕他們發現你妨礙調查啊。我離開的時候電腦開著，回來的時候已經關了，我確定你做了該做的事，可是我不希望他們注意到。我怕他們去碰電腦，然後發現它還是熱的。」

「何必作這麼多戰略考量？反正我們知道不會是奈吉做的。」

「你還不是想很多。我們都知道，警察也會犯錯，我們只是想幫點忙讓他們別犯錯而已。至少我可沒做出任何會被視爲妨礙調查的事，你卻做了，我希望你別再做蠢事，要保護一個已經夠難的了。」

雷基坐下來，過了一會兒才說：「所以你覺得奈吉有可能需要保護？」

「我不是那個意思。」

雷基點點頭。「案子交到溫伯利手上恐怕不是好事。」

「爲什麼？」

「我當年打刑事官司的時候，曾經在交叉詢問上擊潰過他。」

「你是擔心業障，還是怕他懷恨在心？」

「應該不會有事吧，我想，他一定早就忘了。」

短暫沉默後，蘿拉說：「你知道，我的飛機再過一個小時就要起飛。」

「我知道。」雷基說。

「沒確定奈吉不會有事以前，我沒法安心離開。」

「奈吉的事交給我。」雷基說。「你得照原定計畫去紐約，如果延期，溫伯利會認爲你擔心奈吉，這會讓他的嫌疑更重。」

「你會怎麼做？」

「我會去洛杉磯，溫伯利會不高興，可是一時之間他也擋不了我。我想奈吉應該是去找那女孩沒錯，我就從那裡開始找起，運氣好的話，會比溫伯利早一步找到他，弄清楚到底怎麼回事。」

「留下來等你弟弟主動聯絡會不會比較好？」

「奈吉那個人你還不清楚嗎？他該求助的時候幾時求助過？」

蘿拉無言以對。

「從來不會。」雷基說。「我也沒見過他找人幫忙，而且我比你早三十年認識他。他後來還變本加厲，就從……就從你跟我開始以後……」

「不，我不這麼覺得。」蘿拉說。「但我知道你是這麼想的。」

蘿拉似乎起了一個新話頭，打算繼續討論，但雷基避開了。「總之，無論奈吉給自己挖的是什麼洞，如果我不趕快找到他，他就會越挖越深。溫伯利會認爲他已經找到了方法和機會，我沒法阻止他去拷問其他員工，他若問對了問題，又得到錯誤答案，那麼他就會以爲自己連動機都找到了。正如你說的，警察也會犯錯。」

布凌克女士來敲門了。

「溫伯利探長來了。」她還想往下說，卻被打斷。她身後的人說：「給我一分鐘就好，希斯先生。」門被整個打開，探長不請自入。是了，溫伯利就是這種人，雷基記得。

「溫伯利，你好嗎？」

溫伯利說：「比你那個員工好。」他轉身對蘿拉說：「你是蘿拉．藍欽吧？」

「是的。」蘿拉說。

「我看過你演《芝加哥》那齣戲。它有點超乎我的品味，但你不會，你非常迷人。」

「謝謝你。」她說。「很高興沒被歸到高不可攀的那一類裡。」

「是你發現屍體的嗎？」

「不，第一個發現屍……歐克先生躺在那裡的人是雷基，我隨後才進去的。」

「喔。」溫伯利點點頭。

蘿拉繼續說：「你知道嗎？歐克先生啊，他是個討厭鬼。」

雷基知道蘿拉又想轉移對方注意力了，他努力想在溫伯利背後對她使眼色，可是她置之不理。

她對溫伯利說：「他令人生氣的小地方我數都數不完。」

「你對他很熟？」

「只有來事務所找雷基的時候會碰到。」

「所以你跟他處不來囉？」

「完全處不來。老實說我根本就瞧不起他，他對我應該也有同感。」

「蘿拉……」

「嗯，至少我並不覺得他沒有同感。」

溫伯利說：「接下來我要問的問題是我必須問的，請你諒解，只是爲了要塡筆錄的緣故……」

「請說。」

「昨天晚上你在哪裡？今天早上又在哪裡？時間大約介於……」

「我在家裡睡覺。」蘿拉說。「一個人，沒人跟我一起。」

溫伯利臉上露出一種「太可惜了」的表情，雷基決定插嘴。

「藍欽小姐正要前往紐約。」他說。「她在那裡有演出，立即就要開始排演，應該沒必要耽擱她吧？」

「對我而言是沒必要啦，就工作上來說。但是藍欽小姐，你離開會是倫敦的損失。」

「再次謝謝你，溫伯利探長。」蘿拉在雷基臉頰上輕輕吻一下，轉身向門走去。

她轉動門把的時候，溫伯利突然說：「你會住哪家飯店？」

「我會住在中央公園附近。必要的時候，雷基一定找得到我。」她出去的時候隨手

關上了門。

短暫沉默後，溫伯利說：「希斯，你幹得不錯嘛。」說話的時候他四下看著房間，但他話中所指的不見得是這家法律事務所。

「請坐吧。」雷基說。

溫伯利婉拒他的好意。「當然啦，我們會先聽聽鑑識人員怎麼說，不會莽撞……美國人是怎麼說的？」

「不要妄下斷語。」

「對。可是這件案子怎麼看也不像意外。」

「我想你說得一定沒錯，但這不是我擅長的領域，我對刑事案件所知不多。」

「是啊，我還記得你有多不懂。」接著溫伯利又說，「歐克跟任何人有任何衝突嗎？」

「我對他的私生活不清楚。」

「我說的是在職場上。」

「歐克不管跟誰共事都會搞得對方不痛快，最不痛快的就是我。他認爲那是他資深職員應盡的責任，而且這樣想也對。」

「嗯。」溫伯利站在房間中央，雙手大拇指插在口袋裡，重心放在腳後跟，身體微向後仰，對雷基事務所裡的陳設審視了一會兒。

然後他說：「歐克是在你弟弟辦公室裡被殺的？」

「我不知道。屍體是在那裡發現的。」

「通常你弟弟辦公室鎖不鎖門？」

「我不確定。」

「你知道的，沒有強行進入的跡象。」

「我不知奈吉鎖不鎖門，但歐克自己有鑰匙。」

溫伯利微微點頭。「你知道丟了什麼東西嗎？我的意思是說，這看起來確實有可能是小偷所為，但是眞的有什麼東西被拿走嗎？」

「我不知道。」

「嗯，好，我想我得跟你弟弟談談，他在嗎？」

「恐怕不在。」

「很快就會進來嗎？」

「他恐怕……度假去了。」

「那眞不巧，什麼時候走的？」

「我想應該是昨晚吧。」雷基說謊。「但不知道確切的時間。」

「什麼時候回來？」

「過幾天吧，我想。」

「他去哪裡度假？」

「他沒說。」

「你們兩兄弟不親？」

雷基聳聳肩。

「有他消息的時候，要他打電話給我，好嗎？」

「一定。」雷基說。

溫伯利話鋒一轉。「電腦還是溫的，你知道這件事嗎？」

「不知道。」

雷基起身開門，溫伯利走出去。雷基目送他直到進入電梯、電梯門關上，指示燈顯示電梯已經下樓爲止。

然後，雷基從自己的資料夾中找出與多塞特全國建屋互助會有關的所有聯絡名單，那份名單無比詳盡。

他找到了他需要的那一筆。

那是一個位於飛頓保斯的地址，不在城裡，但也不算太遠。

雷基走後梯出大樓，左顧右盼，確認溫伯利不在，才坐上他的捷豹XJS。

運氣好的話，他拿到需要的東西以後，還能趕得上從希斯洛機場出發的晚班飛機。

3

雷基開車出城，前往飛頓保斯。車子經過牧羊人酒吧，經過一個三叉圓環，然後開上一座小山丘的半山腰，終於抵達多塞特名單上的那個地址。

那是棟有點小的兩層樓房，用棕色和紅色的磚砌成，維護得很好，前方有鋪石板的院子，圍著沒什麼嚇阻力的鐵柵欄。

院子裡兩個小孩看見雷基走近，跑進屋裡，過了一會兒，有位年近四十的女子走了出來。她皮膚自然白皙，沒有雀斑，雖然留著已婚婦女的短髮，但紅褐色的頭髮豐盈迷人，飄逸飛揚。

她說：「你好？」

「我是雷基．希斯。」他遞上名片。「你是史賓塞太太嗎？之前在多塞特全國建屋互助會工作？」

「是的。」她看著名片說。「就是我。希望你來找我不是誤以為我需要你的服務。」她邊說邊笑。

「不是的。」雷基說。「我是來問你信的事。」

「信的事？」

「寄給福爾摩斯的信。」

她拿起名片再看一次。「嗯，我想我應該可以回答你的問題。」她說。「畢竟你租下了那間房子，對吧？要不要喝茶？」

「謝謝。」雷基跟著她進屋。「我不會耽誤你太久。」

她請他在窗前坐下，那扇法式窗可以俯瞰前院裡玩耍的兩個小孩。

「對於如何處理那些信件，我留下了很詳盡的說明。」她坐下來和他一起喝茶。「尤其因為租約換手，所以我處理得特別謹慎。」

「希望那沒給你添太多麻煩……」

「噢，別擔心。」她說。「你沒害我丟工作啦，我只是正好在那之前離職，想當全職媽媽。他們請了別人來暫時接替我工作。」

「是的。」雷基說。「帕森斯先生。除了他以外，負責處理那些信件的是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是。」

「有沒有保留記錄？」

「當然有。你租下那裡的時候，帕森斯先生應該做了一份完整詳盡的清單給你，放在檔案櫃裡吧。」

「我看過了。」雷基說。「可是有些東西恐怕不見了，不知道你這邊有沒有備分？例如信件複本什麼的？」

她睜大了眼，放下茶杯。「我怎麼會有那種東西？」

「我不是說你私人留存。」雷基很驚訝她居然會露出自我防衛的樣子。「我只是說，不知道有沒有其他記錄？好比說寄件地址？或是信件的備分複本？」

「沒有。」她眼光飄向窗外。「多塞特全國建屋互助會沒要我留記錄。」她花了點時間打開法式窗，叫院子裡的小孩不要去煩那隻貓。

如果是在法庭上，雷基會將此舉視爲迴避。

「抱歉。」她微微一笑，把窗簾拉回原位。「他們老愛拉牠尾巴。」

「史賓塞太太，有沒有一點點可能……你自己留了信件複本？」這樣講雖然有點過分，但雷基必須一試。

她臉紅了，露出在麵包店插隊被抓到似的表情。

「非常重要嗎？」她問。

這下子輪到雷基猶豫，公司裡發生的那些事不能告訴她。「只是要作簿記而已，眞的，一點也不要緊。」

「噢。」她輕笑一聲。接著兩人陷入沉默，攪動茶杯裡的糖，假裝那才是重要的事。然後雷基抬起頭問：「有嗎？」

她向椅背靠去，望著雷基，嘆口氣說：「等一下。」

她起身走向書架，從一個背包裡拿出筆記型電腦，開機，然後停下手來。

「你不會把這事告訴多塞特全國建屋互助會吧？我是說，至少現在還別講。等時候到了，我會自己講。離開公司的時候，我把最喜歡的信全部掃描起來了，想著有天也許

能把它們匯編成一本書之類的。」

「書裡講的是寫信給小說角色的瘋狂讀者？」

「不，不是的。我的書要講的是，人們在某些特定事情上為了某種原因，會有點天眞傻氣。我們每個人都有盲點，不是嗎？」

「沒錯。」雷基說。

「你需要怎樣的資料？」

「遺失的卷宗是二十年前的。」雷基說。「我想那時候你還沒開始在那裡工作。」

「也差不多了。」她大笑。「我十九歲就進公司，而且之前的信我也掃了一些，說不定你運氣不錯。」

她把電腦放在雷基面前，他迅速瀏覽起檔案。

「當然，我只掃描了信件本體。」她說。「人們常寄各種各樣的附件過來，都是他們認為福爾摩斯會感興趣的證據，可是我沒掃那些東西。」

「這應該就夠了。我是說，反正只是要用於簿記而已。」

向下點兩次捲軸，他要找的東西出現了。二十年前八歲小女孩從洛杉磯寄來的信。寄件人是住在馬提歐街的瑪拉．拉米瑞斯。他一見到那小心翼翼的蠟筆簽名以及請夏洛克．福爾摩斯幫忙尋父的內容就知道，就是這一封。

雷基匆匆記下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起身準備離開。「你幫了大忙，謝謝！」

她送他到門口，眼神中有疑問。

她說：「不客氣，可是，你要找的就只是一個地址？」

「這個嘛……是的。」雷基覺得自己掩飾得不夠好，但他想她應該不會在乎。「我這人比較完美主義，不喜歡東西有所缺漏。」

「你看起來不像。」她說完就笑了。「可是我相信你，因爲你大老遠跑來只爲一封信。」

雷基頓了一下，他已經拿到他要的東西，可還是忍不住要問：「你處理這些信那麼久，有沒有過衝動，想不照制式而自己回信？」

她以懷疑的眼神望著雷基，想了一下才回答。

「如果我做過那種事，公司一定會很不高興。我們嚴格規定要照制式回信，而我一直謹守規定。」

「是的。」雷基說。

「多塞特全國建屋互助會的律師向來深謀遠慮，我想這點你應該想像得到。」

「可以理解。」雷基說。

「這也就是爲什麼他們會在你的租約裡加上條款，如果你違反規定，租約就立即終止，同時所有租金一起到期，必須立刻繳交。」

「什麼？」

「他們好像稱之爲損害賠償條款吧，要你用現金……」

「這種機制我很熟，但你是要告訴我，租約裡有這種關於信件的條款？」

「是啊。」她皺起眉頭盯著雷基看。「我希望我沒必要這麼說，也絕不會去打小報告，可是……我相信你眞的只是要整理檔案，而不是想直接和某人聯絡吧？因爲如果你那麼做的話，就……」

「麻煩了。」雷基說。

他再次向那女子道謝。

然後，口袋裡揣著洛城來信的地址，驅車前往希斯洛機場。

4

雷基抵達希斯洛機場的時候，當晚起飛的機票只剩一班可買，轉機時間很長，要第二天早晨才到得了洛杉磯。可那已經是最好的狀況了，既然沒有別的選擇，他選擇接受。

雷基的機位在一名美國婦人和她兩個孩子後頭，那兩個小孩約莫一個四歲一個六歲，她讓孩子坐裡面，自己靠走道，在雷基看來這策略大錯特錯。

其中一個小孩用力推另一個，讓椅子向後撞到雷基的膝蓋。雷基移動一下位置，結果另一個小孩不甘示弱，依樣畫葫蘆，害他膝蓋又給撞了一次，只好再調整一下位置。

「我說過了，你們給我乖一點，不要再打打鬧鬧。」做母親的說。「總有一天你們會長大，如果老這麼打來打去，以後要怎麼辦？」

雷基心想，天下的媽媽怎麼都講一樣的話？她們讀的是同一本書嗎？

「琴湯尼。」他沒想到自己會叫這麼大聲，空服員剛幫幾個座位外的乘客服務完，聽見他喊就走了過來。

「先生，請問要不要加冰塊？」她站在他身邊，相當迷人，彎腰靠近，他聞到一股醉人的香氣，覺得很溫暖。雷基對她微笑的時候，她也回應以誠懇的微笑。

雷基說冰塊是多餘的。

她又笑了，這一笑非關專業，依雷基看，顯示出無限可能。照他長久以來的習慣，只要有可能，就該行動，即使機會不大，也該勇往直前，何況他很少會認爲機會不大。

自從和蘿拉一起以後，他就再也沒跟別的女人來往，也不再有採取這種行動的意願。不過，當然，複習一下也無妨。

可是當空服員送上琴湯尼時，他竟想不出什麼聰明話可說，眼睜睜看她走掉。眞奇怪，怎麼會這樣？

但他不及多想，就有其他的事來惹他生氣了。

那兩個小男孩被母親制止以後，只安分了一下下。現在坐在母親旁邊的那一個又用手肘頂人，戰爭再度爆發。

「我是不是非得把你們分開不可？」母親說。

兩個男孩陸續說：「不要。」然後乖乖坐好。雷基心想這是暫時的，於是先把腿蹺起來，好避開下一波衝突，結果卻不小心踢到那母親的椅背。

她回過頭來。

雷基說：「對不起。」

她看看身旁兩個孩子，然後微笑對雷基說：「希望他們沒打擾到你。」

「一點也不會。」雷基說得不怎麼眞誠，但說完之後覺得自己太沒禮貌，又補上一句，說他們遺傳到了媽媽的金髮。

「是的。」她說。「但我是他們的外婆。」

她大笑，雷基的誤解是最好的恭維，卻讓雷基自己感到不安，因爲這女子看起來比他大不了十歲。

「你有沒有小孩？」她問。「我是說，自己的小孩。」

他說沒有。

她仔細看了他一會兒，說：「嗯，你年紀快到了。」

他沒機會問她指的是什麼年紀，孩子們的打鬧又引開了她的注意力。

「別跑！理查！」她喊得太遲，理查早已鑽到她腳下，把裝著電池的機器人放到走道上，讓它大步經過雷基身邊，一路向前走。

雷基轉身想抓住它，但太遠了，抓不著。它叮鈴噹啷走啊走，路徑有些偏斜，一排、兩排，走到第五排座位的時候，撞到一個空位子的金屬底座，給卡住了，發出高頻哀鳴聲，雙臂還繼續規律揮動。

那個空位後頭坐著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正在閱讀好萊塢的商業雜誌。雷基以爲他會彎腰伸手去把那玩具轉個方向，讓它走回來，可是他不但沒伸出援手，還把他那顆禿頭轉開，低頭看他的《綜藝》雜誌，太故意了。

理查的外婆要他過去向那位好心人道歉，請他把玩具還他。外婆講悄悄話的聲音大得連隔壁座艙都聽得到，一再強調他必須道歉。

理查站在走道上低聲咕噥了些什麼。他外婆說：「好好講。」

「對不起。」理查大聲說。「可以把玩具還我嗎？」

這下子那人別無選擇，不得不正視此事。他朝男孩方向點點頭。

「好，拿著。」

他沒放下報紙，只用手把玩具推過去給理查。

理查抓起機器人，用最快的速度回到外婆身邊，交出機器人。

外婆說：「他們很難搞，但他們是好孩子。」雷基知道她也只能這樣說。他出於某種直覺，一直好奇地盯著那遭到玩具攻擊的人看，可是怎麼樣都看不見他的長相。

5

雷基走出洛杉磯機場，天空灰濛濛，但天氣很熱。

他很快發現手機不通了，顯然美國和英國的電話系統完全不同。他找了一具公共電話，打到蘿拉在紐約下榻的飯店，也打回奈吉在倫敦的住處，希望弟弟會打回去聽答錄機。他給蘿拉和奈吉都留了話，然後打去公司留言給布凌克女士，告訴她他會住波納凡徹飯店。

他在機場門口叫了輛計程車，把那個寄件人的地址給司機看，不久後他們就上了聖塔摩妮卡高速公路，向東而行，朝那圈煙霾的中心前進。

晨間上班尖峰時間早就過了，可是他們開不到五哩就開始塞車，車行速度十分緩慢，司機一副習以爲常的樣子。

「想知道我遇過最糟的塞車是哪一次嗎？」

雷基心想他應該別無選擇，於是沒有答腔。

「就是那個新地鐵在蘭克遜的挖掘工程起大火的時候，好像是有人忘了關熔接用的噴槍還是怎樣的，在靠近好萊塢的凡圖拉高速公路那邊，死了一個人，搞得一團糟，每家新聞都在報，就連CNN都有，你們那邊應該也報導過吧？」

「大概是我沒看到。」雷基說。「我連你們洛杉磯有地鐵都不知道。」

「有什麼？」

「有地鐵。」

「以前沒有，現在有一條從市區到谷區的，而且很快還會向東延伸。」

「這主意很聰明。」雷基盯著路上壅塞的車潮。「我們在一個世紀之前就建地鐵了。」

「哎呀。」司機說。三條主要的高速公路在此會合，他們的車道突然縮減掉，司機猛然將車切進右邊車道。「快到了。」

接下來十分鐘他們向前移動不到一哩，然後司機開下高速公路，經過幾條街區，進入一個樸實的住宅區，街道狹窄，棕櫚樹也長得不好，屋子的前院都很小，草坪都快讓太陽給曬乾了。

司機放慢車速，在一棟黃色的木造房屋前停了下來。

「你想買房子？」司機說。

雷基確認一下地址，地址沒錯。但這房子沒人住，門上掛著大鎖，院子裡立著求售的牌子，上頭寫的是當地房地產仲介的名字。

「我眞是個大笨蛋。」雷基說。「這是二十年前的地址，她現在當然不住這兒。」

幸虧他還知道她的名字，可以打電話給查號台。服務人員告訴他，洛杉磯的瑪拉．拉米瑞斯只有一位，住在考利街。雷基請司機前往新地址。

他們開回高速公路上，從阿拉米達下交流道去洛杉磯市中心，經過縣監獄、火車站

和一座巴士站。

司機又轉兩個彎，他們開上一條與河平行的路，路上除了他們沒別的車，這條堤道穿過市中心，兩側有許多塗鴉，在陽光下閃著紅色與金色的光。

現在車子下頭不是柏油路了，這裡原本是溝渠，上頭鋪了鐵板和厚重的夾板，他們開過的時候夾板發出格格聲，邊上揚起一些粉塵。

「這些全是爲了要建造從市中心延伸出去的地鐵。」司機說。

他們再經過一個街區，就放慢了速度。

馬路右手邊有一排燻得黑黑的磚造建築，看起來像廢棄已久的倉庫。褪色的木頭招牌顯示出這裡曾有過玩具和衣物批發商。

左手邊的圍欄是他們剛剛經過的地鐵施工處，旁邊還有鐵軌。

司機說：「到了，就是這裡。」他轉個彎開到橫向路上，把車停下。

雷基有點懷疑。地鐵工程在這條路上挖了大洞，已經無法通行，只有幾輛車停在那裡。

他看著路標，問司機這城市裡有沒有另一條考利街。

司機搖搖頭說：「沒有。」

雷基說：「等我。」

司機說：「付我錢。」

雷基付了錢，下車站在街角，想找出方向感。

他身後有間磚房，是施放食物給窮人的地方，這時間沒開，但貼在牆上的油印紙說明施粥的慈善機構是「東城救助會」。

雷基左手邊是那條臨街道，右手邊的考利街有幾家勇敢的小店還在掙扎，爲那些有辦法越過施工障礙物找到大門的顧客開著。

但他沒看見半個顧客，舉目所及，只有一位年長的婦人緩緩推著一台購物推車走在人行道上，她所有的破爛財產可能都在裡面。掛在推車前面橘白二色的超市標誌已經變形，搖搖欲墜。

麥肯錫修鞋店用木板封了起來，貼著遷移啓示，公告新址。

天使二手書屋顯然無法遷往他址，貼出的告示上說，該店開業二十五年後結束營業，還用大大的粗體字強調「感謝銀線」！

乾洗店就只很乾脆地關門大吉，沒貼任何告示。

喬家小館似乎是這幾家店裡唯一撐得住的，窗上寫著施工期間照常營業，還大言不慚說美西最好的費城三明治就在這裡。

不只寫在窗上，喬家小館還印了一盒傳單，上頭印著菜單和店家位址，放在路邊。可是，想也知道風和城市中的各種外力早已將傳單吹散開來，落在地上腳下，飛掠過臨街道和考利街的人行道，飛到救助會的牆邊，飛到雷基腳邊。

雷基走到喬家小館門口，望向對街。那個小街區是一棟公寓，他查到寄件人的地址就在那棟公寓裡。

那棟建築物屋齡看起來至少有五十年以上，起初雷基還以爲是棟廢屋，但走近一看，窗上掛著窗簾，窗內晾著衣服，花盆裡種著天竺葵，顯然還有人住。公寓大門是個開放的拱型入口。

他在幾碼外站定，猶豫了一下。

他知道，如果多塞特全國建屋互助會發現他私自跟寫信的人聯絡，他公司的租約會有危險，可是奈吉應該來過這裡，而且他完全沒有別的線索。再說，多塞特怎麼會發現？

有個年輕女子走在公寓旁人行道上，引起雷基注意。她穿著白色棉質的無袖洋裝，裸著肩膀，深色長髮，棕色皮膚，向公寓入口走去。

她在入口處外頭的信箱旁停步，雷基看她拿了信，走進屋裡，上了樓梯。

雷基把飛到褲管上的喬家小館傳單撥開，過街追上同一道樓梯，看見那地址正是他在找的。

他敲敲門。

沒過多久，門上窺孔打開了，雷基看見一雙溫柔又憂慮的棕色眼睛，隨即窺孔又關了起來。

「我有狗。」年輕女子在門那頭大聲說。「牠很大。」想了想又說：「你沒聽見牠叫，因爲牠正在睡覺，如果我把牠叫醒，他會把你一條胳臂咬掉。」

「那就請你好心讓牠繼續睡吧。」雷基猜想狗的事是說來唬人的。「我叫雷基．希

斯，相信你應該見過我弟弟。」感覺上這些話他好像在哪兒說過，可是一下子想不起來。

門後女子猶豫了一下，打開窺孔，再度露出棕色雙眼。

她說：「牠的門牙長度至少有一吋半。」

「我相信我弟弟奈吉來過這裡。」雷基說。「我知道他打電話來留過言，與一封寫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信有關。」

「沒。」她說。「我沒聽過那種留言。」

「但你確實給夏洛克．福爾摩斯寫過信對吧？有關令尊失蹤的事？」

窺孔突然關上。

「穆奇！醒醒！」年輕女子高喊。

地板忽然起了震動，傳來堅硬物體表面上尖銳又沉重的跑步聲，然後門整個大開，雷基憑直覺後退一步，緊接著有隻一百五十磅的大狗撲了上來，這應該就是穆奇吧，他從沒見過這麼大隻的聖伯納犬。

穆奇很厲害，迴轉所需空間驚人地小，雷基雖然機靈地閃開，但也不得不盡快撤退下樓。他倒退走了兩階以後，轉身向下跑，才發現樓梯上不只他一個人。

一名身穿雙色麂皮夾克的男子就站在雷基下方幾階處，盡可能將身體緊貼牆壁，但雷基看見他眼裡的敵意比對狗的懼意更多。

下一秒，雷基就被狗重重從身後撲倒，跌在樓梯上。

他及時用胳臂撐地，但那不夠。

他一路跌到樓梯底端，前額刺痛，用手一摸，濕濕的都是血。

等神智清醒些，站起身來的時候，他聽見樓上的人說：「他還好嗎？」

那是女子的聲音，雷基看見她站在樓梯半層樓高的地方，聖伯納犬靠在她腿邊，流著口水，露齒而笑。

那名身穿雙色外套的男子站在年輕女子和雷基之間，回答她說：「死不了。瑪拉，他找你麻煩嗎？」

瑪拉搖搖頭，不等雷基或那男人再有任何反應，就轉身回樓上去了。

雷基一跛一跛走回街上，感謝老天，車還在。計程車司機望向雷基這邊，下車要來幫忙……不，他一見雷基的慘狀，立刻把雷基的東西從車後行李廂拿出來丟在路上，開車離去。

可惡。

雷基用手帕按著額頭，蹣跚走到行李旁邊，從其中一個袋子裡找出手機，想打電話另叫一輛計程車。

沒有訊號。他忘了這該死的東西在這裡不能用。

四下看了看，沒有公用電話，照這條街附近的狀況看來，站在路邊一輩子也等不到計程車經過。

但三個街區之外有個紅色的霓虹招牌，是家叫做羅斯福阿姆斯的旅館，有粉紅色油

漆剝落的牆和生鏽的窗型冷氣。

他別無選擇，只好拿起行李，舉步維艱向那家旅館走去。

幾分鐘頭痛難挨之後，他走進燈光昏暗的大廳。

雷基打量一下大廳裡的廉價印花地毯和紫色塑膠皮椅，心想這裡的房價若與裝潢相符，那肯定是附近最便宜的旅館。

雷基認眞思考片刻。

如果奈吉來過這一帶的話，這間旅館會是他負擔得起的選擇。

櫃檯接待人員看起來十分無聊，雷基向前打聽奈吉．希斯來過沒有。

「有啊，他來過，已經結帳離開了。」

「什麼時候？」

櫃檯人員聳聳肩。「沒多久吧，我想。你是要房間還是怎樣？」

「謝謝你，不用。」雷基說。「他有沒有說接下來要去哪裡？」

「沒。但他保證會寫信回來。」

「那間房清過了嗎？」

「你要房間的話，我有一間整理好的，在三樓，就跟嬰兒屁股一樣乾淨。」

「我相信，但我弟弟住過的那間清過了沒？」

「我不知道我的員工清到那間了沒有。」

這種爲難人的語氣，雷基在巴黎度週末的時候遇過。

「我可以看一下嗎？」

「你可以租下它。」

「當然。」雷基用美金付了整日房錢，帶著行李上樓。

在雷基的經驗裡，美國旅館房間通常充斥著床單漿過的味道和消毒藥水味，很不幸地，這間旅館的房間沒犯那種錯，走廊上撲鼻而來的是霉味和某種最好別去深究的味道。

雷基找到奈吉的房間，不知怎的竟伸手先敲門。沒人回應。當然不會有人回應。他把門打開。

現在他才發現自己心裡一直抱著一絲希望，雖然接待人員說奈吉早就走了，但他眞希望他還在這裡，

可惜這裡沒人。

那張床依美國人的標準來說太小，顯然沒人睡過，褪色地毯上也沒留下什麼東西能證明奈吉來過，可是房裡既沒有空啤酒罐也沒有威士忌酒瓶，倒顯示出之前房客不是個尋常的客人。

衣櫥是空的，浴室裡也沒東西，幾張信紙散放在書桌抽屜裡，信紙上印著當地租車公司的標誌，可是空白沒寫字，也沒有墊著寫字留下的字跡。這裡找不到半點奈吉留下的痕跡。

雷基看見書桌旁邊有個垃圾桶，還沒清空，裡頭有個聰明豆巧克力的空管子。

奈吉確實來過這裡。

雷基回到旅館櫃檯，再找一次那位熱心助人的接待人員。

「你們有沒有對外通聯記錄？」

「當然有，都記在帳上。」

「我想看我弟弟的帳單。」

「我好像不該做這種事。」那人有所期待地望著雷基。

雷基拿出一張二十鎊紙鈔，放在櫃檯上。

「這是什麼？」接待問。

「二十鎊，目前匯率價值超過三十美元。」

櫃檯接待研究起那張鈔票。「你是要告訴我，一英鎊比一美元好？」

「通常如此。」

「你沒有美金？」

「沒有。」雷基說。

「那好吧，我要四十。我不知道匯率是多少，給我四十英鎊或四十美元。」

雷基拿出另一張二十鎊，櫃檯接待把兩張鈔票一起收進口袋，走開片刻，印了奈吉的住宿資料回來。

資料顯示奈吉打過六通電話，前五通接連著打，間隔不到兩分鐘，然後二十分鐘之後才打第六通，也是最後一通。

雷基回到奈吉房間，他假定最後一通電話給了奈吉他在找的東西，決定先打過去。電話那頭是頂尖披薩，宣稱他們的義大利辣味香腸可以送上星星。這大概眞的是奈吉當時需要的東西吧，可惜對雷基沒有幫助。

雷基開始撥打另外那五個號碼。第一個是某家叫塞爾曼的製片公司，總機和善地告訴雷基，要跟塞爾曼先生通話必須預約，而既然雷基連那裡是哪裡都不知道，當然不可能預約過了。

沒用。雷基繼續打下一通。

又是一家製片公司，把關者的說詞跟之前差不多，還是白搭。

他把剩下三個號碼全打了一輪，都是製片公司，結果也都一樣。

看來，奈吉接連打電話去五家製片公司，然後又累又餓就叫了披薩。

雷基拖著行李回到樓下，問他奈吉是不是搭計程車離開的。

這問題似乎很難，那個櫃檯接待想了半天，才說：「不是。他結帳離開的時候沒叫車，是用走的。叫計程車是昨天的事。」

「你幫他叫的？」

「是啊，也許是。」

「我想你應該有固定合作的車行吧？」

「嗯？」

「你通常都跟同一家計程車行叫車？」

「通常叫同一家的，對。」

「聰明，幫我把他叫來，好嗎？費用我付。」

「我想想……現在要找到同一個司機恐怕有困難。」

雷基拿出一張二十鎊鈔票，櫃檯人員立刻拿起電話。

十分鐘後，那輛計程車就到了。

「我在找你昨天從這裡載走的客人。」

「我載過的客人多了，有照片嗎？」

「沒有，他口音跟我很像。」

「噢，對，我想起來了，另一個澳洲人。」

「另一個英國人。我想去他去的地方。」

「我不知道該不該做這種事耶。」司機說。

雷基嘆口氣，又掏出一張二十鎊鈔票。

6

他們開了四十分鐘，以合理的速度往北穿越克萬格隘口，然後開上凡圖拉高速公路，匯進壅塞的車流裡，隨之緩慢蠕動。

司機原本提議要走平面道路，但雷基可不會被計程車司機耍，不管司機怎麼說，就算說他們會經過「今夜秀」的攝影棚，他也全不理會，堅持要上高速公路。

顯然他錯了，這樣走超慢。

好不容易，司機開離了高速公路，轉了兩個大彎，然後停下。

「爲什麼停車？」

「因爲到了。」他說。

「這裡什麼都沒有啊。」雷基說。

「那我可沒辦法。」司機說。「那傢伙就是要在這裡下車。」

雷基也下了計程車。

空氣悶熱，讓人呼吸時肺部緊繃，不遠處的聖蓋博山上空圍著一片灰霾。

這條街周圍都是路障，只留一面可通行，路中央挖了數呎寬的溝渠，又用木造路障和厚夾板鋪在上頭蓋住，就跟雷基在市中心見過的一樣。

「我弟弟下車的時候有沒有說他要去哪裡？」雷基問司機。

「他跟我說幹嘛?我又不是他哥。」

「他朝哪邊走?」

「他就只是站在那裡,跟你一樣,然後我就走了。我的工作可是照時間跳表賺錢的。」

雷基向北望去,北面一整個街區都讓大型挖掘給變不見了,這一處挖掘基地周圍圍著木板圍欄,圍欄頂端有帶刺鐵網,基地裡高高站著一台芥茉黃色的起重機。基地的柵門沿著街道走幾十碼就到,但雷基認爲奈吉沒理由會去那邊。

雷基再往南望,兩個街區以內除了圍欄和鐵網沒別的東西,舊有建築物爲了工程都已經夷爲平地,但再遠一點的地方有棟玻璃帷幕的商業大樓,三十層樓高,以天空爲襯,像座堡壘似的,背陽面像黑曜石,向陽面像鋼鐵般光亮,映出遍布灌木的山丘和東方厚重的灰色雲霧。

那棟建築物的名稱以大寫印刷字體在頂樓閃閃發光。

如果那是奈吉的目的地,他何必在四分之一哩外下車?

「那棟叫派洛戴姆的大樓裡有什麼?」雷基問司機。

「我不知道,電影吧,也許?」

雷基說:「載我過去。」

他上車再搭四分之一哩路去派洛戴姆大樓。從奈吉下車的地方走過去得走上一會兒,但他也許是不小心下錯了地方。

車子開過那已成平地的兩個街區，進入與那大樓相臨的街區，這部分工程已經結束，新的店家已經開始做起生意，而且生意很旺。大樓旁邊有巨大的停車場，還有一家客人排到人行道上的咖啡店。

雷基付錢請計程車等他，然後下車走進大樓，在大廳裡拿出奈吉在旅館的通話記錄，一一與大樓各公司名牌核對。

無一相符，失敗。

雷基要司機載他回到奈吉下車的地方，下車望著那一大片工地問司機：「他們在挖什麼？」

「地鐵總站。」司機說。「你看夠了嗎？」

「還沒。」雷基說。「等我一下。」

雷基過街向工地入口走去，腳步踏在厚木板上發出迴響。

他們挖出來的坑洞少說有五十碼寬，一百碼長，兩側與地面垂直。周圍雖然都圍住了，但從柵門可以看見裡頭有間工寮。

一個頭戴橘色安全帽、身穿保全背心、長得挺好看的年輕女子過來問他有什麼事。

雷基說他想見工頭。那女子沒問原由，只打量他一眼，就轉身走回工寮。

她很快就出來，站在門邊朝雷基指了一下，讓在一邊，隨即有個高個子走出來，他的臉經過長年日曬，很黑，紋路也很深。

從安全帽下露出的白髮看來，他應該有六十歲了，可是看他走路時精神奕奕邁大步

的樣子看來，又可能年輕得多。

「我叫桑格。」他向雷基伸出手。「你是？」

雷基報上姓名，桑格握手的感覺像石頭。

「你是哪家電視台的？」

「不好意思，你是說……」

「該說的今早我都已經說過了，如果你還想要更多，想要逐字摘錄，那請聽好：『意外難免』，就這樣了。如果你要錄我這句話，得等到午休時間，也就是說至少要等個六小時，到時候如果我沒別的事要忙，就幫你錄。至於現在，我得下坑去了。不好意思。」

桑格朝坑洞走去，雷基快步追上，說：「我不是記者。」

「你不是第七頻道派來的？」

「我看起來像電視記者？」

桑格停步，快速評估了雷基一下。「像，只有你額頭上那塊東西不像。」

「我不是記者。」

「說話口音也像，CNN的？」

「我不是任何新聞媒體的記者。」

「跟日落大道發生的事沒有關係？」

雷基說：「我來這裡只是要找人。」

桑格頓了一下，說：「那眞抱歉。」他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記者一天到晚黏著我屁股，我走到哪裡都躲不了，無所不在。」

「那眞的很討厭。」

「是啊，每一件小事他們都要報。上星期有人偷闖進來，在我們的隧道全斷面掘進機的油箱裡倒進五磅糖，標準高中生惡作劇，卻上了五點鐘新聞。然後，兩天前的晚上，市中心和好萊塢之間新挖的隧道挖到了地下水，地層下陷，在日落大道上弄出了一個洞，有個倒楣的妓女跌了進去，就上了五點、六點、十點和十一點新聞。」

「當然了。」雷基說。「媒體對於妓女因水受傷的新聞一定特別關注。」

「噯，我只希望她別告我害她晚上不能工作。」

桑格低頭朝他們挖掘的坑洞看了看，對下面的工人吹聲口哨，於是升降台開始嗡嗡運轉。「你剛說要找誰？」

「我弟弟，奈吉・希斯。」

「這名字我沒聽過。」

「我想他昨天可能來過這裡。」

「來幹嘛？」

雷基想不出好說法。「我想，是來找工作的吧。」

「我們這裡請的都是挖掘工，他要找這種工作？」

「有可能。」

桑格把兩隻手指放在唇上，大聲吹了一下。

穿著橘背心的女子立刻跑過來。

桑格說：「你昨天在這裡見過長得像這傢伙的人嗎？」

「嗯……」

「或是說話像他的？」

「嗯，不知道耶，我又沒聽過……」

「他指的是英國口音。」雷基說。「像我這樣。」

「噢，有。我抓到一個在車與車之間躲躲藏藏的傢伙。」

「嗯哼。」桑格說。「那是他找工作的方式嗎？」

「我看不是。他說他在追一個肇事逃逸的駕駛之類的，我猜那是藉口，就把他攆了出去。」

「對，應該就是藉口。」桑格狠狠瞪雷基一眼，向警衛說：「對這傢伙也用一樣的處理方式。」

雷基說：「耽誤你不少時間，非常感謝。」然後讓警衛押著出了柵門。

這是個燠熱的下午，雷基出了一身汗，他回到計程車裡，請司機載他回洛杉磯市中心。

7

雷基回到洛杉磯市中心，住進波納凡徹大飯店。這裡距離奈吉住過的羅斯福阿姆斯旅館不到一哩路，卻像兩個世界。寬敞大廳裡的櫃檯接待人員看見雷基額頭上的傷，告訴他旅館員工中有具合格執照的護士，語氣裡的懷疑多過於關心。

「我沒事。」雷基說。「只要給我阿斯匹靈和冰塊就好，如果你們有這些東西的話。」

櫃檯人員說，這些他們都有，而且還可以幫他辦支美國手機。

雷基搭乘玻璃電梯上了二十幾層樓。

然後他坐進一張舒服的椅子，頭上敷著冰袋，手邊放著一杯波特酒。

歷經不舒適的長途飛行和轉機，超過三十六小時沒睡到什麼覺，此刻時差和酒精的力量遠強過頭上的疼痛，他沒打算睡，卻睡著了。

然後他突然醒了過來，旅館電話在響。

他接起來。

是溫伯利。

雷基問：「現在幾點？」

「我這邊剛過早上八點。」溫伯利愉快地說。「不知道你那邊是哪個時區？希望沒把你吵醒。」

「沒有。」雷基清楚得很，溫伯利肯定算準了時間在美國的午夜過後打來。

「希斯，你是去度假嗎？」

「是的。」雷基答話的口氣很緊繃。

「你去度假應該要告訴我一聲啊，要不是我跟布凌克女士要到這支電話，差點就沒辦法通知你，我們要對令弟發布通緝令了。」

「以什麼證據？」

「案發前的星期五，他們兩人……歐克和令弟……似乎在令弟辦公室裡發生過爭執。」

「爲什麼事爭執？」

「我還希望你能告訴我呢，希斯。」

雷基心想，那應該就是歐克在電梯裡提到的事，根本不可能成爲殺人動機，他一時間有種衝動，想向溫伯利說明一切，告訴他歐克只不過想勸奈吉專心辦正事，而奈吉執迷於一封由某女孩寫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信。

不過就只是那樣而已。

嗯，也許用「執迷」二字不太妥當。

「希斯，你還在嗎？」溫伯利說。

「這事我幫不上忙。」雷基說。「而且只憑這點證據就發布通緝，也太草率了。」

「我們知道他們吵得很大聲，外頭的人都聽到了。不管他們爲什麼事吵架，總之我們知道他們吵過，而且凶器上有他的指紋。」

「奈吉辦公室裡的東西上有奈吉的指紋？那哪能當證據？」

「我的證據足夠。」溫伯利語氣中的喜悅消失無蹤。「要幫令弟的忙，就幫我聯絡上他。」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哪裡。」雷基說。

「我想你一定會有他消息，到時候務必讓我們知道。」

「我會記得。」雷基說。

「那麼，好好度假吧。」溫伯利說。「我會跟你保持聯絡。」他掛斷了。

雷基坐在椅子上，舉杯把最後一口波特酒喝掉。

他必須從溫伯利的觀點來看這整件事，如果他知道得跟雷基一樣多，一定會這麼想：奈吉一直浸淫在那些信件裡，歐克星期一又爲了某些瑣事再度嚴厲責備他（這一段雷基光用想的就覺得討厭，他感到不爽的程度並不亞於奈吉本人），奈吉終於在一時衝動下採取了暴力行動，舉起雷明頓以印地安人獵野牛爲主題的青銅作品，用力敲破了歐克的頭。

不可能，這一點道理也沒有。奈吉做不出這種事，他根本就不是衝動的人。

好吧，也許在某些情況之下他也會衝動，可是他這輩子從未使用暴力。在雷基的記

憶裡，奈吉就連在學校也從沒打過架。

不過他當然沒空也沒精神跟別人打架，成長過程中，他們兩兄弟忙著跟彼此打架都來不及了。

但那不算。兄弟之間打來打去是一種對話方式，某些程度輕微的暴力行爲能夠消除隔閡，增進親暱，只適用於親人，對外人不適用。

雷基摸摸頭上那個弟弟八歲時用板球拍留下的腫塊，至今未消，但他還是堅持原先預設的前提：奈吉做不出這種事來。

對此深信不疑使得事情較爲單純，不必憂心奈吉是否有罪，只要煩惱怎麼去證明他無罪就好。

旅館電話再度響起。

雷基接起電話，是櫃檯打來的，大廳有一份給雷基的傳眞。

「傳眞？」

「是的，先生。上頭還標示著『急件』。」

「是誰……」

「你說過，如果有個叫奈吉．希斯的人想跟你聯絡的話……」

「快送上來。」

櫃檯人員遵命照辦。於是五分鐘後，雷基就站在房裡盯著弟弟傳來的消息。

「凌晨兩點在第二街街底等我。奈吉。」

該死，竟然約他半夜兩點在街上見面。

爲什麼奈吉就是學不會在身上帶支手機？

雷基拿起外套，下樓，運氣不錯，旅館門口就有計程車。

那段路程略長於一哩，計程車開到第二街街底的時候，離約定時間還有五分鐘。

這條路雷基白天來過，南邊遠處是河床邊的圍欄，東邊就是雷基滾下樓梯那棟公寓。

計程車在最後一盞昏黃街燈旁停下，司機顯然對這一帶不甚有好感，放他下車之後立即駛離。

雷基在角落站了一會兒，街上沒別的車經過，也沒行人，甚至沒有任何窗戶亮著燈。

倫敦某些做非法買賣的場所就是這個樣子。

彷彿要印證雷基的想法似的，洛城的黑白警車正巧巡過隔壁街區。

雷基靜候片刻，警車沒巡過來。

他看看手錶，現在已經超過五分鐘了，奈吉仍不見蹤影。

鄰街某處有狗狂吠。

他抬頭看看路標，沒錯，這是第二街沒錯。

雷基向西南方望了望，嗯，他所站的地方精確來說不太算是第二街底，第二街眞正的底端應該是在圍欄旁邊，還差五十碼左右，在天橋的陰影底下。雖然應該不用那麼講

究，但雷基還是向那邊走了過去。

走著走著，他看見了一些站在稍遠處看不見的細節，他看見一些破酒瓶，看見報紙讓微風吹動，看見幾個冰箱大小的攤平紙箱，看見拆解下來的汽車後座座椅靠在混凝土橋墩上。

街底有個相當大的洞，就在鐵絲網圍欄下面。風吹過的時候送來一股食物壞掉和屎尿的臭味。

選在這裡碰面眞怪，即使是奈吉約的，也怪。

雷基本想掉頭走回街角，但忽然看見橋墩處那汽車座椅旁邊有東西在動。

是風吹的吧，應該是，但他還是走了過去。

走到旁邊就看清了，是一個綠色塑膠袋，那塑膠袋蓋在一個裝破爛的購物推車上頭，它給購物車的商家標誌勾住了，隨風微微拍動。

不知道哪裡有點不太對勁，也許是塑膠袋拍動的聲音。

雷基伸手想把塑膠袋拉掉，指尖觸到了某種東西，讓他立刻縮手跳開。

在那深綠色塑膠袋陰影下的，是一張蒼白的人臉。

這一回和上次在明亮的辦公室裡發現歐克屍體不一樣，大大不同。

雷基用胳臂撐在混凝土牆上穩住自己，勉強深吸一口氣，定睛再看。

不，不是奈吉，不是。

他還沒完全領悟這點，就聽見幾碼之外有緊急煞車聲，接著美國警車警笛的聲音就

在四下裡迴響。

雷基抬起頭，迎面而來的是巡邏車的強力閃光，一瞬間他除了強光什麼也看不見，直覺地舉手去擋。

「不許動！」

雷基沒動，他聽見車門用力甩上，有一名警察走上前來。

雷基心想，那名警察走近幾步以後應該會有進一步的反應。果然不錯，他大喊：「不許動！不許動！不許動！」他大概是看見了屍體。「不許動！把雙手放在牆上！」

雷基一動也沒動，他聽得出那警察有多激動，也在強光下看見一個非常年輕的警察掏出了左輪槍。

雷基想想還是問清楚比較好，於是大聲請教這兩句聽起來明顯矛盾的指示他該先做那一項。「把手放在牆上。」那聲音重述一遍。他小心翼翼舉起右手，放到牆上的左手旁邊，整個過程都盡量讓警車那邊的人能看得清清楚楚。

過程中地上有些東西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剛才差一點踩到，而且他很清楚那是什麼。

有人把聰明豆撒在地上。綠色、藍色、黃色，還有紅色外殼的巧克力豆，有幾顆就在雷基所站之處，離推車裡的屍體僅數呎而已。

在強光照射下，它們閃閃發光。

雷基移動雙腳，想把它們踢到不顯眼的地方。

那警察又喊：「不許動！」這回聲音至少高了八度，雷基希望那拔槍的警察千萬別出錯。

總算，有人走上前來把雷基雙手拉下銬上。

警察推著他上車，途中雷基努力回頭望了一眼。

他們已經把垃圾袋拉開，雷基看見了他身上穿的衣服。

他認出來了。雖然認不出那人的五官，但那件雙色夾克他不會看錯，死者就是出現在瑪拉家樓梯上的那個男人。

警察壓著雷基的頭，讓他坐進警車後座。雷基說：「我剛正想打電話報警呢。」

8

洛城警局裡，雷基呆若木雞，讓相機拍完正面，又向右轉拍側面。從前他看見新聞上那些通緝犯的檔案照，總是納悶，爲什麼他們一個個看起來都很陰沉，一副有罪的樣子。現在他才知道，有沒有罪雖不一定，但鬱悶的表情是免不了的。

穿著制服幫他拍照的人完全公事公辦，就好像雷基只是來領駕照。而雷基的腎上腺素卻到這時候才急速升高，讓他比剛剛讓人用槍指著的時候還緊張。

他被帶進一個有整面暗玻璃的小房間，腳趾對齊黃線站好，屋裡還有另外四人和他並肩站成一排，面對玻璃。他依照指示把剛剛拍照的動作再重複一次。

如果養狗那女子在玻璃另一頭，肯定能輕而易舉地指認。另外四個人長得跟他一點也不像，其中一個穿著警鞋。跟雷基身高相差在兩吋以內的只有一個人。那條該死的大狗害雷基受的傷還清清楚楚留在他額頭上。

過了一會兒，玻璃後頭的人下達指令。

「一號，說話。」

沒人吭聲。

那聲音又說：「一號，說『你們有沒有伯爵茶』！」

這問題聽來並不樂觀，雷基來到洛杉磯以後沒說過這種話，印象中他好像從來沒說過這種話……可是奈吉可能會。

他轉頭去看左邊第一位，那人看著他聳聳肩。再看最右邊穿著警鞋的那個，他臉上露出緊張又挫敗的表情，直視前方，不發一語。

那聲音又說：「一號，能不能請你說……」

「沒人知道我們之中誰是一號。」雷基說。

這句話引起了某種騷動。對講機劈啪作響，然後雷基被指定向前一步，瞪著玻璃看了幾秒鐘，再退回原位。

如果有人也奉命做同樣的動作，他會覺得好過些，可惜沒有。側門打開，除了雷基之外，大家都獲准離開。

只有雷基被帶到另一個房間去見曼多薩和雷諾茲兩位探員。曼多薩探員頭髮灰白，年約六十。雷諾茲比曼多薩年輕十幾歲，卻重上大約五十磅。

他們讓雷基在桌邊坐下，曼多薩坐他對面，正在研究他的護照。

曼多薩問，「雷基，你住哪裡？」

「謝德泰晤士街九號。我剛只聽見你的姓，沒聽見你的名。」

「你來美國是工作還是來玩……希斯先生？」

雷基說他是來休閒娛樂的，他沒準備，一時想不出什麼與工作上有關的理由，隨便亂講絕對經不起細查。

曼多薩說：「你應該先向觀光局打聽一下。據我所知，河道附近並沒有什麼可供休閒娛樂的事物，除非，當然啦，除非你有興趣購買某些非法玩意，那一帶的這類買賣讓我們很傷腦筋。希斯先生，你去那裡是想買點化學消遣嗎？」

「不是。」

雷基在考慮要不要提奈吉的事。他一方面擔心奈吉的安危，不知道他爲什麼約好了卻沒出現，另一方面地上的聰明豆又讓他擔心奈吉和那具又濕又冷的屍體會不會有什麼關係。

「你看起來不太自在啊，希斯先生，有沒有什麼理由讓你覺得應該要請律師到場呢？」

「用不著，我自己就是律師。」曼多薩微微挑起一邊眉毛，身體往後坐深些，另一名探員露出一臉假笑。

兩個警察都沒半點怯意，眞令人失望。

「那很好。」曼多薩說。「雖然只有笨蛋才會當自己的辯護人，但不打電話就省了二十五分錢。其實目前爲止你並沒被起訴，能不能跟我們說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在散步的時候，突然有人用槍指著我上我手銬，我想這些你們都已經知道了。」

「我們是在屍體旁邊發現你的，而且那是一起謀殺案。」曼多薩冷冷地說。

「如果在你們的法律裡發現屍體也有罪的話，就控告我好了。但據我所知，法律裡

並沒這一條。」

「證人憑聲音指認了你。」

「指認我什麼？」

曼多薩沒有回答，只表現出充沛的自信，向後靠在椅背上，把雙手放在頭後面，望著雷基，一副在對他品頭論足的樣子。

雷基也以同樣的眼神回敬，他覺得對方應該只是在裝腔作勢。就算如他所說，聲音很像，外貌也一定不符。

即使是在英國，陌生人也常分不清他和奈吉的聲音。

最好還是避開這個話題。

「我什麼也沒做。」雷基說。「你已經安排過指認，而你的證人並沒指認我，否則你早就逮捕我了。所以，我想我應該可以自由離開。」

他起身伸手去拿桌上的護照。

曼多薩一把拿走護照，說：「如果對你來說沒有差別的話，離境之前護照可以由我們保管。」

「不，我要帶在身上。」

「我猜你對美國警方的程序並不怎麼熟悉，希斯先生。」

「我知道你沒拿到法院的命令就不能扣留我的護照。」雷基其實沒有把握，只能希望真是這樣。

「當然。」曼多薩微笑將護照遞回。「可是等你打算離開這個城市的時候，請務必先打個電話給我。」

9

雷基睡眠不足又沒刮鬍子，慘兮兮離開警局。

現在有兩起謀殺案了。兩邊的警方目前還沒取得聯繫，但曼多薩此刻很可能就正在聯絡蘇格蘭場。

不知道公權力會將罪責平均分配，像母親分餅乾那樣，一片給奈吉，一片給雷基，還是全歸給其中一人。兩種狀況都很有可能。

雷基在這兩起案件中看見一個共通之處，就是那年輕女子。信是她寫的，而且她顯然認得第二名死者。

他搭計程車回到瑪拉住的公寓。若想從她那裡得到資訊，就得比警方快一步。

他爬上樓梯，敲昨天敲過的門。

沒有回應。

他再敲，還是沒有回應。

她大概是出門遛狗了，要不然雷基應該會聽見狗衝到門邊的聲音。她會回來的，畢竟，帶著條一百五十磅的聖伯納犬，她也沒太多地方可去。

雷基下樓過街，去那家拚了命也要開下去的喬家小館等她。

他走過工地的厚夾板，踩到幾包灌漿用的水泥，灰色的粉塵揚起，沾在他身上，隨

他進了咖啡店。

店裡有幾張芥茉色的塑膠皮沙發，亞麻油地氈上咖啡色斑痕點點，頭頂上風扇緩緩轉著，無力抵擋炎炎熱浪。

近處牆上掛滿簽名照，大概都是些演員、導演、製作人之類的名人，雷基全都不認得，只能猜想。從領帶型式看起來，有些照片在這兒已經掛了許多年。有一、兩張雷基覺得挺面熟，不知何時何地見過，他想就算當地人也認不出照片上所有的人吧。

服務生是位五十歲左右的豐滿婦人，穿著紅白細格洋裝，快步從櫃檯後走出來。

「請隨便坐，你愛坐哪裡都行。」她想說得像給他特權，但誰都看得出來這特權並沒必要。

雷基說：「這些人我應該都認得嗎？他們很有名嗎？」

「什麼？誰？噢，牆上那些啊？」她微笑搖搖頭。「那些相片裡的人是誰，我一個也不知道。大部分都是打從開店那天就掛在那裡的。」

「演員？」

「反正都是搞電影的吧，我猜。」她聳聳肩。「誰曉得他們現在在幹什麼。」

這裡的裝潢看起來打算在尖峰時段容納五十位左右的客人，從店齡看來，也確實有過榮景，只可惜現在就連今天這種週末的黃金時段都是空的。

在這種店吃早餐是不智的行爲，但雷基只是要等人，所以還好。他選靠窗的位子坐下，可以清楚看見瑪拉那棟公寓的入口。

服務生拿一個玻璃壺過來，往雷基的杯子裡倒了些黑色的濃稠液體。沒有好茶的時候，雷基寧可喝咖啡，就算美式咖啡也沒有關係，可是這東西看起來太危險。

「不曉得……」他說，「你們有沒有伯爵茶？」他突然住口，因爲那女人突然瞪大眼睛看他，還後退一步。他很快明白過來。

「是你！」

「不，不是我。」雷基說。「我這輩子從沒來過這裡。」

「你是警察局裡那個人！」

「對，可是……」

「你敢再動一下我就打電話叫警察。」

「我沒動。」雷基說。「你想想，對，我是警局裡那個人，因爲你沒指認我，他們才會讓我離開，所以我們是朋友，不是嗎？」

「可是我告訴他們，你說話跟那人一樣。」她說。

「看起來也一樣嗎？」

她冷靜些了，向前一步近看他。

「下巴線條是一樣的，可是你之前沒這麼高，而且……」

那一定是奈吉，雷基心裡有數，卻不吭聲。

「……你之前頭髮沒這麼少。」

對於這點雷基很想反駁，但想想還是算了。

「你什麼時候看見我的？我是說，那個比較矮、頭髮比較多的我？」

她說昨天下午他就坐在這個位子上，前天也是。她對他印象深刻，因爲雖然店裡沒有伯爵茶，他小費還是給得很大方。

這時雷基突然說要結帳，因爲他從咖啡店的窗戶看見聖伯納犬出現在街角，頸上拴著狗繩，拖著牠迷人的主人向前跑。

雷基多付了一些錢，快步過街。

瑪拉剛要上樓他就趕到，聖伯納犬轉身面對他，狗繩扯得瑪拉也不得不轉過身來。

雷基說：「拜託，我沒有惡意，如果不信任我，請跟我到對面咖啡店談，這樣就有別人在場，好嗎？如果想帶狗一起，也可以。」

她看看雷基，又朝街道兩頭望了望，再看看雷基，眼中仍有疑惑，但已經開始考慮。

她問：「你想要什麼？」

「我非得找到我弟弟不可。他跑來是因爲擔心你有麻煩，但現在……」

「現在怎樣？」

「現在有麻煩的是他了。」

她拉著狗繩，猶豫不決。「什麼樣的麻煩？」

「嗯，我不確定細節有沒有那麼重要。」雷基說。

「跟我說個大概。」她說。「是攸關生死，還是停車券之類的小事？」

「他失蹤了。」雷基說。這部分是真的，但不能把所有的事都告訴她。

瑪拉仔細看他。狗兒靠著她腿站，也看他看得很仔細。

好一會兒她才說：「他們的咖啡太糟，你上樓來吧。」

她轉身上樓，狗兒衝到前面拖著她走，雷基只好兩、三階併作一階隨後跟上。

門一打開，雷基立刻聞到松節油、顏料和帆布的味道。最大的窗戶旁邊放了畫架，畫中描繪的是一棟黃色的木造房屋，薄暮中有個小孩在盪鞦韆，還有棵大大的胡椒樹，垂著一串串紅色果實和青翠的葉子。

瑪拉見他注意到那幅畫，說：「我在畫廊工作，可是老闆不肯展我的作品，她說我不能老是只畫自己的家。那是我小時候住的房子，也是我最後一張關於家的作品，所以你要買要快，等我成名就貴了喔。」

「買房子還是畫？」雷基問。

「當然是畫啦，我跟我媽幾年前就迫不得已把房子賣了。不過如果你真有興趣，上星期我開車經過，看見那房子又在出售中了。我差點忍不住想進去看看。」

「重訪快樂童年回憶？」雷基說。

「是啊。」她說。「大部分是快樂的。想坐的話請坐。」

硬木地板上鋪著一條彩色的編結棉毯，小桌子配著藤編椅背的椅子，還有一張看起來很舒服的沙發。可是聖伯納犬跳上了沙發，雷基只得安分另挑一把沒那麼舒服的椅子坐下。

雷基環顧屋內，沒發現半點喪友之痛的痕跡，她臉上也沒異樣，所以若不是她還沒聽說，就是那人對她並無意義。

「他完全是個陌生人。」她說。

「誰？」雷基問。

她有點困惑地望著雷基。「你說是你弟弟的那個人啊。我完全不認得他，也不懂他在說些什麼，所以就把他趕走了。事情大致就是這樣。要不要喝點水？」

雷基說好。他知道她希望他坐著別動，但他還是起身隨她進了廚房，穆奇也跟進去，用壯碩的身體把雷基和瑪拉隔開，並且在瑪拉開冰箱時成功地把他夾在牠和流理台之間動彈不得。

這廚房很窄，但十分乾淨。

廚房裡有一扇上下開啓的窗，原本關著，現在瑪拉將它打開，窗外是生鏽的消防逃生陽台，旁邊是條窄巷，對面有間廢棄倉庫。

穆奇此刻不再緊盯雷基，飯已經準備好了，放在地上，牠湊過去準備開動。

「我弟弟究竟跟你說了什麼？」雷基問。

她仔細看了雷基好一會兒，才下定決心告訴他。「他問起某些信的事。」她遞給他一瓶水。「老實說，他看起來像是正派的好人，可是竟然問我上個月有沒有寫信給夏洛克．福爾摩斯。」她露出自我防衛的表情。「我又不是笨蛋。我不會熬夜等聖誕老公公，也不會寫信給虛構小說裡的人。」

「可是也許，當你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也會熬夜等聖誕老公公吧？」

她望著他想了一下，點點頭。

「對。」她說。「我八歲的時候還不懂事。我是說，我書看得很多，但你知道，那不表示我真的了解這個世界。當時我實在急到不知道該怎麼辦，才會寫信給夏洛克．福爾摩斯。」

「你就只在八歲的時候寫過那一封而已，最近沒再寫過？」

「當然啊，現在的我怎麼可能會寫這種信？」

「說得也是。」雷基說。「我弟弟還跟你說了些什麼？」

「我沒給他機會說太多話。」

「你確定沒別的了？這樣怎能幫我找到我弟弟？」

「你們也沒幫我找到我爸啊！」她情緒一時失控，很快又恢復正常。「我是說，當初不管是誰收到我的信，都沒幫我。警察也不盡責。」

「在你八歲的時候看起來也許是這樣。」雷基說。「但我相信警方一定盡了全力……」

「我相信你一定不明白自己在說什麼。」瑪拉激動地說。「一開始他們說要等，然後又說他一定是喝醉酒在某處睡著了，最後竟然說他在聖塔安妮塔賭馬輸錢跑掉了。」

「對不起，」雷基說，「我不是有意要……」

「是，沒錯，他會喝點小酒，有時候也會賭馬。可是我吃午餐會配紅酒……嗯，有

時候啦，而且買過一次樂透，那是不是說如果有天我失蹤了，大家就不用找我？」

「絕對有人會去找『你』！」雷基說完這話立刻後悔，希望自己沒說，或至少別那麼強調那個字。

她瞇起眼睛，抬起下巴。

雷基趕緊接著說：「現在重點是，奈吉是爲你的信跑來的。如果我知道你究竟寫了些什麼，應該會比較知道要怎麼找他。」

「那何必問我？信不是在你們那裡嗎？」

「老實說，信不見了，你附在信封裡的東西也不見了。當初你信裡有附件，是吧？」

瑪拉頓了一下才說：「對，有樣東西我一併寄了過去。」

「如果能拿到那樣東西的話，我想我就能知道我弟弟在哪兒，至少能搞清楚他打算幹嘛。」

雷基說這話時湊得很近，眼睛直視瑪拉。瑪拉也直視他。

她說：「你值得信賴嗎？」

「是的。」

她還在評估他的可信度。

「你們長得確實像一家人。」她說。「但你沒有你弟那種眼睛。」

她起身走到瓦斯壁爐旁，把檯子上的相框和幾本舊書移開，找出一個錫盒，然後回

來盤起一條腿坐下，聖伯納犬舒服地把頭靠在她膝上。

她把盒子放在她和雷基中間，打開盒蓋。

她在盒子裡翻找的時候，他傾身向前，看見裡頭有張行照、幾張票根、一個小小的金色蝴蝶別針，還有……

她突然住手，然後又從頭再翻一遍，非常仔細地翻過每一張卡片、票根、像是小詩的手寫紙條，直到全部翻完爲止。

她望向雷基，雷基在她眼裡看見由衷的驚訝。

她說：「不見了。」

「你確定？」

「當然確定。」她有點生氣，把盒子抱到腿上，困惑地盯著它看，然後丟給雷基一個責問的眼神。

「我才剛來，不是我拿的。」雷基說。「到底掉了什麼？」

「你問我要的東西啊。」她說。

她起身走到窗邊。「那天我父親在書房，我跑進去。他正在看一些很薄很薄的紙，滿桌滿地到處都是那種紙。我想要他跟我玩，就坐下來用蠟筆在紙上畫畫，他非常生氣，說那些紙張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然後就把它們收進書桌最下面的抽屜裡。」

「你記得可眞清楚。」

「當然，我當時認爲那就是他離開的原因。」

她沉默片刻，又繼續說：「他失蹤後，我影印了整份文件。我走了好遠的路去文具店，還花了好多錢。回來以後我就……你要了解，那時候我還不到八歲，看很多書，多半是小說，而且……」

「我了解。」雷基說。

「我寫信給夏洛克．福爾摩斯，信裡附了一份影印的文件，另一份影本就收在這個盒子裡，就放在這裡，不可能搞丟的啊。」

「有沒有別人能進你公寓？好比說男朋友或是……」

她說：「不關你事。」然後又說：「沒有、沒有，誰也進不來。」

「有沒有人闖過空門？」

「沒有。我是說，我想應該沒有。」

雷基想了一下，他想盡量謹慎處理此事，但好像就只剩下一種可能。

「你那個鄰居……昨天我在樓梯上見過的那個……」

「他怎麼樣？」

「他有沒有來過你家？」

瑪拉看看雷基，又看看窗外，好像要向全世界表達她對此難以置信，然後回頭瞪著雷基。雷基這才發現他措詞不太恰當。

「你是在開玩笑吧？」

「我不是說他和你有什麼關係，我是說，他會不會有機會……」

「聽著，事情是這樣的，那人大約一個月前搬進這棟公寓，然後每天我回來的時候他都站在信箱旁邊等我，說些什麼想要了解眞正的我之類的老套。」

「每次都站在信箱旁邊？」

「嗯，對啊。可是他從來沒收到過信，我看得出來他只是在等我。」

「好跟你搭訕。」

「沒錯。他眞的很老套。」

「那一套有用嗎？」

「沒用啊。但我確實犯過一次錯，只有一次，我讓他進來喝咖啡。結果他還眞的抓緊機會努力了解眞正的我，拚命問我的成長過程，問我父親離開後我的日子有多難過，問我後來有沒有他的消息，問我後來有沒有辦成年禮，問我小時候有什麼東西一直留到現在，還有……」

她突然住嘴，望著盒子，明白過來。

「你把這些東西拿出來給他看？」雷基問。

她點點頭。「我拿外婆的愛爾蘭式墨西哥捲餅食譜給他看的時候，他突然把手放到我腿上，然後……」

有人用力敲門。

「然後我就把他趕出去了。」瑪拉原本還想繼續說，可是敲門聲持續不斷，她只得起身向門走去，穆奇也跟著過去。

盒子就那麼開著放在桌上，雷基湊過去近看，盒底角落有一小片薄薄的影印紙被盒子邊卡住，就好像有人急忙忙扯出某些東西，而這張紙因爲卡住所以給扯破了，留下一塊。

狗兒把頭塞在瑪拉和門之間，發出雷基已經熟悉的低吼。雷基從他坐的位置看不見來者是誰，但聽得很清楚，曼多薩正在向瑪拉作自我介紹。

雷基把那小紙片從盒縫抽出，收進外套口袋，然後起身快步走進廚房，以免曼多薩進門會看見他。

所幸曼多薩沒進門，至少現在還沒進門，而且仍在雷基聽力所及範圍以內。

雷基聽見曼多薩問瑪拉跟她的鄰居熟不熟，他說的鄰居，是一個叫霍華德·法倫的人。

瑪拉說這裡沒人叫霍華德，她鄰居的名字叫做蘭斯，蘭斯·史勞特。

雷基聽見探員說，那是那人演員公會會員證上的名字，但他駕照上的名字是霍華德·法倫。

也就是說，瑪拉的鄰居用的是藝名。

而且是個很爛的藝名[1]。

---

1 這藝名挺可怕的，Lance是長矛，Slaughter是大屠殺。

接著曼多薩低聲說了幾句雷基聽不清楚的話，然後雷基怎麼聽都覺得瑪拉和曼多薩同時沉默了一會兒，只有狗兒開始低聲咆哮。

「我……真的跟他不太熟。」雷基聽見瑪拉說。

雷基屏住呼吸，他想曼多薩現在大概要問瑪拉有沒有見過英國人在附近出沒。但穆奇越叫越大聲，瑪拉要牠別吵，雷基繃緊了神經細聽，曼多薩給她一張名片，要走了。

雷基一直等到聽見腳步聲遠離，才從廚房門後出來。

門還開著，瑪拉依舊站在門邊，她瞪著雷基，穆奇靠在她腿上，像是要保護她。

她問：「你知道這事？」然後用逼問的語氣再說一次：「你知道這件事嗎？」

「知道……什麼事？」雷基竭盡所能用他最無辜的語氣說。

「出去。」她說。「立刻出去。」狗沒叫，只用看兔子的眼神看著他。

雷基盡可能側著身子出了門。

然後那女子用力關門，將門緊緊鎖上。

10

雷基匆匆忙忙下樓，先確認警探的車已經離開，才走出樓梯間。

不知道爲什麼剛剛瑪拉沒讓曼多薩知道他在那裡，但他想現在她應該已經改變主意，正打電話報警，他最好還是別讓人看見他在附近出沒。

他開始後悔沒租車了。

走了四個街區才終於看見一輛計程車。

「去哪裡？」

「等一下。」

雷基用他的新手機打去當地演員公會，用瑪拉鄰居的藝名問出他經紀公司的名稱和地址。

前往那家公司的路上，他伸手從外套口袋拿出在瑪拉盒子裡找到的紙片。

只憑一小角，很難猜出整張紙是做什麼的，可能性太多了。

影印品質不算太好，可是看得出原始文件上印有細細的直線，一欄列出深度，另一欄是手寫記號，包括有化學符號、百分率和其他註記。

頂端角上是日期和一組大寫字母，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首字母縮寫。

雷基打電話回倫敦，找到正準備要下班的布凌克女士。

「我需要你幫忙。」他說。

「沒問題。」

「我會傳眞一份東西給你，應該是類似地質分析的東西，幫我找人問問它到底是什麼，然後盡快打電話告訴我。」

計程車司機幫雷基找到一個可以傳眞的地方，然後載他走拉布瑞亞往北，在日落大道右轉，前往那家經紀公司。

這是雷基第一次到好萊塢，感覺上沒什麼了不起，建築物低於水準，街道很髒。

他們開過兩個街區，停在一棟三層樓的粉紅色灰泥牆房子前面，那房子看起來像三〇年代的產物。入口處標示出一樓有舞蹈教室和演員訓練班，席伯曼經紀公司和另外幾家類似的公司在二樓。

舞蹈教室剛剛下課，穿緊身衣的年輕女孩魚貫而出，有的走到旁邊巷子裡駕車離去，有的趕往同一棟樓裡其他教室上課，其中一、兩位昂首闊步目不斜視走上大道，招來路邊兩名流鶯不懷好意的目光。

雷基進門時，一名身材苗條的年輕女子正好開門出來，她在舞蹈緊身衣外套著褪色牛仔服，高高的顴骨泛著運動後的粉紅光采，耳後的頭髮濕得剛剛好。

當然了，他剛剛在想什麼？這城市的魅力又不在建築上。

兩人錯身時雷基對她微笑，她卻不肯正眼看他，態度就好像知道有個地位在她之下的人在對她笑似的。

這真讓人難受，雷基自從進劍橋念書之後，從來沒人這樣對待過他。

屋內沒有電梯，雷基走樓梯上樓，到了席伯曼經紀公司。辦公室很小，看不出還有裡間或者整間公司就這樣。辦公桌後頭坐著一名女子，回轉椅子面對他，問他有什麼事。他說他想見雷斯利．席伯曼先生。

那女子仔細看了看雷基的臉，然後靠著椅背將他全身上下打量了一遍。

「你這種型的我們已經有一打了。」她說。「可是反正史蒂芬．史匹柏並沒在電話線上等我，所以沒關係，你會什麼特殊才藝嗎？武術？模仿？那種老套的英國腔就不用再裝了。」

「我不是演員，我是來找一個演員的。」

她立刻拉出一張椅子給他坐。「沒問題，告訴我，要找那一類的演員。」

「我要找一個叫蘭斯．史勞特的演員。」

她臭起臉。「蘭斯．史勞特，又名霍華德．法倫，連真人實境秀都不要他。對，我是他經紀人，算是吧。」

「希望你能……」

「我想他恐怕沒空。」她打斷他的話。「可是他沒半點特色啊，同一型的演員我手上還有一打，都比他好。」

「我對別人沒興趣。」

她聳聳肩，沒提出異議，轉身從櫃子上找出演員資料。「我要先把話講清楚，所有

酬勞都由我經手，因爲我是他合法的經紀人，這是標準程序，你了解嗎？」

「當然。」

「好。我之前被他耍過一次。」她把資料夾遞給雷基。「夏天剛開始的時候我幫他找了個事，那對這孩子是個突破性的大好機會。我費了一整年工夫都沒法把他推銷掉，有天某個來自什麼新展望製作公司的人突然打電話來，你聽過這家公司嗎？」

雷基說：「沒聽過。」

「我也沒聽過，這挺怪的。但他們的要求霍華德完全符合，所以我就讓他去面試。他去了，照著劇本唸台詞，當天下午他們回電說他一點也不合適。

「我擔心那孩子沒拿到角色會難過，還特別積極幫他另謀出路，那可眞不容易，因爲他太沒天分啦。最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跑龍套的角色，只要他能記住別開口說話，應該就能演。

「我打電話給他，發現停話了，也沒有語音留言，什麼都沒有。我還心想這孩子八成回老家去了。但兩天後，吃完午飯走出餐廳的時候，我居然看見那卑鄙小人開著一輛嶄新的保時捷在等紅綠燈。我走過去問他怎麼回事，他竟說他用不著經紀人了，說他有了自己的人脈，我問是誰，他沒說。這時候燈號一變，他向我豎起中指，猛按那難聽的保時捷喇叭，揚長而去。

「我知道這什麼意思，意思就是說，霍華德跟新展望製作公司決定踢掉中間人。於是我回來打電話給新展望，然後你猜怎樣？」

「也停話了？」

「沒錯。我原本以爲他們在派洛戴姆製片廠，因爲他車上貼著派洛戴姆的停車證，可是那裡沒人聽過這家公司。」

「派洛戴姆大樓？我去過。」雷基說。他坐著計程車追尋奈吉足跡的時候去過。「就是伯班克那棟玻璃樓？」

「嗯，那是總部，製片廠在它南邊，停車場是共用的。但正如我所說，他們沒聽過叫新展望的公司，我猜可能是某人爲逃稅開的吧。」

雷基打開資料夾，快速翻過照片的部分，看他的履歷。

「他並沒有什麼專業經歷，是吧？」雷基說。

「那還用說，這孩子整份履歷裡最厲害的事蹟是同時端四個盤子。事實上，他們要找的就是完全沒有銀幕經驗的人。」

她伸手把資料夾拿了回去。「我還眞覺得奇怪，你們怎麼會想用他呢？這到底怎麼回事？別跟我扯那些要找新面孔的鬼話，我知道你根本不是負責選角的人，如果你只是想雇人，不會親自跑一趟。」

「沒錯。」雷基說。「我只是幫朋友問問，你那位法倫先生可能兼了份差。」

「兼差？兼哪種差？」經紀人問。

「目前我還不清楚，也許是某種你不願抽佣的差事。總之多謝，麻煩你了。」

「你知道嗎？你聲音很好聽，可以考慮當配音員。」

「希望我不會落到那步田地。」

「不過依我看，你的口音還是做得太重了點，我聽過比較好的。」

「最近聽過類似的口音嗎？」

「沒，否則我一定會記得。」

雷基離開那家公司，搭計程車回到谷地，重訪舊地。

派洛戴姆製片廠和公司大樓分處停車場兩端，製片廠裡有許多方方正正的建築物，還有些木屋和搭建的外景。

入口有警衛亭，警衛正巧被一輛貨車絆住。

雷基一派輕鬆地大步走進去，像是這裡的工作人員似的。

這裡只是片廠，眞正的錢和權應該都在隔壁大樓裡。

雷基發現有間木屋歸塞爾曼製作公司使用，奈吉在羅斯福旅館的第一通電話就是打到這家公司的。

接待櫃檯坐著一位年輕女子，二十五歲左右，曬得很黑，牙齒白得不太像眞的，雷基有點分不清她放電的態度是一種職業性的習慣還是針對他。她身後架上擺滿了劇本，側邊用黑色簽字筆標著劇名。

「塞爾曼先生不在。」她說話像唱歌一樣。「辦公室全部的人都去抗議聖費爾南多大溝了。」

「什麼？」

「就是他們為了建地鐵而在好萊塢挖的那個大怪洞啊，我忘記是哪一條地鐵了，整個峽谷的人都很不高興，你沒聽說？」

「沒。」

「那一定是因為你來自外地。相信我，如果要想受邀參加派對，你一定得反對它。」

「我一定記住。街底那條小水溝呢？也要反對？」

「噢，不用，那條不用，那條大家都支持。我們老闆發過備忘錄，那條沒關係。」

「這樣啊，好的，那我贊成那條小水溝，反對為建地鐵挖的聖費爾南多大溝。」

她看看雷基，想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講俏皮話，然後笑了。

「你有沒有預約？」

「沒有，可是我不一定要跟塞爾曼先生本人談話。」雷基說。「我只是要找人，我要找的人昨天也許來過，他的名字叫做奈吉·希斯。」

年輕女子說她不能透露塞爾曼先生和誰有過約談。

雷基說：「我弟弟恐怕並沒事先預約。」

「你弟弟？嗯……」她靠近一點仔細看了看雷基的臉，好像想起了什麼。「啊，是有那麼個人，講話跟你很像，長得也有點像，只是比較……」她遲疑了一下。

「矮？」雷基說。

「年輕。」她說。

「一點點。」

「嗯哼。好吧，我想我們說的是那個送披薩的，現在想想，平常並不是他在送。」

「他是代班的？」

「顯然是。」

「他要幹嘛？」

「跟其他送披薩的人一樣，就是送披薩呀。不過一開始看起來是有點可疑。」

「怎麼了？」

「我從窗口看見他在停車場裡開車開得超慢，從這頭開到那頭，不知道是要找停車位還是什麼東西，最後才跟其他送披薩的人一樣停在入口處旁邊，跑進來把披薩放在我桌上，然後不等小費就走了。不過至少我們點的東西他沒送錯，一個是加洋蔥的義大利香腸，一個是素食披薩。」

「接下來他做了什麼？」

「那我就被你打敗了，不知道耶，應該是繼續把披薩送完吧，製片廠裡吃披薩的人很多。」

「一定是這樣沒錯。可不可以麻煩你看一下這張單子？」

雷基把奈吉打電話找過的製作公司名單拿給她看。

「如果我想給這製片廠裡所有製作公司送披薩的話，這單子對嗎？」

「如果是要送披薩的話就不對，因爲上頭沒把人家訂的東西寫清楚。」她說。「可

是如果你是要問這間製片廠裡所有公司的名字是不是都在上頭的話，那答案就是『對』。這不是祕密，電話簿裡就查得到。」

雷基謝過那位年輕女子，離開了塞爾曼公司。

回到計程車上，他考慮片刻，打消了一一拜訪每家公司的念頭，因爲他們給的答案八成差不多——奈吉車開得很慢，奈吉拿著披薩跑進來，奈吉離開。這些敘述沒什麼用。

無論如何，此時他手機響了。

是布凌克女士。

「我把那份傳眞拿給國王學院的朋友看了。」她說。

「動作眞快。」雷基說。

「當然。」布凌克女士說。「我做事從不拖延。那張紙應該是某份地質報告的一角。」

「然後？」

「他對那區域不熟，所以只看得出這麼多。但我又查了一下，找到一位在你那邊的專家，帕薩迪納地質學院的羅傑斯教授。他今天可以見你，他說他下午一點有個空檔。」

「現在都過十一點了。」雷基說。

「嗯，之後他整天都不在。據說他是很厲害的專家，而且還沒當學者以前就開了家

第一流的公司，我是從他履歷上看來的。那所學院離你只有十五哩左右。」

雷基說：「好吧。」

計程車順暢通過高速公路，離開洛杉磯市區，向著那座遍布灌木叢的棕綠色山脈駛去。

雷基一下車就覺得空氣又髒又乾，弄得眼睛好痛。

這間學校是棟西班牙式建築，紅瓦屋頂，白色灰泥拱門，還有個光線明亮得刺眼的小廣場。雷基穿越廣場，走到地質科學大樓。

他找了一下辦公室的位置，發現羅傑斯是系主任，雷基一到立刻獲得接見。

羅傑斯年約六十，個子矮小，滿頭白髮，熱忱友善地請他在書桌對面坐下，問雷基有什麼問題，他很願意幫忙。

「我只有一小張破紙片，」雷基說，「可能看不出什麼名堂來。」

羅傑斯降貴紆尊地微微一笑。「還是讓我來判斷比較好吧？畢竟你都大老遠跑來了。」

雷基把他從瑪拉那裡偷來的紙片遞給羅傑斯。

羅傑斯看了一下，露出困惑的神色。「這是從某份地質分析資料上撕下來的，」他說，「你想知道的是這個嗎？」

「這個我猜到了。」雷基說。「可是你眼前這張紙片是二十年前的東西，我想知道的是，現在它還會對任何人有任何重要性嗎？」

「有人跟你說它很重要？」

「不是用說的。」雷基說。

羅傑斯聳聳肩。「看起來沒什麼。」他仔細研究紙片的內容。「有黏土、砂、一層頁岩、一些地下水、一些氣體濃度，都是這區域典型的地質狀態。」

「哪個區域？」

「什麼？」

「這區域是指哪個區域？」

「整個谷區都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南加州任何一處山谷。如果是山區的話，就應該還有一點火成岩層，例如花崗岩。」

羅傑斯把紙片還給雷基，開始收拾自己的文件。

雷基問：「做這個分析的目的會是什麼呢？」

「可能性太多了，所有需要開挖的事情都有可能。」羅傑斯說。「只看這一小張紙片我實在沒辦法判斷，得知道資料來自哪裡，還得看見其餘部分才行。現在呢，我得去參加研討會，如果你願意明天帶完整的資料過來，我就可以幫你。」

「那眞太不好意思了，我很不想再耽誤你寶貴的時間。」

羅傑斯聳聳肩。「小事一樁，就帶過來吧。」

雷基說他也許會來。

但事實上，他一點也不想等那麼久。

他向出口走去，走道右邊是一間實驗室，有個學生正在關閉之前使用的機器，準備離開。雷基在實驗室門口停步，全世界最愛把自己知道的東西告訴別人的就是研究生了。

雷基知道她一定是研究生，因爲她看起來差不多是那個年紀，又一個人在實驗室做事，最關鍵的一點是，她雙眼下方各有一抹疲倦的陰影。

她有短短的棕髮和討人喜歡的臉，從臉色上看得出來，別人全都在海邊曬太陽的時候她仍在室內工作，靠咖啡因和垃圾食物過日子。

他立刻就喜歡上她。

她以爲雷基是等著要用實驗設備的學生，眼睛繼續盯著攝譜儀，頭也不回地說：「我馬上好。」等她看見他以後，發覺不是學生，就問：「你找誰？」

「誰都行，只要能告訴我這是什麼就好。」雷基把紙片拿給她看。

她說：「這是破紙片。」

「謝謝。如果它完整的話，會是什麼？」

「你認真的嗎？這是一份地質分析報告啊。」她接過那張紙，拿近細看。「好舊喔。」

「這種東西通常是用來做什麼的？」

「應該是有人想知道這地方挖開來會是什麼情況。」

「爲什麼呢？挖地基？辦公室？住家？還是……」

「不、不，比那要深，地下隧道吧。拜託，你可別跟我說你是我們這裡的學生。」

雷基承認他不是，問她能不能再多告訴他一些。

她坐回她的實驗椅上。

「嗯，這是一九七六年的，角上的數字代表日期和郡名。」她露出微笑。「好，這個你或許早就知道了。這應該在谷區某處，這邊註記的『費爾南多層組』是指你在這附近找到的黏土組成。確切的地點標在這張紙的另一角上，不過就算看不見，交叉比對一下資料應該也可以查得出來。」

「做這件事我要在哪裡做？」

「這件事你恐怕不能做，因爲你不是這裡的學生啊。我們的資料庫可以回溯很遠，但得有帳號才能用。還是……你是校友？」

「不，我不是。」

「你應該去請教羅傑斯教授，他以前在這個區域做過很多研究，我敢打賭他光用腦子就能看出這是哪裡。」

雷基說：「他不怎麼有空做這件事。」

「噢，對啦，有時候他很忙。你應該慶幸你的論文委員裡沒有他。」

她收拾東西準備離開，可是又停了下來。

她仔細看看雷基，說：「你到底是想要知道什麼？」

「首先，這張紙的其他部分寫了些什麼。」

「我想這我辦得到。現在我得先去上課，教一群大學生岩石是什麼，可是晚上我會在圖書館。」

「如果能找出整份報告的話就太好了。」她笑著說：「別得寸進尺。如果你想把它印出來，請自己買卡。我要怎麼找你？」

雷基掏出名片，寫上旅館電話。「我叫雷基。」

「我叫安。」

「謝謝你，你幫了我很大的忙。」

安笑著說：「對，我是專家。」然後往後撥撥頭髮，走了。雷基看著她的背包在肩上搖來搖去，心中默默懷想起自己的大學時代。

11

雷基的計程車把他載回了波納凡徹大飯店。

他走進大廳，打算叫餐到房裡吃，然後打電話給蘿拉，可惜他連房間都進不了——兩名美國警探站在飯店櫃檯旁邊，雷基發現的時候已經太遲。

「這不正是我們想見的人嗎？」曼多薩在雷基還來不及走到電梯前就趕到他身邊。

「我運氣眞好。」雷基說。「我們會很快談完嗎？還是……我得聯絡大使館？」

「你沒被逮捕。」曼多薩說。「我們只想跟你談談。」

「我們已經談過了。」

「有些消息你可能會想知道。」

「你們願意的話，就跟我一起喝杯咖啡吧。」

很可疑，但多知道點消息早做準備總是好的。

他帶探員前往旅館餐廳，服務生過來告知他們這間餐廳晚餐前不開放，但曼多薩一亮出警徽，他立刻閉嘴去拿咖啡壺。

入座時雷諾茲探員環顧四周，說：「這裡是五星級的吧？在這裡住上一晚，就會用掉我整個假期的預算啊……如果我有度假預算的話。」

「你們說有事要跟我講，請問是什麼事？」

服務生送上咖啡，雷基忍下立刻伸手去接的衝動，不想讓人覺得他口乾舌燥。

「一開始呢，我認爲是你幹的。」曼多薩說。「可是現在你解套了。」

說到這裡他暫時住口，顯然要看雷基反應。

雷基說：「麻煩把糖遞給我好嗎？」

曼多薩說：「想不想知道爲什麼？」

「你想說的話我就聽啊。如果你要我猜的話，可能是搶劫吧。」

「猜錯了。」曼多薩說。「他皮夾還在，錢也還在。不，你之所以能夠解套，是因爲我們有位證人在附近的咖啡店看見某人，時間就在凶殺案發生幾小時前，那人說話跟你很像，但不是你。他是你弟弟。」

雷基沒接話，他知道那證人一定是咖啡店女侍，但他想不出他們是怎麼把奈吉扯進來的。

曼多薩說：「我想你一定能理解我們起初爲什麼會搞錯。我們根據證人描述畫了一張素描，如果不考慮你頭髮較少的話，畫中的人眞是跟你像得不得了。而髮量是可以用假髮改變的。」

「我不需要假髮。」

「沒人在乎這個。重點是，現在狀況已經明朗……」曼多薩停頓一下，顯然是爲做效果。「你應該早點告訴我們你有個弟弟。」

「我不知道你會關心我有哪些家庭成員。」

「而且他在洛杉磯。」

雷基無言以對。

「而且凶殺案前，他在那家咖啡店附近盤桓了兩天。」

「我弟弟是個成年男人，我沒在他身上裝鈴鐺。我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還在倫敦。」

曼多薩沒說話，給自己倒了些咖啡，靠向椅背坐了一會兒，然後才說：「他是家族裡的黑羊吧？是不是？」

「我不懂你意思。」

「噢，你們沒這說法？黑羊的意思是……」

「這該死的說法我懂；我不懂你指的是什麼。」

警探聳聳肩。「你不懂嗎？我是說，你自己算是個相當成功的人，用大部分標準來衡量都是。」

「可惡。」曼多薩的搭檔摸摸雷基的外套衣領。「這種東西我就買不起。」

「手拿開。」雷基說。

雷諾茲把手收了回去，但曼多薩繼續說：「你在劍橋得到最高榮譽，二十四歲就當上出庭律師，三十歲當上御用大律師，那跟我們這邊的資深合夥人意思差不多對吧？大公司合併或收購出問題鬧上法院的時候，就會找你，這賺的錢可多了。」他停頓片刻，又說：「現在遇到的這事你不擅長吧？」

「倒也不至於。」雖然雷基嘴上這麼說，但事實上他已經好多年沒碰凶殺案了。

「嘿，你一個人哪可能每件事都做啊。」曼多薩說。「但在賺錢這檔子事上你並沒畫地自限，除了當冠軍律師，還靠海外擔保賺了不少錢，包括和勞氏保險合作，眞了不起。我敢打賭，你念伊頓的時候當過橄欖球隊隊長之類的吧？」

「之類的。」

「至於令弟……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

警探惺惺作態拿起另一個資料夾。「國王學院念了六年才畢業，靠你的人脈才當上初級律師，一當好幾年，然後出了點小事，就在皮卡迪利圓環崩潰……雖然據我對那地點的認識，若有人在那裡崩潰，別人也不會發現，但總之最後他進了精神病院。」

「什麼？」

「我們又有語言隔閡了？」

「那是巴斯的一家健康療養中心。」

「當然當然，你們稱之爲健康療養中心，我錯了，多謝指正。」

「可以趕快說重點嗎？」

「我正在找動機。方法和機會我都已經有了，有證人在案發地點附近看見你弟弟，凶器也找到了，還有……」

「我弟弟沒有任何武器，他根本不會用槍，我們那裡不許人在家……」

「我說凶器是槍了嗎？」

大家都頓住了。兩名警探充滿期待地望著雷基，雷基也充滿期待地望著他們。最後雷基不得不開口。「好啦，那我問你們好了，那人是怎麼死的？」

「你是說你不知道？」

「我當然不知道。」

曼多薩說：「他喉頭碎了。有人用某樣邊緣圓滑的長型凶器用力攻擊他這個位置。」他用指頭畫過自己的喉嚨。

「我相信你們應該很快就能查出較爲精確的物品敘述。」雷基說。

「像是雨傘握柄。」雷諾茲說。

「雨傘。」曼多薩一邊複述他的話，一邊點頭。「他的頭撞到某處，留下一些傷，但要了他命的，還是那邊緣圓滑像雨傘握柄的東西。」

「洛杉磯沒人帶傘。」雷諾茲自鳴得意地說。「所以我們的凶手一定是外地來的，一定是從某個老是在下雨、人人都帶傘的地方來的。」

「我聽說西雅圖老下雨。」雷基說。

曼多薩說：「不止如此，我還發現了這個。」

他從口袋掏出一個塑膠袋，把幾個圓盤狀的小東西倒在桌上，大部分都壓扁了，但仍有一、兩個完好無缺。

曼多薩說：「這是在犯罪現場找到的，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確定你們會告訴我。」

「我確定不用我說你也知道，這是聰明豆。不是M&M's，不是波奇糖，也不是小賀喜。我個人最喜歡小賀喜，可惜只有聖誕節才吃得到。這聰明豆呢，聽說是種不錯的巧克力糖，美國境內買不到，因爲它用的藍色還是紅色色素被美國的食品暨藥物管理局禁用。也就是說，我們的凶手最近才來自別處，你也許猜得到那是哪裡，是個在7－11買得到聰明豆的地方。」

「7－11是什麼？」

「所以他──或至少某個英國佬，目前就先當是他吧──不光是在那個區域，而且就在犯罪現場。現在就只缺動機了。」

那警探雙手抱胸，身體往後靠向椅背，得意得不得了。

雷基說：「我知道你們一定會把他的動機告訴我。」

「你弟弟對那個女孩子有興趣，那男的擋路，你弟弟不爽，就做掉他。」

「太荒謬了。」

「爲什麼？」

「奈吉非常有運動家風度，不可能做那種事。」

「嗯哼，是喔？我們的罪犯行爲專家認爲這是一名典型的跟蹤狂。」曼多薩說。

「她說：『找找導火線，是某種情緒創傷把他逼到牆角的。』我就去找，也找到了。」

「請開示。」

「偶爾，輸家也會交上好運，超級好運。你弟弟的好運是個女演員，她主要舞台在

倫敦，我猜，雖然我相當肯定在電視上見過她，好像是洗髮精廣告之類的。暗紅色頭髮，白皙皮膚，會讓人想到你剛咬過一口的華盛頓蘋果。她帶他去坎城，影展期間談了場熱情如火的小戀愛，但是回來以後……」

雷基打斷他的話。「你聽誰說的？」

「什麼意思？」

雷基有點猶豫，他說：「我想不出對於這件事你能有什麼消息來源。」

「太陽報啊。」曼多薩說。「還有環球報。」

「太陽報？」

「你在倫敦都不看小報嗎？」

「不看。」雷基說。

「你應該要看，眞的，你應該要看啊，不然怎麼趕得上潮流？我的意思是說，每五篇外星人謀殺黛妃的新聞之間，總夾雜著一篇還有一絲眞實性的八卦吧。當然，你弟弟絕不會是人家會想報導的對象，但那位女士不一樣。雖然只有幾行『誰跟誰在哪裡幹嘛』，但那也就夠了。」

雷基無言以對。

「總之，」曼德撒說，「有趣的部分不在這裡，有趣的部分在於這戀愛怎麼結束。回倫敦以後，她在一星期內就把他甩了，原因不明，但這應該就是那個關鍵的創傷事件。他辭掉工作，混了一陣子，然後努力想重回職場，可惜結果卻把那個可憐的肯特女

孩嚇壞了，跑去律師公會投訴，接著又發生皮卡迪利圓環事件，於是他只好去精神病院渡長假。你要說那是健康療養中心也可以啦，你愛怎麼稱呼它都行。」

「胡說八道！」雷基並不想表現得這麼激動，但他忍不住。

曼多薩說：「你的意思是說，這些全都不是事實？」

「我的意思是說，你所謂的事實有誤。而且就算沒錯，意義也跟你以為的不同。」

「你是說，那些不是眞的，而且就算是眞的，也不算數？嗯哼，我想大西洋兩岸律師的邏輯都一樣。」

「發生在肯特的事情，只不過是我弟弟想要把律師費退給人家。」

「你說什麼？」

「他打贏了官司，可是覺得正義未得彰顯，他不是在追那女孩，是想把他賺來的錢交給她們家的人，作爲某種補償。」

曼多薩和雷諾茲先是面面相覷，然後一起望向雷基。

「我要收回剛剛的話。」曼多薩給逗笑了。「大西洋兩岸的律師大不相同。但我還是認爲他殺了法倫先生，因爲他讓住在那裡的年輕女子迷住了。」

「這件事你也搞錯了。」

「好，你愛說笑我愛聽。如果他不是跟蹤狂，那他到底在幹嘛？」

雷基發覺自己戰略錯誤，多說多錯。可是曼多薩一直數落奈吉，惹毛了他，現在話已出口，後悔莫及，只能看是要讓曼多薩從他話裡一點一滴慢慢推敲出事實，還是把全

部的事實一口氣和盤托出。

「他來這裡是爲了回應一封信。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寫過一封信給夏洛克．福爾摩斯，那地址現在是我租的，所以信也歸我收，奈吉負責回信。他看了那封信才會跑到這裡來。」

曼多薩和雷諾茲再度面面相覷。

雷諾茲說：「噢，這也太扯了。」

曼多薩再度望向雷基，這一回笑得比剛剛更厲害。「你是說，你弟弟以爲他是夏洛克．福爾摩斯？」

「當然不是。」雷基說。「我是說他看了她的信，認爲她有麻煩，才會跑到這裡來，想要幫她。」

「你是說他『推論』出了這個結果？」雷諾茲朝曼多薩眨眨眼。「夏洛克．福爾摩斯辦事總是用推論的對吧？」

曼多薩微笑起身。

「你爲了救弟弟，編什麼謊都行。」他對雷基說。「可是依我猜，就算你現在眞的不知道你弟弟在哪裡，也很快就會知道。等到他跟你聯絡的時候，你要立刻讓我們知道。」

「你是警探，」雷基說，「應該找得到他。」

曼多薩說：「我們會找到的。」

曼多薩的搭檔說：「而且你可以作以下推論：如果你對我們有所隱瞞，那麼就會被當作從犯一併起訴。」說完，他掏出一元紙鈔放在桌上。

「希望這夠付咖啡錢，」他說，「在我平常吃飯的地方是夠了。」

兩人準備離開，曼多薩停步回頭對雷基說：「差點忘了，溫伯利探長要我替他向你問好。」

曼多薩和他的搭檔走了出去。

雷基坐在那裡，非常生氣，可是那兩個警探已經走了，他的怒氣無處發洩。

他站起身來，不搭電梯，帶著滿腔怒火一步三階地爬樓梯跑回房間。

他在窗邊來回踱步，突然想起……沒錯，自從離開倫敦以後他就沒買過傘。奈吉應該也是，說不定他用的是辦公室那把高爾夫大傘。

他停止踱步，神經緊繃地在面對窗戶的皮椅上坐了下來，望著夕陽下廣告看板投在費格羅拉街上的影子發呆，影子漸漸模糊消失，燈光亮起，打在Jordache牛仔褲廣告中身材曼妙的年輕女子身上，而雷基始終坐著沒動，雙手緊緊抓住椅子扶手，努力想將一個念頭逐出腦去：

那個曼多薩說的也許沒錯。

他當然有份，無論律師公會或肯特那女孩，都和他有關，但真正困擾雷基的不是這個。

讓雷基真正感到困擾的是那個引爆一切的事件，那個女演員的事。

因為那個女演員，當然，是蘿拉。

而且雷基知道導致他們分手的人是誰，他從來沒有認眞站在奈吉的立場想過這件事。

直到現在。

現在雷基仔細想想，是奈吉先遇見她的。

奈吉和蘿拉從坎城回來以後，滿懷熱情，沒顧及後果，做了件魯莽的事。他打電話給雷基。

「今晚她要在艾德菲劇院演出，」奈吉說，「你一定要來看看她。」

過了一會兒，奈吉想想不妥，又打電話過去想要取消。當時距離演出時間只剩一小時。

如果雷基接到那通電話，就不會去，可惜太遲了，他已經出發前往戲院。

當天晚上，雷基和奈吉一起坐在前排座位欣賞蘿拉演出，那是他第一次見到蘿拉。

演出結束以後，奈吉要去後台，他沒邀雷基同去，所以雷基就走大廳離開，邊走邊想著剛剛見到的那位不平凡的女子。

這個時候，蘿拉人在劇院門口，身邊圍滿了穿禮服的人、花束和閃光燈。奈吉去後台找她，但她早就被公關人員從前門拉到外頭來了。她拍完照正要轉身的時候一下子沒踩好，差點跌倒，雷基扶住她手臂，她幾乎跌進他懷裡。

一開始她紅了臉，輕輕笑了笑，謝謝他，接著問他們是不是曾在哪裡見過。

雷基說：「我想你認識我弟弟。」

當天晚上雷基很晚才到家，發現奈吉曾來電想取消邀請，但來不及了，他已經遇見了蘿拉，散場之後三人共度了好幾個小時。當時在雷基看來，他們共度了一個美好的夜晚。

但對奈吉來說，損害已經造成。

那時候雷基並沒把這事放在心上，但如今回想起來，奈吉早已預見邀哥哥去見那樣一位女子會有怎樣的危險。

奈吉當時就覺得他對他會是種威脅？

如果他眞這麼想，那還眞想對了，因爲結局正是如此，不是嗎？

現在想想，他們兄弟倆從小到大，一輩子都在彼此競爭，小時候有小時候的競爭，長大後有長大後的競爭，但一樣都是和對方在比。

他們最初爭的是運動場上的勝負，後來開始在情場和職場上比試，無論哪一場，最後都是雷基贏。

剛開始雷基得勝還會感到驚喜，小時候奈吉比較會發球，雷基以爲他打壁球永遠打不過奈吉，可是他不但贏了，而且越來越習慣當贏家。奈吉能力並不差，雷基能贏過他，就覺得自己沒有打不倒的人。他面對任何狀況總預測自己會贏，結果就贏。兄弟之間互相較量的結果似乎推而及於世上一切，他處處獲勝。

難道在奈吉身上發生了相反的情況？

涯。

雷基在劇院遇見蘿拉，三個月後，兩人就一同出門度假，而奈吉放棄了他的律師生

如果雷基沒去看戲，沒把蘿拉搶走，這一切是不是就不會發生？

但奈吉本來也就不可能留得住她啊，雷基這麼對自己說，雖然他並不確定事實是否眞的如此。也許他全想錯了，也許全世界就數他最沒本事精確估算他弟弟的長處和弱點。

莫非曼多薩每件事都說對了？

洛杉磯這位年輕女子確實迷人，而奈吉總有些非常之舉，常人難究其理。有沒有可能他因爲苦無方法接近她，才虛構出一個險境，好讓自己能英雄救美？

身上帶著半管聰明豆，這太像是奈吉會做的事了。

該死，幸虧我不是檢察官，雷基心想，太離譜了，這一切都太離譜了。要不是累成這樣，他根本不會去想這麼多，把所有不相干的事情都混在一起，弄得解不開。

他幾乎沒睡到覺，思續亂得像一鍋濃湯。

他得讓腦子清醒一點。他得動起來。

雷基離開房間，回到樓下，走出大廳，來到大街上，激動地大步向南走，穿過黃昏擁擠的市區，穿過街邊買衣服和蔬菜的人群。

過了林蔭大道，車和人都少了些，他進入了瑪拉家附近的倉庫區，到處都是破房子，有幾家充滿前衛藝術氣息的咖啡店，幾家賣便宜美式油膩食物的小店，但主要的建

物還是廢棄倉庫。

他停下腳步。街對角昏黃燈光下有個穿著許多層髒衣服的老婦人，她所有的財產都放在攤平的大紙箱上，拖在身後。

雷基見過這個遊民，是從機場趕來這裡的那次，當時她的東西放在推車裡。現在推車沒了，原因雷基明白，第一次見到她時，她推的那台橘加白色的推車就是後來天橋下裝著屍體的那一台。

雷基過街走到老婦身旁。

她見他走來，微微偏著頭，眼光特意避開，直到發現他不是路過，才抬起頭狐疑地看他。

「你的購物車不見了。」雷基說。「噢，我是說你的推車。」

「它沒有不見，是給人偷了。我想再拿一個，可是超市的人一看到我就把車全部推走。」

「你的推車是在哪裡丟的？」

她瞪他一眼，轉身就走，不想理他。

雷基說：「也許我能幫你。」

她低聲咕噥了兩聲，說的好像是「騙子」之類的，但接著就把地方指給雷基。「在那個大垃圾箱旁邊，在那條巷子裡面。」

她指的那條巷子就在瑪拉住的公寓旁邊。

雷基不辭辛勞走過三個街區，從超市停車場偷出一台新推車，推回來給老婦人。然後快步過街向瑪拉家走去。

經過巷口的時候，他放慢腳步。這條巷子在瑪拉家旁邊，另一條巷子在瑪拉家後面，老婦人指給他看的那個垃圾集中箱就在距離兩巷交口處幾碼之前。裡面的垃圾都快滿出來了，臭得要命。雷基對箱裡的東西沒興趣，低頭猛盯著地上看，緩緩繞著垃圾箱走了一圈。

垃圾箱靠在牆邊，下面是布滿灰塵的柏油路，他在地上發現兩道平行的輪轍，每道寬約半吋，有點模糊但依然可辨，肯定是購物車留下的痕跡。

雷基循著輪跡向前走了幾碼，停在一道防火梯前，輪子的痕跡在此處讓人踩得看不清了。有些小小的深色汙點，像是某種東西滴在這裡乾掉，可能性當然有好幾種，但它很像血跡。

他蹲下去，手肘撐在膝蓋上，仔細看。沒錯，幾乎可以確定是血。

不用嚐。

所以屍體是給塞進推車，推到天橋下去的。無論凶手原本打算把屍體藏好，卻受到打擾，或者根本不在乎它會不會被人找到，他都不想讓人在他殺人的地方發現屍體。

凶殺案就是在這裡或逃生陽台上發生的。

那是瑪拉家的逃生陽台。

雷基看看巷子對面，沒什麼東西，就只有廢棄的倉庫，窗戶都用木板封起來了。事

實上，巷子那一邊的整個街區都荒廢無人使用。

那麼，爲什麼那棟廢棄房屋二樓窗戶會亮著一盞燈？

雷基眨眨眼。毫無疑問，那是盞燈，就在某扇還保持完好的窗戶裡面。

他走出暗處，想看清楚點。

那燈立即關了。

雷基快步往巷子另一頭的大街走去，邊走邊數窗戶，倉庫在巷子這一面並無入口，想找光源他得從大街上進去。

他走到大街的時候停了一下，一對車燈出現在對角街區，他等車過去以後，快步走進那間舊倉庫。

這倉庫現在已經沒有門了，但顯然從前曾被木板封過，現在堆積著許多破瓦殘礫，若非不得已，不會有人想進去。入口處掛著標誌，宣告這棟建築已經充公，嚴禁擅自進入。但那標誌已經生鏽汙損，點二二手槍的彈孔讓它顯得毫無嚇阻能力。

雷基跨過那堆垃圾，走進屋內，立刻讓一股惡臭逼得幾乎無法呼吸，那是股混合著腐敗的食物、壞掉的酒和尿的味道。滿地垃圾間有條窄徑通往樓梯，他回頭先向外深呼吸，然後憋著氣摸黑用最快的速度上樓。

前往二樓途中，他應該沒踩到任何明顯爲屍體的東西，但不太確定有沒有踩到什麼有機體，在這種狀況之下實在無法要求太高。

上到二樓之後，他盡可能讓一舉一動都安靜無聲，無論剛剛關燈的人是誰，除非他

從後門離開，否則就應該還在。

走廊兩頭都很暗，兩邊的門都已殘破瓦解。

相較之下，雷基右手邊那扇門還算完好，關得很嚴。

雷基靜靜貼到門邊，定住不動，如果猜得沒錯，在窗邊窺伺的和殺害瑪拉鄰居的是同個一人。

敲門恐怕不是聰明的做法，雷基伸手去握門把。

「走開。」門內那人說話含混不清，好像喝醉了似的。

既然已經被發現，雷基就打算直接開門，但門鎖轉不動。

「我叫你給我走！」這回那聲音更含糊了。雷基退後一步，姑且一試地用力去踢鎖。

那門應聲而開。

「該死！」門內黑影裡的聲音這回清晰可辨。

「奈吉。」他說。「奈吉，你到底在……」

雷基話只說到這裡，因爲緊接著樓梯上響起一陣騷動，四名警察衝進雷基剛剛踢開的門，一個把雷基逼到牆邊，兩個拿槍指著奈吉，第四個把奈吉銬了起來。這一切動作都在幾秒內就結束。

「我眞希望……」兩人要被押下樓的時候，奈吉對雷基說：「我眞希望你防人跟蹤的本事能和跟蹤人一樣強。」

12

早上八點，在城裡的監獄。

雷基接受曼多薩再次訊問後獲釋，雖然曼多薩威脅說要告他妨礙司法，但他知道他辦不到。

至於奈吉，還關在裡面。

雷基坐在等候區，門打開，先走出一名警衛。

然後奈吉出現了。

除了身穿橘色囚服之外，奈吉看來非常正常。不，不僅正常，他甚至比平日來得沉著冷靜，比平日專注。

他在會客窗邊坐下，隔窗面對雷基。

雷基不知怎的，對於奈吉毫無憔悴之色感到有點生氣。

「可惡，你到底是在想什麼東西？」雷基說。

他指的是半夜約他在天橋下見面的事，但奈吉似乎將此問題作了擴大解釋。他靠向隔開他們的那片玻璃，不想讓警衛聽見，說得好渴切。

「你說得對。」奈吉說。「那天晚上你離開我辦公室以後，我想通了，你是對的。我指的不光是信的事；我指的是所有的事。星期五晚上十點鐘，我怎麼會沒別的事可

幹，只能坐在哥哥公司的辦公室裡，回覆一堆寫給虛構人物的信，還爲一件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在二十年前發生過的事傷腦筋？更別說事件主角是個五千哩外的陌生人了。」

說到這裡，奈吉頓了一下。他說得太有道理，所以雷基完全不想插嘴。

「我知道我這些年來老是一下想這樣、一下想那樣，沒有定性。」奈吉繼續說。「我知道。而且我早該立定志向了。畢竟……你知道的，人不能光靠魅力和外表過一輩子。

「所以那天晚上我決定不再把那些信放在心上，就連讀也不必讀了，只要『打開、放進去、封起來』、『打開、放進去、封起來』，然後丟進籃子裡，星期一自然有人來收。結果不到四十分鐘就做完了，你是對的，歐克也是對的，這根本就是小事一樁。

「星期一早上我很早就到公司，想讓自己在法庭上表現出適當的謙遜形象，整層樓都還暗著，感覺好怪，但老實說，我從沒第一個進公司過，所以平常是怎樣我也不知道。」

「繼續說。」

「我走進辦公室，把燈打開，可是書桌的燈沒亮。我以爲之前下班的時候不小心把插座踢掉了，就把門開大一點，想藉著外面的光看看怎麼回事，然後，我看見了。」

奈吉說這話的態度出乎雷基意料之外。「看見什麼了？」

「檔案櫃下層的抽屜被人硬拉開來，其它抽屜也是打開的。我立刻發現丟了什麼東西。下層抽屜原本是鎖起來的，那封信就放在裡面，現在抽屜被人打開，信不見了，隨

信寄來的附件也不見了。」

奈吉看雷基一眼，以確認他明白此事的重要性，然後繼續說下去。

「事態緊急，我顧不了聽證會，所以留了張紙條給你，然後就……」

「等一下。」

「呃？」

「你就只看見這些？」

「這還不夠嗎？」奈吉看來有些不解。

「就……繼續說吧。」

奈吉說：「我發現信和附件都不見了，知道這代表著什麼，這表示你說的全對，只有一件事錯，就是信的事。那是眞的，不容忽視，而且耽誤不得。我訂了最近的一班飛機，抱歉沒打電話跟你說，你不會了解的，我知道這樣會毀掉聽證會，如果跟你說了，你一定會覺得自己有義務說服我別這麼做，或爲聽證會的事做些什麼，但這些都只是白費工夫，無論如何我非走不可，就是這樣，所以我不告而別。」

「你就這樣離開了辦公室？」

「是啊。」

「你沒把燈開亮，在桌子附近走走看看，確認一下有那些毀損，或者把東西撿起來？」

「沒有。」奈吉有點不高興。「我知道我沒善後，但事有輕重緩急。怎麼了？」

雷基點點頭。「繼續說吧。」

奈吉狐疑地看看雷基，又繼續往下說。

「我到了洛杉磯，並沒魯莽行事，我記得租約上註明了不得與寄件者私下聯絡……」

「是的。」雷基說。「我知道。」

「所以我沒直接找她。」奈吉說。「我在她家對面的咖啡店裡等她，點了三明治咖啡特餐。看見他們所謂的咖啡，我就改要茶，而那茶呢……嗯，你可以想像。但我勉強吞下去了。沒多久我看見那小子出來，在屋子前面徘徊，每間住戶都有自己的信箱，就在大門口。接著路上走過一位年輕女子，我注意到她，因爲她的年紀相當符合那來信的女孩。那個鄰居也很注意她，他一見她走來，立刻躲回樓梯間，然後重新走出來，假裝正要去檢查有沒有信。他很努力想跟她攀談，但她顯然沒有興趣。說眞的，她看起來挺不高興地上樓去了。

「他沒上樓，就站在原處，思考下一步要怎麼做。然後他走到旁邊的巷口，左顧右盼，確定沒人在看他之後，走進巷子裡去。你懂嗎？他就這樣無緣無故走進那條巷子，我眞想不出道理。」

「是啊。」

「我覺得很不妥，爲了要看清楚，我走出咖啡店，過了街，利用停在路邊的車作爲掩護，正想冒險跟進巷子看他在幹嘛的時候，他出來了。

「我壓低身子，躲在一輛休旅車後面。他東張西望，好像很怕被人看見，跳上巷口一輛朋馳，開車走了。

「但那輛車我看得很清楚，我看見上頭有張停車證，上頭寫著『派洛戴姆電影』的字樣。

「然後我就走進巷子裡。果不出我所料，她有個火災用的逃生陽台，他一定是想偷東西，先去觀察地形。我確定。」

「爲什麼？」

「不然還有什麼別的可能？」

「那裡不是有垃圾箱嗎？也許他是去倒垃圾的？」

「是有垃圾箱沒錯，可是他進去的時候兩手空空，而且我在逃生陽台旁邊地上發現怪東西，某種土塊。」

「你認爲在美國的巷子裡面看見泥土很奇怪？」

「要看哪種土。那是黏土，上頭還有斑點……有點像石膏？我不確定。那絕不是你平常會在地上看到的土，而是挖出來的那種，可是巷子裡地上並沒有挖過的痕跡。」

「所以你想那是他從別處踩來的？」

「不是他就是別人。」

「土塊還很新鮮？」

「我不確定。」奈吉似乎有點不爽雷基想到他沒想到的事。「嗯，好吧，那土塊看

起來挺乾的，可是它在那裡很奇怪，而且……」

雷基打斷他。「然後你做了什麼？」

奈吉猶豫了一下，深吸一口氣，然後直視雷基的眼睛說：「我上去找那女孩了。我知道不應該，我知道這樣會害你違約，要是被人發現就會很慘。可是不會有人發現的，而且當時實在事態緊急。」

「好吧。」雷基也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話好說，他自己也做了相同的決定。「結果如何？」

「她不肯理我，說我不走就放狗咬我。」

「噢，我跟牠那條狗很熟，是條大獵犬。」

「牠不是獵犬，是聖伯納犬。」

「好啦，總之是條大狗，奈吉，繼續往下說。」

「我走回咖啡店，繼續監看，直到他們打烊趕我出去爲止。她不理我，我只好退而求其次，調查一下那個鄰居，看看他要幹嘛。我從他住的地方查出他的名字，你相信嗎？他居然叫蘭斯．史勞特。我住進羅斯福阿姆斯旅館，叫了輛計程車去派洛戴姆的停車場，想找他的車，可是他們不讓我進去。」

「你跑去人家地鐵施工的地方又是要幹嘛？」

「就是我跟你說的黏土啊，我在瑪拉家後巷見過，從派洛戴姆出來的時候又見到了，就在那個很大的工地裡，我才下計程車看了一下，就被警衛趕出來，但蘭斯的車不

在那裡。

「所以我先回旅館過夜，第二天早上打電話問遍派拉戴姆製片場，找一個叫做蘭斯·史勞特的演員，毫無所獲，這方法行不通。他們要不根本不理我，要不就是不知道。後來我想出一個主意，混進製片場找他的車。」

「頂尖披薩。」

「對。我向羅斯福阿姆斯旅館打聽，買通一名送貨員讓我代班，然後花半天時間在停車場偵察敵情外帶送披薩，可是既沒發現蘭斯的蹤影，也沒找到他的車。我想不出別的辦法，只好回咖啡店繼續監看她家，可是咖啡店總有打烊的時候，我得另謀一窟。」

「就跑去倉庫？」

「沒別的選擇，只有那裡看得見整條巷子。那地方臭死了，還得付錢給流浪漢才能用他的地盤，但總之當天晚上我就在那兒待著，終究等到那小子回來。三更半夜的，他跟上回一樣走到巷口往裡看，然後拿出一支手機，打給某人，講了一分鐘，然後才回他自己家去。

「倉庫附近沒有公用電話，但向西三個街區之外有間開到很晚的藥局，他們有傳真機。我知道，我應該要弄個手機，可是就算當時我打給你，你也只會要我把這事交給警察，我根本就還沒有什麼能給他們的啊。所以我跑去藥房發傳眞，約你到天橋來，那邊視野比較好，我得繼續監看瑪拉家的逃生陽台。

「等你的時候，我繼續在倉庫監看，從那邊看不太清楚逃生陽台，但看巷口很清

楚。我以為我們碰到面之前不會有事發生。我錯了。凌晨一點半，我看見他從屋子裡走出來，進入巷內。

「這大出我意料之外，雖然我用最快的速度衝出倉庫，但突破垃圾和廢棄物的重重包圍總是需要一些時間，向外移動的過程中我無法同時監看，在我什麼都還看不見的時候……嗯，不該發生的事就都發生了。我不知道會有人殺掉她鄰居，還把他推到我約你碰面的地點。」

「警方認為是你幹的，奈吉，他們認為你是個跟蹤狂，出於嫉妒殺了她鄰居。」

「不可能。」

「而在英國那邊呢，溫伯利認為你用雷明頓的銅像重擊歐克。」

奈吉好像聽不懂。「我的雷明頓雕像？你說重擊歐克是什麼意思？」

「奈吉，我在你辦公室發現了他的屍體。」

奈吉好一會兒才明白過來，看來他原先真的不知道。他激動得差點站了起來。

「你是說有人殺了歐克？」

「對。」

「在我辦公室？」

「對。你走的時候並不知道這事？坐下，警衛在看。」

「雷基，那天早上我走的時候跟歐克在走廊上擦身而過，他還看了一下手錶，作出那種『這種時間你居然會出現』的表情。」

雷基想依此估算一下事件發生的順序，但奈吉突然傾身向前。

他急切地問：「你什麼時候能把我弄出去？」

「就算他們准你保釋，也要等提訊以後吧。」雷基說。「但那是針對天橋下那白癡的事，要是溫伯利開始引渡程序……」

「那我們就不能再等了。」奈吉說。「既然我不能去找瑪拉，你就得去。」

「奈吉，如果警方發現我們之中任何一個跑去……」

「她現在有危險！」

奈吉說著又站了起來，雙手撐在桌上。雷基看見警衛開始向這邊望。

「冷靜點。」他說。「我會去，你坐下。」

「好。」奈吉說。他坐下之後，猶豫一秒。「好。」他又再說了一次。

13

雷基走出監獄，站在門口台階上用手機叫了輛計程車，然後打電話去紐約的旅館找蘿拉。

響了好久才有人接。

是巴克斯頓。

「希斯！聽見你聲音眞開心啊！」

雷基說他要找蘿拉，她很快就接過電話，那表示他們距離很近，顯然同處一室……甚至可能就在同一件家具上。

雷基說：「我打來的不是時候？」

蘿拉說：「怎麼會，爲什麼這麼說？」

「沒爲什麼。」

雷基告訴她，奈吉找著了，天橋下頭有具屍體，而奈吉因此被捕。

他聽見倒抽一口氣的聲音，然後電話那頭停頓半晌。

蘿拉說：「我們要怎麼把你弟弟從監獄弄出來？」

「明天上午提訊。」雷基說。「可是要保他出來有點難。」

「爲什麼？」

「奈吉是外國人，殺人又是重罪。」

「你不能打電話找誰幫個忙嗎？」

雷基沒有立刻回答，他對自己能給的答案有點不好意思。

「沒辦法。」他停了好久才說。「我在這裡不認識半個能幫得上忙的人。」

「噢。」蘿拉說。

又一陣沉默之後，她說：「那我問問羅柏好嗎？他可能比較有影響力。我的意思是說，也許他認得什麼人……」

「不，不要拜託他，我自己會搞定。」

「那好吧。」

接著是一陣尷尬的沉默。

「我得掛電話了。」雷基說。「奈吉交了個任務給我。」

「好，那就這樣吧。」聽起來蘿拉並不失望。「可是你要打電話來讓我了解狀況。」

「當然。」雷基。

雷基掛掉電話，等計程車來接他，然後前往瑪拉住處。他敲敲門，等一會兒，又再敲敲門。

沒人應。

穆奇也沒出聲，所以她應該是出去遛狗了吧。

雷基過馬路去喬家小館等，他叫了早午餐，送上來才知道是雞蛋和香腸。

他坐在桌邊，透過咖啡店的窗戶監看她家，一小時過去，又一小時過去，就這樣過了好久好久，咖啡都在他胃上蝕出一個洞來了，瑪拉依然沒有出現。

手機響了。

是地質學院的安。

「我有新發現。」她說。「可是說起來有點複雜，你能不能過來一趟？」

「我恐怕還得在這裡待上一會兒。能不能先給點提示？」

「嗯……簡單講就是，有地方不對勁。電話裡講不清楚，你得用看的。我晚上有專題研討，在那之前都有空。」

雷基向馬路對面的瑪拉家再望一眼。今天不是假日，又還沒到傍晚，她可能正在她提過的藝廊工作，要再過幾小時才會回家吧。無論她人在哪裡，奈吉都過慮了，有那條一百五十磅的狗保護她，不會有事的。

「我一小時內到你那裡。」他說。

結果沒那麼快，這城市的計程車太少，馬路太擠，早也塞車，午也塞車，想必下班時間又會再塞一次。

又或許它跟倫敦一樣，只有一個塞車時間，就是從黎明到夜半。

終於，雷基抵達學校。安在實驗室裡，坐在電腦終端機前，一邊工作一邊吃東西。

「抱歉讓你久等了。」雷基說。

「要不要分一半？花生醬口味。」

「不用，謝謝。」

「你絕對不會相信我幫你找到什麼，噢，也許你會相信，但我不會。」

「你找到那一頁了？」

「沒，可是見鬼了。」

「什麼意思？」

「你這紙片的這一角上有字首縮寫，顯示它一定是在洛杉磯費爾南多盆地，我們沒有另一角，所以不知道確切地址。可是只要有足夠的資料，就能像比對指紋一樣，在資料庫裡找出同樣的序列。」

「對，結果它在哪裡？」

「把那張椅子拉過來，我讓你看看問題所在。」

雷基照做，看著她在鍵盤上敲了一串數字。

「我輸入的是你紙片上的數值，是序列，要在這地區近二十年來的研究記錄中找出完全符合的一筆。結果，你看。」

雷基看看螢幕。「它說『沒有符合的項目』。」

「對。完全找不到符合的項目。」

「還是很感謝你盡了力幫我，眞可惜我只有這些資料給你。」雷基站起身來。

「什麼？不，你沒弄懂，這不可能啊。這些東西全都有記錄，你這張紙片上的序列

應該能在資料庫裡找到完全符合的項目才對，結果卻沒有。」

雷基坐回椅子上，說：「我們在說的是關於什麼的序列啊？」

「不管你是想在某處鑽地挖地或挖隧道，都需要這些資料，裡面包括地下水位、氣體濃度、地質組成……例如花崗岩、黏土或沙。」

「可是我給你的這些序列和資料庫裡所有的資料都不符？」

「就是這樣。」她說。

「會不會是當初資料輸入的時候有手誤？」

「如果只有一處錯誤，我用進階搜尋還是搜得出來。」她說。「所以肯定有多處不符。」

雷基想了想，說：「也就是說，如果不是有人蓄意在資料庫裡輸入錯誤的資料，就是……」

「就是資料庫沒錯，而你這張紙上的資料是假的。」安說。

「怎麼會有人做這種事？」

她坐進椅子裡，作出一副讓雷基不禁要微笑的權威相，說：「你說說看。」

雷基畢恭畢敬地說：「實在很難看出做一份假原稿能得到什麼好處耶，資料庫裡都已經有記錄了呀。」

「我想也是。」她說。「可是你給我的這個東西不是原稿。起初我沒注意，因爲這種影印紙我從沒見過，太古老了，是二十年前印的吧。」

「沒錯。」雷基說。「可是即便如此，我還是認爲這件事得反過來看，有沒有可能這份影印的資料是正確的，而官方資料庫裡的資料才是假造的呢？會不會有人爲了某些理由而做出這種事？」

她想了一下。「嗯，當然，如果你要這樣假設的話，做這種事的理由可多了。谷區受到高度開發，不管你東轉西轉轉到哪裡，所到之處都跟大量金錢有關，所以，對，我能想出千百個理由，讓人竄改這些資料，只要他相信人家抓不到他。修改這些資料，人家挖東西建東西的地點就可以隨你決定。」

「要改哪些部分呢？我是說，資料要怎麼改，才能影響地點的選擇？」

「如果你希望人家在這裡挖，就要讓他們以爲這裡黏土比較多，水和沼氣比較少。如果你希望人家別在這裡挖，就做相反的事。」

「有辦法知道這地點到底在哪裡嗎？」

「從這麼一點點資料看不出來，你得找到整份資料，而且如果想要人家認眞看待此事，就得要有原稿。原稿上會有兩個簽名，一個是做這份研究的人，另一個是爲這份研究簽字認可的主管。」

「我正在努力找。」雷基說。

「找到以後要告訴我喔。」她邊收拾東西邊說。「說不定會很重要。」

雷基說：「我會的。」

「最後機會。」她揮揮手裡最後一口三明治。

雷基搖搖頭。

「快沒囉、快沒囉，沒了。」說著，她把三明治塞進嘴裡，吃光了。

14

回程雷基遇上了傍晚的塞車時段，回到瑪拉家那條街上的時候，天色將暗。跑去地質學院這一趟在他看來很值得，至少現在他知道當年寄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那封信為什麼可能很重要了。

但他這一趟原本並沒打算去那麼久。他火速付完計程車錢，下車。對街的慈善機構開門放飯了，街區上亮起燈來。瑪拉家燈沒亮，還是暗的，但雷基看得見白色窗簾隨風飄動，廚房的窗開了。他記得那扇窗原本關著。

他快步上樓。

敲敲門，沒人應。再敲，還是一樣。他高聲喊她，依然沒有回應。

他試著開門，門鎖著。

雷基下樓走到巷口。

他很擔心。窗戶開著，但她卻不在家，當然有可能是她回來開窗透氣之後又出去了。可是他還是很擔心。

如果爬上逃生陽台，就能從那扇窗看見屋裡的狀況。

他走進巷子，巷內現在很暗，只有一盞路燈發出微弱的黃光，照得到巷口，但照不到上面。

他找到通往瑪拉廚房的逃生陽台了。依他看，她的鄰居就是在這裡喪命的。問題是防火梯並沒有放下來，想把它放下，人得在站在陽台上才行。

雷基抬頭看看那個逃生陽台，離地大約十呎。如果他抓得到陽台邊緣，也許可以努力爬上去往裡看，問題是那陽台太高了，他搆不到。

他看見大垃圾箱旁邊有台橘色推車，就把它推到陽台下面，踩著它往上跳，推車給他踩壞了，但他兩隻手都緊緊抓住了陽台邊的鐵欄杆。

他像吊單槓似的引體向上，然後用手肘撐住陽台邊，爬上陽台。

現在他站在陽台上了。瑪拉的廚房窗戶就在旁邊，他撥開窗簾往裡看。看不出有什麼不對勁，廚房和他目力所及的客廳都跟之前一樣正常。

但天色已暗，他從這個角度看不見多少，他跪下來，手臂放在窗台上，頭伸進去想看清楚一點。

就在這個時候，他忽然想到，瑪拉那個鄰居死前所做的很可能就是這個動作。

也就在這個時候，突然，一切都變得好燙、好刺、好黑。

雷基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平躺在鐵陽台上。

悶沉沉的痛楚從後腦延伸到太陽穴，鎖骨也好痛，因爲撞上了剛剛他靠著的窗台。他摸摸後腦，摸到一個流血的傷口，是讓窗戶下緣擦傷的。

視線回復清晰以後，他看見窗已經關上。有人擊昏他，把他拉出窗外，然後從外面把窗關上。

鐵陽台在震動，因爲有人正爬下防火梯。

雷基低頭一看，防火梯已經放下，有人爬到最後幾階，跳下地跑進巷子，他穿著深灰色的舊風衣和牛仔褲，跑得很快但跑得不順，雷基心想，八成是中年人或老人。雖然頭很昏，全身無力，可是雷基有把握在幾百碼內就追上他，於是跟著爬下梯子追過去。

他跑到街上。

左看右看都不見人。

對街的慈善機構門前圍了幾個衣衫襤褸的男人，那個穿深灰色風衣的人並不在其中，但入口處有人進進出出，雷基快步向那裡走過去。

原本他還有點擔心自己在這裡會顯得有點奇怪，可是根本沒人看他第二眼。於是他走了進去。

現在是晚飯時間，裡面布置了許多芥茉黃色的塑膠大方桌，大約可供上百人用餐。一眼望去，在場食客之中至少有上打男子身高外表都和攻擊雷基的人相仿。他沒看見那人臉長什麼樣子，要想在這麼多人裡面挑出他來，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雷基穿越那些桌子，走到前面，領餐區有馬鈴薯泥、某種像肉醬的東西、青豆，負責分菜的人留著胡椒色的短鬍子，輪廓很深。

他見雷基快要排到眼前，就說：「要先拿托盤。」

「我吃飽了。」雷基說。「我想找人，有個穿灰色外套的剛剛匆匆忙忙跑進來，我在找他。」

「我不管這種事。」那人說。「你卡在這裡擋到人家了，不吃就讓開。」

雷基抓了個托盤又回來排隊。

這回排到他的時候，他對分菜的人說：「看見對街那房子了嗎？」

「怎樣？」

「有個女孩子住在那公寓裡面，二十五到三十歲之間，留著深色長髮，長得很漂亮，每天都帶一隻比她還重的聖伯納犬出來散步。你見過她嗎？」

「沒。」那人拿起一個厚厚的白盤子，把食物舀進去。「你這年紀還追著二十幾歲的女孩跑，有點太老了吧？」

「我沒有。」雷基是說他沒追著她跑，但這人竟敢嫌他太老，眞令人生氣。「那麼，你沒見過她？」

「沒。」那人說。「你別卡在這裡，隊伍都不能動了。」

雷基只好拿起他的餐盤向前移動。

他回頭望，那分菜的完全沒再注意他，繼續幫下一位裝菜。

他實在沒看清攻擊他的人長什麼樣子，就算他就是那正在舀菜的人，雷基也認不出來。這屋裡所有人都有可能是。而且即使他眞的能從這麼多人中認出嫌犯，也無法報警，否則就得向曼多薩解釋他自己跑到瑪拉的陽台上幹什麼。

所以他捧著托盤，在窗邊找了個位子坐下，那是個可以看見瑪拉家入口和旁邊巷口的有利位置。

就在雷基正猶豫要不要吃眼前那盤東西的時候，突然看見窗外有輛計程車慢慢駛過，停在兩個街區外，離雷基兩天前等著要見奈吉的天橋很近。

乘客座的車門打開了，但客人並未下車。

雷基起身站在窗邊盯著車看。這裡並不是一般觀光客會來的地方。

那輛計程車停在原處好一會兒，然後車門關上，司機掉轉車頭，朝著雷基這邊開回來，往瑪拉家開去。

車子經過窗旁的時候，停了下來。車上乘客把窗搖下，然後司機倒車，把車停在這個慈善機構的正門口。

雷基站在窗前，看著那乘客下車。

站在人行道上隔著窗和雷基對望的人，是蘿拉。

15

「我快餓死了。」蘿拉說。她和雷基並肩坐在遊民庇護所裡。

「你不是應該在紐約嗎？」雷基說。

「奈吉都快要在兩個大陸坐牢了耶，你當我是哪種人？」她說。「我立刻就坐飛機過來啦，這樣可以省下一、兩天。我打去你旅館，你不在，我就想先過來看看奈吉約你碰面的地點。好地方，對吧？而且我沒花半點力氣就看見一顆聰明豆卡在縫裡。說眞的，雷基，如果連我都能發現這種東西，警方肯定……」

「他們已經發現了。」

「看吧。然後我回旅館途中，居然看見你坐在這裡，吃這麼好的晚餐都不找我。」她伸手過去拿起雷基的餐具，在他盤子裡舀了兩口東西吃。「這跟牧羊人派挺像的，是不是？」

「你愛吃的話我再去排隊多要點？」

「不用，吃這些應該就夠我頂一陣子了。」她把菜吃光光，然後把盤子推到一旁，說：「好，我們要怎麼樣才能讓奈吉不用坐牢？」

「早上八點傳訊，」雷基說，「然後就會知道能不能保釋。」

「然後呢？」

「你是說要怎麼證明他無罪？」

「當然。」她說完才發覺雷基受傷了。「噢，看起來很嚴重耶！」她小心翼翼地摸了摸雷基的後腦。

雷基說：「奈吉這輩子三十三年來從沒跟凶殺案有過關聯，幾天內突然冒出兩起命案，絕非巧合，彼此必定相關。」

「沒錯。」

「所以，這件事並非奈吉和歐克同事間口角失控那麼簡單。」

「顯然不是。」

「所以，關鍵在於那封信，那封在他辦公室失蹤的信，和裡面的附件。」

「是你說不重要的那封信嗎？」蘿拉臉上並沒露出責怪的表情，但在雷基聽來好像特別強調那個「你」字。

「對。」雷基說。「我叫他不要理會那信，但他不肯，才會把他、我、你都給拖下水。」

「唉呀，別斷章取義嘛，我又沒說你不該叫他別多管閒事。」

雷基停頓了一下才說：「好啦。」

「別臭臉了，到底怎麼回事？」

「只是瘀血而已，不會死啦。如果你想確認的話，我等下可以證明給你看。」

她笑了，但只是微微一笑。「我是說你發現的那具死屍，在這裡發現的那個。」

「他對那個寫信的人很有興趣，原因和那份附件有關，詳細情形我還在查。」

「喔？那女孩不迷人嗎？那小子難道不會只是想泡她？」

雷基聳聳肩。「我覺得不是。」他說。「對啦，她很迷人。那是個問題，因爲這裡的警察以爲那是奈吉的動機，以爲奈吉飛過來是爲了跟蹤她，然後爲了消滅競爭者而犯下謀殺。」

「你爲什麼不把實情告訴他們？」

「實情？你要我跟他們說，他看了一封二十年前小朋友寫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信，然後在意到非得親自坐飛機過來不可？我講了，可是他們認爲那不太可能。」

「如果事實聽來不太可能，」蘿拉說，「那我們就得證明警方的理論根本不可能成立。」

「那是最理想的狀況，可是如果說謊能取信於人，也是種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雷基說。「我剛剛是在這裡等她回來，因爲奈吉認爲她會有危險。不過就算沒人會害她，我也要找她問問地圖的事，我得知道這地圖是爲誰做的，她爸爸爲什麼會做這份研究報告。」

「想不想闖進她家去？我學過用信用卡開門唷。」

雷基望著蘿拉，心中暗自在她與其他女人不同的項目上又多加了一項。她如此渴望要做此事，令雷基不由得愼重考慮起要不要答應跟她一起在外國犯法。

但他們望向窗外瑪拉住的公寓，看見一輛警車正好開到門口，停了一下，然後慢慢

開向巷口，車燈朝巷子裡照了幾秒，才又慢慢開走。

「不，行不通的。」雷基說。「至少現在不行，一定有人看見之前的騷動，可不能再讓人看見我在瑪拉門前逗留。」

「好吧，如果我們在這裡什麼都不能做，」蘿拉說，「那麼就把希望寄託在明天的傳訊吧。我的計程車還在外頭。」

他們走出去，上了車，雷基告訴司機，他們要去波納凡徹大飯店。

蘿拉說：「我住在比佛利希爾頓飯店。」

雷基驚訝地看著她，不明白爲什麼。「可是我住在波納凡徹耶，我沒跟你說嗎？」

「有，你說過了。」她迴避他的視線。

「那就去比佛利希爾頓吧。」雷基對司機說。

蘿拉說：「可是你那裡會先到，不是嗎？我想我們應該先放你下車。」

司機問：「那還是先到波納凡徹？」

「好。」雷基繃著臉說。

於是計程車就開到波納凡徹，雷基下車，然後蘿拉繼續坐到比佛利山莊。

蘿拉明明知道他住那裡，卻在隔著老遠的地方訂房。

這當然是比什麼都更值得擔心的頭號緊急事件。

可是，把蘿拉的事疊在奈吉的事上面，並不會減輕其中任何一件的重量。

16

一回到旅館房間，雷基就打開了迷你吧。

反正今晚也沒別的事可做，他打算回顧一下抵達美國之後他到底做了那些事，好各別評估出每個問題的狀況，看看要怎麼解決。

雖然他希望這些事能在頭腦清醒下進行，但直覺告訴他，他需要一瓶格蘭菲迪純麥威士忌。再想一想，他又拿了一瓶。然後想到蘿拉居然不跟他住同一家旅館，就把兩瓶美國波本酒也拿了，走到窗邊在皮椅上坐下。

先倒一杯蘇格蘭威士忌，開始思考。

他是這麼想的：

單純針對希望紀律聽證會能讓奈吉繼續執業一事來看，已經註定失敗，因為不管奈吉在乎與否，律師公會遲早都會得知奈吉辦公室裡發生的事。就算委員會原本對他還有同情之意，也會因他成為嫌犯（無論是英國的嫌犯還是美國的嫌犯；無論最後獲判有罪或無罪）而氣得半點不剩。

不過整體看來，這件事相對來說沒那麼重要。

因為下一件要考慮的就是歐克之死。在這件事上，雷基只知道在二十年前，有人為了某個理由而做了手腳，使得八歲的瑪拉寄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地圖和洛杉磯的營建

公司作開挖計畫時會參考的資料庫有所出入。

這兩者之間肯定有關聯，但地圖不在雷基手上，如果奈吉在倫敦的法庭受審，雷基連能拿來辯解的東西都沒有。

他喝光第一瓶格蘭菲迪，這家旅館的迷你瓶怎麼感覺上比別家的小。他把第二瓶倒進杯裡。

下一個是瑪拉的鄰居。嗯，這件事眞了不起。奈吉在歐克命案的嫌疑都還沒洗清，雷基就在錯誤的時間點出現在那座天橋下，把奈吉跟他都變成了嫌犯。那不是雷基的錯，眞的，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洞已經越挖越大了。

接下來雷基又不小心爲警察做了嚮導，帶他們抓到奈吉，這件事是誰的錯，就別問了。

然後是瑪拉。瑪拉把地圖寄去倫敦，是整件事的根源，現在雷基卻完全失去了她的蹤影。

該從椅子上起身了，雷基心裡明白，身體卻動不了，他還有一事煩心。蘿拉。

但他現在眞的不想去作任何猜測。他把兩瓶迷你波本酒都打開，一起倒進杯裡。時間靜靜過去，雷基也搞不清楚過了多久，突然醒來時，除了看見早晨的陽光，還聞到一股燒焦的味道。

他立刻起身，但屋裡並沒煙霧。

走到窗邊，空氣中辛辣又帶點甜的味道更重了，聞起來好像在燒木餾油，又像街上在鋪柏油。

但並不是，事實上，街上半個人都沒有，現在是早晨，又不是週末。

雷基下樓察看。

大廳裡聚著許多房客。有人說，是地鐵起火了。門僮說警方要大家留在旅館裡，別出門。

說是這麼說，但警方並沒留下任何警力來強制執行這道命令。

雷基走出門外，路上沒有行人，也沒有車。大概是在某處設了路障。

從消防車的聲音和濃煙的方向看起來，火源應該在南邊遠處。雷基快步向那裡走去，很輕鬆地就越過了設在阿拉米達的路障。

再過幾個街區，燒東西的味道就更濃更刺鼻。

因爲整條街都燒起來了。說得精確一點，是整條街的下面在燒，橘色藍色的火舌從柏油裂縫和下水道蓋邊伸出來。

他朝街上用木板封起來的地鐵挖掘處走去。

但煙是從左邊來的，所以他又向左走，經過一處用明挖回填工法處理的溝渠，一排尚未塡塞的洞就像瓦斯爐火嘴似的，出火很均勻。

就是這裡了，他離新隧道開口只有幾碼的距離。

有位女警注意到他。「你沒看到封鎖線嗎？」她大喊。「回另一邊去！」

「我是第七頻道的。」既然西裝和英國腔在洛衫磯那麼容易被誤認爲記者，雷基決定放膽一試。「我同事先到，應該在這附近。」

「在那邊。」她指了一個方向。「請盡量別擋路。」

第七頻道的採訪車剛到，就停在對街，地點極佳，就在路障邊上最靠近坑道的地方。雷基走過去的時候記者正好開始報導。

「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幾碼之外，就是今年第二起地鐵火災的位置。六星期以前，在銀線另一頭的北蘭克遜施工處發生火警，要了一位工人的命。今天，在市區的工地，發生了同樣的悲劇，這幅景象令人想起但丁筆下的地獄。記者身後……」

雷基擠到圍觀群衆前面想看清楚一點。有兩座路障交叉放置，站在角上正好可以看見地道入口。

可惜那個位置已經讓別人佔去了。一個是白短鬍子的老人，另一個是穿連帽T的苗條小個子。雷基靠過去的時候，老人咕噥著向南邊走了，雷基趁機擠到前面卡位。

穿帽T的人立刻用手肘在他肋骨上頂了一下。

「這是我的位子，混蛋。」

雷基低頭，戴帽的人抬頭，兩人看見對方都嚇了一跳。

是瑪拉。

雷基看見她向南邊出口望了望，又望回地道那邊，似乎有點想離開，卻還是決定留下來。

「我一直在找你。」雷基說。「我弟弟認為你處境很危險。」

她沒回話，雷基看她表情像是有話要說不說，只擠出一句：「不關你們的事。」

她連看都不看雷基，專心盯著地道出口，有兩名警察正從裡面出來，後頭的醫護人員抬著一具擔架，擔架上躺著一名男子。

瑪拉擠過去，推開新聞攝影機，硬擠到最前面去看。

雷基努力想要跟緊她，可是第七頻道的採訪小組打了很強的白光，雷基舉手遮眼，就在那一瞬間他看見瑪拉轉身快速離開現場。

他趕緊跟過去。

「請別不理我。」他說。

「離我遠點。」她說話的時候絲毫沒放慢腳步。

「擔架上的人你不認識？」

「不認識。」

她朝路障邊上走。那邊停了些警車，有些警察站在附近。還有一輛六〇年式的藍色福斯金龜車，雷基在瑪拉家外頭見過那輛車，心想可能是她的。

她原本走得很快，這時速度慢了下來。

雷基循她視線看見了她在意的事。

在他們和藍色福斯車之間，站著曼多薩探員，他在路障旁邊和谷區交通局的官員講話，旁邊還站了一個戴黃色安全帽的人。

「你最好別跟著我。」她對雷基說。「我看見咱們的朋友站在那邊。」

她說得對，但此舉讓他覺得她在爲他著想。

「謝謝你爲我著想，沒關係的。」他說是這麼說，其實沒關係才怪。

「是喔？」她說。「他好像認爲我鄰居是你殺的。」

「但你並不這麼認爲，否則早就喊曼多薩過來了。不管你鄰居是誰殺的，都一定跟你有關，或跟你寫給夏洛克·福爾摩斯那封信有關。」

「爲什麼你會這麼想？」

「因爲他老在你信箱附近徘徊，想攔截人家寄給你的信，還哄你讓他進門，偷你保存多年的東西。」

她沒接話，繼續往前走，可是特別繞路而行，以免引起曼多薩注意。

雷基繼續跟。

「我知道我爲什麼要避開曼多薩探員，」雷基說，「可是你避他又是爲了什麼？」

「我沒避他。如果你再不走，我就要喊了，到時候看看是誰比較怕警察。」

「最後一個問題，問完我就走。」

「要問快問。」

「你父親在哪裡？」

「我爸二十年前就離開了。」她眞的生氣了。「這我們不是早就講過了嗎？」

「我認爲你父親已經回來了，或者，至少你是這麼認爲的，所以才會過來，也才會

急著要看他們抬上救護車的人是誰。」

她沒立即回答，顯然是在思考。

「也許我在練習當律師，」她說，「你知道的，律師總是追著救護車跑。」

「不是吧。」雷基心想，如果她只能擠出這種答案，那他講的雖不中亦不遠矣。

「就算我爸回來了，我又怎麼會認爲他在地道裡？」瑪拉說。「他又不是工人。」

「你父親是地質勘測員。」

「對。」

「他爲這個隧道勘測過？」

瑪拉回頭看看，地道入口還在冒煙。

「那時候我才八歲，看不懂那個東西，也不知道他在研究什麼，什麼地方都有可能。」

「你父親做的那張地圖是關鍵，能證明除了我弟還有別人有動機犯下那兩起殺人罪，沒有那張地圖，他就得坐牢了。」

這話讓她沉默了一會兒。

「眞的有可能嗎？你弟眞的有可能會被判有罪嗎？」

「有可能啊，至少一項。」

他們已經走到福斯車旁邊了。她停下腳步。

「如果能幫我會幫你。」她說。「可是你知道的，地圖已經不見了。」

「他們從你家偷走的是影本，正本你寄去貝格街了嗎？」

「當然沒有。我當時雖然是小孩，可不是笨蛋，正本怎麼能用寄的。影本有兩份，一份寄出，一份收在盒子裡。」

「那原始正本呢？」

她似乎很多年沒想這件事了，想了一下才說：「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哪裡？安全的地方是哪裡？銀行？」

「我才八歲，會有保險箱嗎？」

「不然是藏在哪裡？」雷基問。

她猶豫了，有點想講又不想講。

「那份地圖可能惹出人命來了。」雷基只得施壓。「有些重要資料讓人造了假。」

她臉上表情大變，雷基發現自己說錯話了。

「你是說我爸在地質圖上做假？」

「不，」雷基想要補救，「不一定是這樣。」

太遲了，她表情硬了起來。「你弟弟根本就不該來，你也是。」

說完她就把車門打開，門還撞到雷基的膝蓋。她上車，鎖門。

雷基說：「你說這話我深有同感。」但他知道她聽不見，因爲她已經開車走了。

17

瑪拉開車走人的時候，已經是早上八點二十分了。雷基這才想起弟弟要庭訊。

他找到一輛計程車，在還差兩分鐘的時候及時趕到。

蘿拉坐在台階上等他，穿著細條紋西裝的律師在大門口進進出出，她完全無視於他們的眼光。

「你沒睡好吧？」她看他臉色不好。

「對。」雷基說。「我想那是我在這裡的常態。」

他們走進擁擠的法庭，找位子坐下。八點鐘庭訊的嫌犯也在這時候被帶了進來。其中並沒有奈吉。

第一場訊問開始了。然後是下一場。一件是搶劫案，一件是劫車案，還有兩件是持有毒品並意圖販賣的重大刑案。

奈吉還是沒有出現，始終沒輪到他的案子。

「不太對勁吧？」蘿拉說。

「是不對勁。」雷基說。

他們走出法庭，去問法院的行政人員。「奈吉．希斯在哪裡應訊？」

她在電腦鍵盤上敲了幾下，說：「那是昨晚的事，夜間法庭。」

「什麼？不是排在今早八點嗎？」

「那我有什麼辦法，就是提前了嘛。」

「爲什麼會提前？」

「不知道，也許案子太少吧，我不知道，那不歸我管。」

「保釋金額裁定了嗎？」

她很不耐煩地再敲幾下鍵盤，說：「保釋金裁定爲一百萬美金，庭訊後一小時就有人付錢把他保出去了。」

這太令人震驚了。雷基愣在那裡愣了好久，差點反應不過來。

「保釋金是誰付的？」雷基問。

「我不知道，先生。」

「那應該是公開資訊。」

「我這邊目前還看不到。你還有別的事嗎？」

沒別的事了。那女士關上窗，雷基回頭面對蘿拉。

蘿拉說：「你確定時間沒弄錯？」

「當然。」蘿拉很少質疑他的可信度。「傳訊提前了。」

「怎麼會……」

「有可能是正常狀況，也有可能是某個具有影響力的人改的。奈吉絕對沒辦法靠自己湊出一百萬保釋金。」

「嗯，保他出去的人不是我。」

「也不是我。」

「那會是誰呢？誰有辦法把傳訊時間提前，還幫奈吉付一百萬保釋金？」

「我也想不出來。」

兩人站在法院台階上，怎麼想也想不通。

蘿拉說：「他沒跟你聯絡？」

「沒有。」

「那……他上哪兒去了呢？」

「那個女孩。」雷基揮手攔下一輛計程車。「他會去保護那個女孩子。」

他們趕往瑪拉家，路上交通難得順暢，火災上了新聞以後，大家對市區道路能避就避。

計程車停在瑪拉家門口。

街對面，那家小咖啡館還是勇敢地掛著「營業中」的招牌，廚師站在門口抽菸，根本沒人上門，他抽完菸就進去了。

南邊稍遠處，路障還在，煙已經滅了，但空氣裡依然有燒焦的味道。

他們上樓去找瑪拉。

雷基敲敲門。

等了一會兒，沒有反應。

蘿拉說：「你知道嗎？說不定他們兩個都在這裡。假如奈吉提前出來，來了這裡，不想讓任何人知道，那當然不會聽見有人敲門就來應門。」

「說得也是。」雷基說。「但前提得是她肯讓奈吉進去。」

蘿拉說：「也許她喜歡他多過於喜歡你。」然後在雷基逼視下又說：「好啦，那也是一種可能嘛。當然也或許那女孩根本不想理我們任何一個，所以就算在家，也懶得應門。」

雷基點點頭說：「那你看怎麼辦？」

「我看你換種更討人厭的敲法好了，說不定奈吉在。」

於是雷基換了更討人厭的敲法，

門內依然沒有反應。

蘿拉說：「現在怎麼辦？」

「不管奈吉在不在，我都要拿那份地圖，那是我們僅有的線索。」

「地圖在這裡？」

「如果有的話，應該就在這兒，她說藏在安全的地方。」

「所以……」

「所以現在我們之中得有一個人犯法了。」雷基說。

「太好了。」蘿拉認真地在皮包裡翻找信用卡。

「等一下。」雷基伸手去握門把。

「噢，不可能啦。」蘿拉說。

雷基試著轉動門把，門沒鎖。

「沒鎖？」蘿拉說。「他們這裡這麼不防人？」

「不。」雷基說。「平常防得可凶了。」

他把門推開一個縫，朝裡頭喊瑪拉的名字。沒人應聲。

他把門再推開一點，等了一下，以防狗兒突襲，可是什麼動靜也沒有。

兩人一起進門。

「這恐怕不是好事。」雷基輕聲說。「我最好先檢查一下。」

他走到廚房，從逃生陽台旁邊的窗戶往外看，沒人，又迅速察看了臥室和浴室，然後回到前廳。蘿拉已經把立燈打開了。

「沙發怪怪的。」她說。

「美國人的品味就是這樣子，沒辦法，而且我想她預算可能有限。」

「她的品味好得很，所有布置都很完美，就是因爲這樣，所以沙發的角度才會顯得怪。」

雷基近看椅腳附近，發現薄地毯上有凹痕。

「還有，這屋子一塵不染，雜誌籃卻倒在地上。」

雷基說：「有人搜過。」

「這張地圖太受歡迎了。」

「壁爐上面有個錫盒，在照片後頭，書下面。」

蘿拉把整疊書本拿起來。「已經不在了。」

「該死！」

「鹿死誰手還不一定。」蘿拉說。「她告訴你，八歲的時候她把原稿藏了起來，我想這話是眞的。一個八歲大的小女孩不會把東西藏在錫盒裡，因爲她不會有錫盒。八歲的時候她會有的是媽媽給的小珠寶盒，她會把那個珠寶盒和所有放不進去的寶貝都放進一個鞋盒，然後把鞋盒藏在閣樓上。」

「那我們要去哪裡找？這裡沒有閣樓。」

蘿拉沒回答，她忙著檢視壁爐架上的相框。

「是不是少了一張？照這樣的排法原本應該有三張。」

雷基走到她身邊。架子上只放了兩張裝框相片，一張瑪拉是青少年，在室內抱著一隻小狗，想必是穆奇。另一張年紀更小，跟媽媽一起坐在一棟黃色木造房屋的前廊。

「你說對了。原本還有一張，是個男人，三十出頭吧，站在滿山枯木間。」

「她男朋友？」

雷基想了想，說：「不，照片太舊了。」

「那就是她爸？」

「大概是。」

「某人把那張照片也拿走了。」蘿拉說。

「說不定是她自己拿掉的。」

「擺在那邊那麼多年，會忽然拿掉？」蘿拉說。

「是啊，也許她有她的道理。」

「我們檢查一下其他房間好了，我找浴室櫃子，你去臥室看看。」

雷基照辦。她的床很平常，不貴，錢都花在大大的羽絨枕頭上。窗戶開了幾吋，剛剛好夠讓薄薄的白窗簾隨風輕搖。

「找到什麼有意思的東西沒有？」

蘿拉出現在他身後他都沒發現。

「一切都很普通，沒有異樣。」

蘿拉走到床邊。「這床她只會用到結婚之前，然後她會花大錢買整套硬木床組，希望能用一輩子。」她停頓一下，又繼續說：「也或許她只是有什麼就用什麼。無論如何，這床看起來也有點怪。」

「你是說，臥房也被搜過，然後盡量恢復原狀？」雷基說。

「我覺得是。」

「廁所裡有什麼發現？」

「奈吉可能確實來過這裡。至少有某個男人來過，因為馬桶蓋是掀起來的。」

「還有呢？」

「櫃子裡少了幾樣東西，而且我在走廊邊的櫃子裡找到她的旅行組，原本是五件

組，但其中的帆布背包不見了。所以我想她是特意離開，但走得很匆促。如果我發現我家被人翻過，八成也會做同樣的事。」

「除非別人是後來才進來翻的。」

蘿拉走回客廳，站在瑪拉窗前畫架上的畫作前，雷基也走過去。

「她還處在以自己的家作爲主題的時期，」蘿拉說，「內容沒有什麼新意。她老愛畫樹，這棵全由長方形構成，這棵沒什麼特色，而這一棵呢，以一間漂亮的小黃屋作背景，但它們全是同一棵樹。」

雷基走到壁爐旁邊，把一張照片拿過來。

「是這間黃房子？」

蘿拉看看照片又看看畫。

「噢，我們眞是白癡。」她說。「我們找錯家了。她不是在這間公寓長大的。她八歲那年把地圖藏在當時住的地方，如果沒有閣樓，那她所擁有的最佳選擇就是……這裡。」

蘿拉指的是畫中那棵胡椒樹下。

「她把它埋了？」

「而且長大搬家以後，就把這件事忘了。也或許搬家的時候她年紀還小，想埋個寶藏讓下一個小孩去挖，那她埋的就不會只有地圖，還會有很多很棒的東西。就是這裡，她藏東西的安全地方就在這裡。」

「我相信你。」

「現在的問題是，她小時候住的這棟房子在哪裡？」蘿拉說。

「這題簡單。」雷基說。「我去過。」

18

不久之後，雷基和蘿拉就站在瑪拉舊家的紅磚門廊上，等不動產經紀人開門。

「我眞喜歡你們的口音。」這位房屋仲介試了半天都打不開鎖。「只要給點水，這草坪就會變得跟愛爾蘭的一樣綠。」

終於，門開了。她迫不及待帶蘿拉和雷基進去。

蘿拉在客廳中央站住，雷基看見她轉身讚賞這屋子的結構，像眞的一樣。

雷基只看她表演，自己並不說話。他從沒見過任何人能像蘿拉一樣……無論是在屋子裡或舞台上，站著不動就那麼有魅力。無論神態是堅強或柔弱，或刻意要顯現魅力，或她想綜合表達出這所有的特質，都只要下顎輕輕上揚，或微微移動下唇，或在臉上作出一抹玫瑰色的紅暈，就成了。

最近雷基很少見到那抹紅暈，自然產生的或刻意作出的都沒看見。

房屋仲介說，光亮的硬木地板剛做過拋光處理。

「是啊，看得出來。」蘿拉按照原定計畫，要求看看後院。

「沒問題。」仲介說。

她帶他們往後院走，蘿拉說：「院子對小孩太重要了。」仲介露出理解的笑容，問他們現在有幾個。蘿拉說他們還沒生，但這種事誰也說不準。

「這裡有一棵美麗的老胡椒樹。」仲介說。「你們可以在上頭裝鞦韆。」

蘿拉走到樹下，讚美它的樹枝很堅固，或許眞可以加個鞦韆，然後很自然地低頭隨意踢踢樹葉，研究起那塊地。

「別擔心樹葉太多。」仲介說。「這是季節性的……我想應該是。它們不會造成問題。」

「一定不會。」蘿拉微笑著抬起頭，但腳尖依然以非常自然的姿勢輕踢泥土。

「我想看看有哪些儲物空間。」雷基說。

「沒問題。」仲介說。

蘿拉說她想在後院多待幾分鐘，好好感受一下，於是雷基就先跟仲介進去。

雷基檢視了車庫的儲物空間、所有的櫃子，還有廚房水槽下面，他問了新地板的木頭材質、保護漆的號數，還問了浴室的磁磚色彩如何規畫，問到沒東西可問了。老天保佑，當他在廚房裡大聲說，不知道重做那些櫃子要花多少錢的時候，蘿拉終於出現在門口。

幸好當時仲介正望向別處，雷基向蘿拉打個手勢，讓她低頭拍掉膝上的土。她向雷基點點頭，走進廚房。

她說：「是的，那眞是個可愛的院子。」

「這間房子很棒。」雷基作出結論。「可是我們得三思而後行。」

仲介察覺到失敗的氣息，提議再帶他們去看另一間房子。

「不用了。」蘿拉說。「這棟房子很完美，問題在我們，房子沒有問題。我的意思是說，我只是不確定這就是我們要的房子而已。我們得再想想，對吧？親愛的？」

「對。」雷基說。「我們會好好考慮。」

「好吧，別拖太久喔。」仲介說。「這房子光是今天就已經有兩家來問了。」

仲介載他們回去，在比佛利希爾頓大飯店把他們放下。

蘿拉一下車就湊到雷基耳邊低聲說：「她眞是個了不起的八歲小女孩。」

「我沒有異議，但你爲什麼會這麼說？」

「因爲她選擇要留存保護的東西很特別。」

「比如說。」

「我想我有義務保密，她原本應該沒打算讓任何人知道。我很小心地把所有東西都放回原位了。除了這個以外。」

蘿拉從上衣裡面輕輕抽出三張薄紙。

「我很高興他們用的紙質不錯。」她說。「要不然可能會發出聲音。不過我想它現在有點濕。」

她把文件遞給雷基。

「眞好聞。」雷基說。

「我已經很努力不流汗啦。」她說。

她的微笑既滿足又帶著渴望。雷基認得這個表情，這是她得勝時的表情，每回演出

特別成功的時候，她就是這個樣子。在他眼中，全世界沒有比這個更棒的了。

「我得把這些拿去給看得懂的人看，但兩個小時以內就可以回來。」他滿懷希望地說。

蘿拉明白他言外之意，有那麼一瞬間還似乎要答應這個提議，但接著表情突然一變。她猶豫了一下。「我沒時間。」然後又猶豫了一下，眼光短暫望向別處，最後直視雷基說：「等下我跟羅柏還有工作要做……我是說，如果目前我們能做的都做了的話。」

「羅柏？」雷基說。

「對。」蘿拉說。「我跟他說我非來不可，他就說他也要來，非常堅持，他眞是個好人。」

「你是說他也在這裡？」

「對。」

雷基一時之間幾乎無法理解。「這樣啊……什麼工作？」

「當然是修改劇本啊，還會有什麼？」

「當然當然。」雷基說。「莎士比亞的戲有太多地方需要細細修改。」

於是，蘿拉回房去，而雷基叫了輛計程車。

19

路上車不多，雷基很快就抵達帕薩迪納地質學院，找到安，她正在電腦前工作，臉跟電腦貼得很近，對眼睛不好。

雷基坐下，把一杯從自動販賣機買來的咖啡放在她旁邊桌上。

「給我的？」安滿懷感激地收下。「你怎麼知道我正需要它？」

「我也念過大學啊。」雷基說。

「你還帶了什麼別的給我？」

雷基把蘿拉從瑪拉家後院挖出來的地圖交給她。「我實在不想批評你收存檔案的方式。」她輕輕拍掉紙上殘土，頓住片刻，吸吸鼻子，然後困惑地望著雷基說：「香奈兒？」

雷基沒有回答。

她小心翼翼打開其中一張來看，然後輕吹一聲口哨。

「這地方到處都是甲烷，就像蜂巢一樣。」她說。「濃度全都高過百分之八。」

「那很可觀嗎？」

「只要點根火柴，一切就都玩完了。」

她回頭將地圖上的位置代碼輸入電腦，螢幕上顯示出查詢結果。

她瞪大眼睛看看螢幕，又瞪雷基一眼，然後繼續不敢置信地盯住螢幕。

「眞該死。」她低聲說。

「怎麼了？」

「這地方正在挖。」

「什麼？」

「你這地方就在銀線北蘭克遜總站的位置。」

「你確定？」

「當然確定。」她說。「這裡，你看。這個圈圈是紅線在錢德勒大街的北好萊塢總站挖的地方，他們的地道會走克萬格隘口西邊，經過聖塔摩妮卡山下面，在地質上來說，你可以看得出它不是不能挖的，嗯，也許你看不出來，但我看得出。他們會有他們的問題，但至少不會把自己轟上天國。可是我們挖的地方，我們的銀線，爲了和連接格蘭戴爾和洛杉磯市區的路線接軌，走的是隘口東邊。從資料庫看來，這路線非常聰明，可是現在看看你的地圖，每一個小三角形就表示有一處易燃氣體濃度過高。我見過那邊的工地，他們完全沒有這種準備。該死，他們搞不好已經撞上這其中一處了。一、兩個月前有個傢伙被火燒死，他們說是隧道襯砌的問題，昨天市區火災也是這麼說。但那是因爲他們相信地質調查資料，他們相信這個資料庫，所以才會往別的原因上想。」

「你是說，他們會挖到甲烷，自己卻不知情？」

「不是我說的，是你說的。你的地圖說他們正挖進一個甲烷礦區……假如這文件是

眞的的話。」

她把紙放下，椅子轉過來面對雷基，看著他眼睛說：「好，事態嚴重了，你得老實跟我說，這東西是哪來的？」

「有人把這東西的影本寄到我那邊，我知道那影本是二十年前的，因爲它是二十年前寄來的。」

「人家爲什麼要寄給你？」

「不是要寄給我，」雷基說，「是要寄給……」

「誰？」

「聽著，」雷基說，「我是怎麼拿到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

「你是怎麼拿到的當然重要，不知出處的東西誰會信呀。如果這是眞的，一定得通知谷區交通局，也得通知北蘭克遜工地的人，但那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我要拿這東西去見他們，就非得知道你怎麼拿到的不可。」

「一個八歲小女孩寄來的，二十年前她把這東西寄給夏洛克．福爾摩斯。」

一片靜默。他就知道她會這樣看他。

「你說什麼？」

「她寄這東西給夏洛克．福爾摩斯。」

「你是說，戴著怪帽子，叼著菸斗……的那個福爾摩斯？」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怪，可是聽我說。」雷基把事情的來龍去脈盡可能合理地講了

一遍。

安聽完之後說：「嗯哼。」

「不只這樣，」雷基說，「我想我在貝格街的員工可能也因此被人殺害。」

「是喔。」

「你也說過啊，這些東西關係到大筆金錢，所以二十年前說不定就有人想要地鐵建在這裡而不是那裡……」

「他們改了資料。」她好像有點相信了。

「對。」雷基說。

「如果他們夠聰明，就該毀掉原版的。」

「對，可是他們拿不到，因爲某個八歲女孩想找她爸爸。直到有個挖掘工人在蘭克遜被燒死，他們才又開始擔心。如果事情現在揭發，二十年前假造資料的人就變成殺人犯了。」

「噢，現在你嚇到我了。」

「我也嚇到了啊，一開始就不該把你拖下水的。」雷基起身說：「我會把我們發現的事告知蘭克遜工地的負責人。」

「喂，等等，不會有人相信你啦。讓我再看一下，我眞是個白癡，應該會在這裡……簽名，應該會有簽名。」

她急切地拿起其中一張看右邊角落。

她瞇起眼睛，把紙拿高。

「二十年前的鉛筆簽名，香奈兒香味的簽名。」她把那張紙遞給雷基。「你看得見那是什麼字嗎？我戴了隱形眼鏡，居然還是看不清楚。」

雷基看了看。「不是隱形眼鏡的問題，我也看不出是什麼字。我猜其中一個姓拉米瑞斯，當初寄信的就是他女兒，可是要我用看的可眞什麼也無法確定。」

「好，沒關係。」安說。「我跟你講，你先去北蘭克遜工地提醒他們一下，希望他們會信你。我呢，去找羅傑斯教授，我拿這東西去谷地交通局沒人會理，可是他不同。這星期他可能不會再來學校，可是我想我找得到他，我知道他下午都在哪裡慢跑。這些東西應該足以讓他正視此事。」

「多謝你幫忙。」雷基說。

「我換到一杯卡布其諾啊。」她說。「還有一件事。」

「請說。」

「這是你的嗜好嗎？你們英國人度假是不是都喜歡跑到天氣熱的地方惹是生非？就好像那個……那部老電影叫什麼……《阿拉伯的勞倫斯》？」

「不，對我來說這件事完全是不由自主。」

「嗯哼。好，等一下，不要動。」她從背包裡拿出一管不知道什麼東西，擠了一點出來，輕輕點在雷基鼻樑上。

「你有點曬傷。」她說。

雷基離開學校，搭計程車回到谷地。

抵達蘭克遜工地的時候剛過中午，天雖然陰陰的，還是很熱。上次那位漂亮的保全小姐還在，正忙著驅趕帶著相機的觀光客。雷基走進工地柵門，朝坑洞走去。桑格正好背對著他，在指示工人搭建支架。

雷基走到坑旁朝下看，心想這大概有十層樓深，說不定還更深，深處很暗很難估算。

桑格轉身看見雷基。

「又是你？你怎麼進來的？」桑格朝門口的保全大吼大叫。「沃克！過來！」

「別怪她，」雷基說，「我偷溜進來的。事關重大，我非得跟你本人說不可。」

「你跟保全說吧，我早該下坑去了。」

「你一定要看看這個。」雷基說。

桑格走上一個當電梯使用的金屬升降平台，雷基緊跟上去。

「我沒空。你要是堅持繼續一腳跨在升降台上的話，我按下按鈕以後，留在這裡的半個你就可以揮手向掉下去的那一半道別了。」

雷基把帶來的地圖塞給他。

「這是什麼鬼……」桑格說。

「你看一下。」雷基說。

桑格看了。

雷基盯著他的眼睛，看他從頂端的地點標示看到中央的資料和數據，再看到最下面的日期。桑格瞪大了眼睛。

他的臉上先是有一絲疑惑，接著轉爲盛怒，他把一張紙翻過來看背面，然後又翻回來看正面的資料。他的臉本來就曬得很紅，這下子更紅了。

「狗屎！」桑格邊罵邊做了個反射性動作，一拳敲在電動升降台的按鈕上。升降台開始下降。

桑格跟雷基一樣高，比他重四十磅，突然一把抓起雷基的衣領，在平台開始下降之前把他整個抓過來。

雷基在升降台上安全站定之後，桑格立刻放手，但他隨即又敲了按鈕一下，讓機器停住。

他瞪著雷基說：「行不通的，從我這裡你一毛錢都拿不到。」

「我並不想要你一毛錢。」

「我告訴你，這條地鐵所走的每一吋路，都由全國最好的公司仔細測量評估過，這裡的甲烷含量比你腸子裡還少。」

「這張地圖可不是這麼說的。」

「我不在乎你的地圖怎麼說。」

「聽說你手下有人一、兩個月前燒死了，你不在乎他怎麼死的嗎？」

「我知道他怎麼死的。他不遵守規定，在塑膠襯砌旁邊點火，就跟市區工地那些酒

鬼一樣，然後塑膠襯砌引燃乙炔罐，於是就爆炸了。這是調查報告說的。」

雷基按下按鈕，讓平台上升。他說：「你們應該要先停鑽，重新取樣，確認到底哪份資料才是對的。」

「是喔，你說停就停。我每停工一天要繳兩百萬美元的罰金。」

「以前你還能說你不知情，現在不能了。你已經得到警告，必須認眞查明。」

「老天，你是什麼東西？律師嗎？」

「對。」

升降台重新回到地面上了。

桑格說：「好，你給我聽著，我也有律師，專門用來對付你這種人，所以這種討人厭的西裝一點也嚇不倒我。」

桑格把地圖塞回雷基手裡，然後轉身朝門口的保全大吼。

「沃克，把這個爛律師給我趕出去。小心點，別讓他把自己弄傷，要不然不知道會怎麼告我們。」

20

回波納凡徹飯店的路上，雷基查了一下奈吉有沒有留言。沒有。手機裡沒有，波納凡徹沒有，辦公室也沒有，他沒有半點消息。

雷基打去監獄，問出了幫奈吉付保釋金的是歐麥利聯合法律事務所，他們不但保他出來，而且付的是現金。

「你是說，有人拿一百萬美金請律師把我弟弟保出來？」

「要這樣講也可以。」

雷基在波納凡徹飯店下車，一邊走過大廳，一邊打電話給歐麥利聯合法律事務所，用他當辯護律師的本事，說動對方把電話轉給資深律師，他要問清楚奈吉的保釋金是誰付的。

歐麥利拿一些他們有義務為客戶保密之類的鬼話出來推託，長篇大論，說了一堆沒意義的話，然後掛上電話。

這結果並不令人意外。雷基走進電梯，也不管倫敦現在幾點，就打到布凌克女士家。沒人接。他留言請她盡全力查出歐麥利所有的客戶名單。很多法律事務所都愛在廣告上自吹自擂，尤其是在網站上，網頁對他們而言是新奇的玩意，感覺上跟電視一樣不眞實，所以容易卸下心防。雷基心想，洛杉磯的法律事務所應該也不例外。

掛上電話之前，他又多加一句，要她特別查一下羅柏．巴克斯頓勳爵。

終於，雷基回到他旅館房間了。他再查看一下電話留言，只有一通，很短，留言的人是溫伯利探長，他要雷基回他電話。

雷基決定置之不理。

他打給蘿拉，接電話的是答錄機。

有些時候你硬是誰都聯絡不上，雷基痛恨這種時候。他打電話叫客房服務，感謝主，至少他們還肯接電話，他餓死了，點了頂級牛肋排和薯泥。

電話才放下就響了。

八成是蘿拉，他接起來。

是溫伯利。

「我有消息要告訴你。」溫伯利說。

「這麼晚還在工作，溫伯利，太辛苦了，希望不是我害的。」

「被我調查的嫌犯都有同感。」溫伯利說。「但我有好消息要告訴你，不想透過別人。鑑識結果出來了，他們說你弟並不吻合兇手的特質。」

「很高興我們終於取得共識。」雷基說。

「我們認爲兇手行兇時站著，從傷口的角度推算兇手的身高，她很可能是女的。」

溫伯利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

雷基問：「就這樣？」

「對。」

「謝謝你來電。」

「等一下……我一直在找藍欽小姐。」

雷基起了疑慮。「因爲……」

「我想她身高大約五呎七吋對吧？」

「差不多，怎麼了？」

「那就對了。」溫伯利停頓片刻，好像是想讓雷基消化一下他講的話。

雷基問：「你在開玩笑嗎？」

「鍵識科的人說……」

「去他的鑑識科，你怎麼知道凶手不是矮個子男人，或是高個子彎著腰行凶？」

「你是說你弟弟依然有可能是凶手？」

「當然不是，可是……」

「人在激情下殺人不會想那麼多。」

「激情？」雷基無法相信。「歐克和蘿拉？」

「不是那種激情啦。她的動機是憤怒，她氣歐克對奈吉太壞。」

「太荒謬了。」雷基說。

「難道她沒因此討厭他？」

雷基接不上話了。沒錯，蘿拉向來不喜歡歐克，但要不是她在溫伯利面前特別強調

此事，溫伯利就不會死抓著這點不放。雷基眞恨不得能跟溫伯利說，蘿拉講那些話是爲了減輕奈吉的嫌疑，但他不能講。

他想不出話講，只擠出一句：「你這個白癡。」

溫伯利說：「總之，我們在凶器上找到了她的指紋。」

「她把它拿起來過，那是後來的事了。」雷基說。「我在場。」

「可是你一開始的時候跟到場警員說，所有東西都沒人碰過。」

「他們誤解了我的意思。我說的是，一切都和我們發現的時候一樣。當時我並沒想到要特別指出蘿拉曾經輕輕拿起過那個雕像，不然你們告她妨害司法好了。」

「嗯，當然，那可能是爲了掩飾之前留下的指紋。」

「全都是無稽之談。你打擾我吃飯了。」

「好。」溫伯利說。「可是先讓我跟藍欽小姐說句話，我想她應該跟你在一起吧？」

「沒有。」

「我們試過照她留的電話號碼打去紐約，結果轉接到一家比佛利山莊的旅館。」溫伯利很討人厭地爲作效果略爲停頓。「是個男人接的，不知道他們倆是什麼關係？」

雷基沒回答，直接摔上話筒。

天啊，他竟做出這等衝動的蠢事，要是回得了倫敦，一定會在法庭上被搞死。

過了一會兒，餐送來了，天可憐見，雷基開始吃他的頂級牛肋和薯泥。

電話卻又響了。

這一回是羅傑斯教授。

羅傑斯爲前一次會面時間太短向雷基道歉，當天他行程太滿，沒辦法專心看雷基帶去的東西，他想他應該再看一次。他要雷基把原始文件帶來，也許那很重要，可是羅傑斯行程依然是滿的，所以約他在半路上碰面。他問雷基知不知道那個湖……那個好萊塢水庫，雷基知道嗎？

雷基說他找得到，可是爲什麼要約在那裡？

羅傑斯說他每天都要慢跑。

他們約好五點半在水壩上的南門見。

雷基拿起他的雨衣，這種天氣穿雨衣好像有點過分，可是他沒有輕的風衣，又不想讓人看見這份地圖，所以把圖藏在暗袋裡。

還有幾分鐘才到五點，雷基在水庫門口下車，水庫還開著，陽光大概剩下一小時左右。

好萊塢水庫上浮著一層琥珀色的霾，形同標明了這城市的煙霧指數。這裡有些道路開放給民眾使用，你可以環繞水庫，也可以橫越水壩。它就像一個被人放在沙漠中心的蘇格蘭湖，路邊水岸都有成排的樹，鈷藍色的湖水在陽光下閃耀，將近黃昏的空氣裡帶著山艾和松木的味道。

門口有個告示，說水庫道路是公共小道。看得出它很受當地人歡迎，有些女孩子穿

著短褲和露背背心跑過他身邊，自行車騎士呼嘯而過，這個地方就好像春天的海德公園。

雷基走上那條建在水壩上的路，水壩長約二萬五千碼，寬約二十呎，路兩旁都有高度及腰的水泥牆，一邊是水庫深藍色的湖水，另一邊是岩壁峽谷。

雷基靠在水邊的牆等羅傑斯，兩名中年婦女慢跑經過，其中一名看見雷基穿著雨衣，露出狐疑的眼神。

有輛方向與她們相反的自行車騎過，有個少女被狗鍊那頭的塞特獵犬拉著走，有個身穿彈性貼身短褲和露背背心的苗條女子輕鬆自在地溜著直排輪，吸引了雷基的視線，直到她男友溜到她身邊，雷基才把頭轉開。

都過二十分鐘了，雷基開始懷疑羅傑斯到底會不會來。他轉身對著門，看看還有沒有人往裡走。

突然有人撞到他，雷基的背向後撞在牆上，穿緊身衣溜直排輪的女子撞進他懷裡，整個身子面對面貼住他，手臂環住他的腰。她很可愛，不停道歉，把熱得渾身是汗的身體從他身上移開，這樣相撞原本並不會令人不悅，但她移開身子之後，雷基才發現她手裡抓著一樣屬於他的東西。

地圖在她手裡。

雷基伸手去搶，就在這個時候，她的男伴飛也似地從另一邊溜過來，她伸手把圖交給了他。

這兩人腳踏輪鞋，分頭溜走，行動飛快，雷基原本不可能追得上。

但那隻紅塞特獵犬並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身爲一隻狗，牠只看見大家在玩遊戲，回頭想要一起玩。於是狗鍊登時成了賽跑用的跳欄，穿輪鞋的男子來不及防備，踉蹌了一下，不得不用手撐地。這雖然只是小小阻礙，卻讓雷基趁機追上，在他重新恢復速度以前抓住他胳臂。

雷基把男子向後一拉，奪回地圖，兩人在牆邊扭打起來，雷基一度佔了上風，以爲自己控制了情勢，但忽然又有人撞他，這回可不是開玩笑的，那穿輪鞋的女子全速衝過來，用肩膀狠狠頂他胸口。

雷基給撞得向後掉出牆外，地圖還在手中，跌下去時他將圖塞進雨衣口袋。

他像自由落體一般墜落，時間長得足夠去想自己這樣很蠢，如果他是從岩壁那面掉下去的，那地圖留著還有什麼用？

幸好，他是從靠水那一邊掉下去的。

落入水中那一瞬間的撞擊好痛，水好冷，他在水中身體好重。當初是誰這麼聰明想到要穿雨衣的？雷基掙扎著把它脫掉，往水面游。

他浮上水面，上氣不接下氣。

水壩上有兩個人靠在護牆上往下看他，其中一個是牽塞特狗的女孩，另一個是戴太陽眼鏡的禿頭高個子，可是那兩個溜直排輪的不知道哪裡去了。

水太冷，不能久待，他向岸上游去，游得有點艱苦，幾乎都用仰式，一手兩腳用來游泳，另一隻手抓著雨衣，好像在救它似的。

他離岸邊只有五十碼左右，這眞是件好事。

雷基好不容易上了岸，站起來，努力甩去寒意。

他所在的位置是水壩邊，頭頂上就是他剛剛掉下來的地方，旁邊有個陡坡，長滿低矮植物。

他開始爬坡，在岩石和灌木叢間找出一條小徑。

他的餘光瞥到一件顏色明亮的衣服，他停下來看。

在他右下方靠近水壩基部的灌木叢上，躺著一個人，是安。

雷基立刻改變方向爬過去，腳下踩過之處乾土塊和小石頭滾落斜坡，他怕那些東西掉下去會傷到她，趕緊調整行進角度。

但是等他靠近一點，看見她身體呈現的角度，看見她呆滯的眼睛，才發覺滾落的石頭已經傷不了她了。

她已經死了。他還沒在她身邊蹲下就知道了。

顯然是摔死的，頭部附近滿地血，她已經沒有脈搏。

太難受了，周遭一片寂靜，沒有別人，什麼都沒有，就只有雷基，還有一個因爲幫他而死去的年輕女子。

雷基抬頭望，她不可能是自己摔下來的，護牆夠高，並不容易意外跌落。

那兩個溜直排輪的已經不見了，看著雷基游上岸的人也走了，但壩上那條路入口附近有個穿著慢跑服的白髮小個子，站在矮橡樹後頭像是要靠它掩護。

雷基起身瞪住他。

剛剛見過的那兩位來慢跑的中年婦女跑到斜坡正上方停了下來，向下望雷基，他完全顧不得她們會怎麼想。

他太專注在看那白髮男子了。

羅傑斯？

那躲得不太好的男子也回瞪他，雷基忘了假裝，現在對方知道自己被發現了。

那人拔腿就跑，向水壩另一頭跑去。

雷基全力衝上斜坡追去，他從前很能跑，現在卻不太行。意識到這一點，他又震驚又傷心，先是氣自己，然後化悲憤爲力量，腎上腺素急速分泌，助他一臂之力，他拚命追。

羅傑斯……那應該是羅傑斯……跑過一半水壩，領先不到一百五十碼的距離，雷基六分鐘可以跑一哩，也就是說應該來得及在他跑到那一頭門口之前追上他。

但這時雷基身後有人高喊。

「就是他！」

是那兩位中年婦女。

她們指的並不是跑掉的那個男人。

她們站在雷基發現屍體的地方上面，手指著雷基。

幾個穿著南加大背心的男生跑到那兩名婦人旁邊。

「在那裡！」她們指著雷基說：「他就在那裡。」

雷基轉過身來，指指他們，又指指羅傑斯……那個可能是羅傑斯的人，但他們看不懂他什麼意思。

這時，那個戴太陽眼鏡的禿頭高個子加入他們的陣營，一起指著雷基說：「就是他！」

南加大跑者英勇地向雷基跑來。

同時，另一個方向跑過來兩個人正好跑過白髮老人身邊，他不知跟人家說了些什麼，那兩個也朝雷基跑過來了。

他們身後還跟著兩名騎腳踏車的私人護衛。

慢跑的、騎車的，各種體型的人從四面八方湧向雷基，他不知道該不該留在原地解釋清楚。

那個白髮男人已經逃掉了，不見蹤影，突破重圍追上他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在那邊！」那兩個女的指著雷基說：「他殺了她！」

解釋不通的。

雷基用他最快的速度奔向最近的出口，快跑到的時候回頭一看，跑步的、騎車的、蹓狗的，全都追著他跑。

感謝主，他的計程車還在，就在柵門外面。

他知道，追兵只差幾秒鐘就能追上他，而且如果計程車看見這麼多人在追他，就完

蛋了。

他上氣不接下氣，渾身是汗，跳上了車。

司機問：「你穿這種鞋跑步？」

「這是我每週最美好的時光。」雷基說。「你也該試試。」

「你會把我車子弄臭。」司機說。

「該死，趕快開車就是了。」雷基從皮夾掏出鈔票。「帕薩迪納學院。你要多少芳香劑我都買給你。」

司機掉轉車頭下山，險險避開了追兵。

雷基抵達那間學校的時候，天已經黑了。羅傑斯的祕書正準備下班。

「有什麼事嗎？」

「羅傑斯。」雷基板著臉說。

「他不在喔。」

「那他在哪兒？」雷基逕自向前走。「去慢跑了嗎？」

「這位先生，你不能……」

「抱歉。」雷基走進羅傑斯的辦公室，關上門。

她說的是實話，羅傑斯不在這裡。雷基聽見她先是拚命敲門，然後很快就離開，一定是去找保全吧。

羅傑斯牆上掛著許多證書，還有領獎的照片。有一張照片特別引起雷基注意。

那張照片很小，相框也很樸素，很容易被忽視，除非你特意要找多年前的舊照片。從他們的穿著和羅傑斯的頭髮看起來，它至少有二十年了，也許更舊。

雷基湊近點看，相片中除了羅傑斯還有另一個人，看起來很像瑪拉家那張舊照片。兩人面帶微笑，站在一輛標有某家測量公司名稱和標誌的車子前面。

雷基在羅傑斯桌上亂翻亂找，找到一張有羅傑斯簽名的文件，然後小心翼翼拿出那張地圖來比對。

一模一樣，至少在雷基看來一模一樣。

雷基從羅傑斯辦公室窗戶看出去，他的祕書正帶著保全人員爬樓梯上來。

雷基離開辦公室，從側門出去，上了計程車。

回程途中他看見好多車閃著紅燈響著警笛，全都開往水庫方向，沒在追他。目前還沒來追他。

他打去旅館找蘿拉，沒人接。

他需要找地方躲，波納凡徹當然不能再回，那麼只有一個地方可去了。

雷基對司機說：「載我去羅斯福阿姆斯旅館。」

路上塞車嚴重，開了很久才到。旅館櫃檯仔細打量雷基半晌，似乎很高興看見他，也不知道爲什麼。

「剛剛辛苦了？」

「你趕快給我房間就是了。」

櫃檯先收下雷基的房錢，才說：「你知道嗎？你正好錯過他。」

「什麼？誰？」

「那個人啊，上次那個。」

「奈吉？」

「應該是這名字沒錯吧，她是這麼叫他的。」

「哪個她？」

「跟他一起的女孩子。拉丁裔的，非常漂亮。」

「他們什麼時候走的？」

「一個多小時以前。他們一走，就有兩個男的來找他們。」

「兩個什麼人？」

「我努力想想看，有點記不太得。」

雷基放兩張二十元鈔票在櫃檯上。

「唉呀，我不知道啦。」他把鈔票收進口袋。「是兩個穿西裝的。」

「穿西裝的？你是說警察？」

「不是啦，比警察穿得有型多了。警察穿的西裝是像那邊那兩個傢伙身上那種。」

他指指對街，曼多薩和雷諾茲正在外帶漢堡店點東西。

他們背對這裡，到目前爲止。

「你要住哪間房？」

雷基說：「不用了。」

剛剛坐來的計程車還沒有開走，雷基走出羅斯福阿姆斯旅館，爬上車，壓低身子對司機說：「比佛利希爾頓飯店。」

他們一開動，警察就買好三明治轉過身來，雷基從後照鏡看見曼多薩好像多看了這輛車一眼，但他不太確定。

走大廳太冒險，雷基要司機讓他在旅館側門下車，進門走到旅館中庭。

在這種天氣的地方，蘿拉喜歡在戶外晚餐，運氣好的話，她這時候說不定還在用餐，也許就是因爲如此才沒接電話。

雷基站在入口處一株棕櫚樹後頭往裡看。

她眞的在，她坐的那張桌在泳池旁邊。

而且，感謝老天，她身邊沒有別人。

雷基走到她身後，輕輕把手搭在她胳臂上。她轉過頭來。

「你看起來有點慘。」

「我很慘沒錯。那是咖啡嗎？」

「他們說是。」

雷基拿起蘿拉的咖啡，灌了兩大口。

「當地警方在找我，我得躲起來。」

「好。」她說。

「抱歉，」雷基說，「不能坐電梯，我不想經過大廳。」

「沒問題。」蘿拉說。「只有四段樓梯而已。」

爬樓梯的時候，雷基告訴她水庫的事。

「好難過。」進到房間裡的時候，蘿拉說。「公司裡的討厭鬼死掉就算了，可是這麼好的人竟然也死了。」

「我們最好把窗簾拉上。」雷基說。「所有跟這地圖有關的人最後都難逃一死，奈吉現在有危險，瑪拉也是。」

「現在該怎麼辦？」她問。

「這不是羅傑斯一個人幹的，他在水壩有幫手。羅傑斯背後的主謀一定很有勢力，才能讓他在二十年前願意做假報告，也才拿得出一百萬現金保奈吉出來。」

「你覺得會是誰？」

「某個當時很有錢，現在也很有錢的人。而且如果銀線照著他想要的路線走，他就會變得更有錢。」

「那範圍太廣了。」

「對，可是還有，這個保他出來的人得跟我們一樣知道奈吉人在牢裡，也就是說，這人能從內部得知我們的動態，這樣範圍就縮小了。」

「有道理。那這個人會是誰？」

雷基欲言又止，他知道話一出口就會惹麻煩。

這時手機響了。

「不是找我的。」蘿拉說。

雷基接起電話。

電話那頭是個男的，聲音很難聽，彷彿已過中年而且歷盡滄桑。

「你就是那個英國佬？」那人說。「有個弟弟的那個？」

「有可能吧。」雷基說。

「你想要洗清他殺高速公路下頭那人的嫌疑，就把東西拿來給我。」

「拿什麼東西給你？」

「地圖，該死，我的地圖。你明知道我在說什麼。」

「拿到哪裡？」

「拿到北蘭克遜工地，隧道一一〇左線的月台，現在立刻拿來，不要被人看見。」

「怎麼……」

「不要走大門，那裡有保全，走南邊的門進來，那是白天卡車進出的入口。你到了那裡自然知道該怎麼做。」

「你是誰？」

「過來就是了，立刻過來。」

對方掛上了電話。

蘿拉一直緊貼雷基站著，還是沒聽清楚。

「他說哪裡？」她問。

「我要你搭最近的一班飛機回紐約，或者，能回倫敦更好。」

「我不能做這種事。」

「如果你想要的話，可以帶巴克斯頓一起。」

「不可能。要走一起走，事情沒搞定以前我會一直黏著你。」

「你不用……」

「別傻了，奈吉對我跟對你一樣重要。再說，事實證明跟你在一起並不危險，被你找到才危險。我精明得很呢，你去哪裡，我就去哪裡。」

雷基知道這已經沒得商量了。

他說：「那就隨你吧。」

「東西在哪裡？」

「在我外套口袋裡。」

蘿拉拿起雷基的外套。「我希望你說的不是這件外套。」

「爲什麼？」

蘿拉把地圖從濕淋淋的外套口袋裡拿出來，放在玻璃咖啡桌上，盡可能把水壓擠出來，然後小心夾進一份厚厚的《綜藝》雜誌裡，再放進紙袋，交給雷基。

她說：「希望它能撐得住。」

雷基說：「希望我們也是。」

21

舊時店面已經全部停業，街上沒有半點霓虹燈，蘭克遜工地附近每到晚上大概是全城最暗最荒涼的地方了。雷基和蘿拉就在這裡下了計程車。三個街區只有一盞街燈。南邊的派拉戴姆大樓高高亮著，再來就是工地北端保全人員所在的入口有盞黃燈。

雷基說：「我去就好，你留在這裡，如果我沒回來，就打電話報警。」

「這什麼鬼話？你沒回來我再報警會不會太晚啦？」

「我……」

「不是講好了嗎？我們要一起去。」

「好吧，那希望你穿的是好走的鞋。」

他們開始向工地南邊移動。雷基忽然拉她，兩人停住不動。

有一輛車停在原本應是人行道旁的地方，離南面入口只有五十碼。

那是輛粉藍色的六〇年式福斯金龜車。

雷基說：「這車我認得。」

他和蘿拉分別從兩側走近那輛車。

街上光線太暗，看不見車窗裡面的情形。

「等等，」雷基說，「駕駛座的車窗搖下了一半，很不對勁。」

雷基湊到窗邊往裡看。

突然間，他讓口水和毛還有咆哮露出的犬齒嚇得跳開。

「該死！是狗！」

瑪拉的聖伯納犬原本蜷在後座，現在身體一半在後座，一半伸到前座。

「只是嚇到而已，別那麼氣嘛。」

「上次牠把我撞得滾下樓梯耶。」

「牠只是盡牠的職責。」蘿拉走近牠，說：「可愛的寶貝。你並不想凶我，對不對？」

蘿拉摸穆奇頭的時候，雷基謹慎地往裡面看了看。

「鑰匙還插在車上，窗也沒關。你想她會這樣就走開，把車留在這裡，讓狗來保護？」

「不會。」蘿拉說。「她不會放心把狗留在這裡，牠是她的寶貝。一定有問題。」

雷基退後一步四下裡看了看，工地北邊的警衛室有盞小黃燈，想必警衛還在。

可是離此五十碼左右的工地南端一片漆黑。

「就快到了，」雷基說，「我們走吧。」

「我們不能把牠留在這裡。」蘿拉說。「太陽一出來就會很熱，牠在這裡會被烤熟的。」

「要是太陽都出來了我們還沒回來，牠熟不熟我保證都不會在乎。」

蘿拉重複一遍：「我們不能讓牠留在這裡。」

「那好吧。」雷基說。「如果我們放牠出來，你能把牠拴好嗎？」

「當然可以。」

雷基退到離車遠一點的地方。蘿拉讓狗乖乖爬了出來，然後把狗鍊拴在最近的一根杜子上。

她用堅定的語氣說：「坐下。」狗狗照做了。

雷基和蘿拉走到工地南端。

圍欄上方有帶刺的鐵絲網，可是也有門。

猛一看那門像是用鍊條鎖住的，雷基用手一推。

門鎖竟開了。鍊條落在地上，發出悠悠不絕的金屬聲響。雷基偷偷地四下張望，好險警衛室太遠了聽不見，沒人出來。

他打開門，他們進入工地。

左手邊有個泥土輸送帶，下面挖出來的廢土堆成了山。正前方就是主要挖掘點。

隧道在下面，在一百五十呎深的坑底。

走近一看就知道坑裡面是全黑的，入口處有幾盞昏黃的燈，可是深處完全沒有光源。燈光只夠雷基看見上回他來找桑格的時候坐過的升降台。

但他們沒法用那架升降台，因爲它不但鎖著，而且停在下面。

雷基向前一步，放眼望去下面一片漆黑，只在很遠的地方有某個光源發出一點點微

光，很微弱。

蘿拉問：「你想那隧道在哪裡？」

「很深的地方。」雷基說。

蘿拉望著那升降台說：「這是我們唯一的交通工具嗎？」

「我記得之前看過某處有梯子，是那種腳手架，要往下爬很久才會到底，你願意重新考慮嗎？」

「不願意。」她說。

他們沿著周圍再走幾碼，就看見了那個螺旋梯。

兩人站在邊緣向下望。

雷基說：「走起來會比看起來更遠。」

「我同意你的看法，因爲這裡太黑，用看的只能看到三階。」

「你確定你眞的要下去？」

「不要再問了。」蘿拉說。「你先。」

雷基先行，金屬梯在他們向下移動時發出鏗鏗聲，在洞中迴響。

沒過多久，他們抬頭就已經看不見洞口了。朝下看也黑漆漆，只有遠方那一點微弱的光。

蘿拉停步伸手去拉雷基。「你聽見沒？」

「聽見什麼？」他抬頭問她。

「我想我剛聽見上面有聲音。」

「什麼聲音？」

「咯噠一聲，像有東西敲在金屬上？」

「我沒聽到。」

「好，那我們兩個都保持安靜不要動。」

雷基照做。

他倆站得非常近，因爲梯子很窄，不得不然。她站得比他高兩階，他聽得見她呼吸，感覺得到她的體溫，而且聞得出過去二十四小時內她在耳後以外的地方噴過香水。要不是他們此刻站在沒有護欄的梯子上，四周一片漆黑，又趕著執行緊急任務……

「你在幹嘛？」蘿拉說。

「保持安靜不動啊。」

「不夠。而且你臉的位置不太恰當，請行行好離遠一點。」

「我再離遠一點就要摔下去了。你在幹什麼？」

蘿拉伸手去摸上方鐵槓。「如果梯子上有別人，應該能感覺到震動。」

「感覺到了？」

「沒有，咱們繼續行進吧。」

接下來他們爬了不知多久，感覺上好久好久，終於爬完梯子，踩上了滿是碎石子的平地。

某處有水在滴。這裡有很重的濕泥土味、新鮮混凝土味和刺鼻的汽油味。

他們在上面時看見的微光，原來位在離此五十碼左右處的隧道開口處。他們靜靜地朝那邊走去，兩旁是新挖出的土堆和隧道的混凝土砌襯。

雷基努力望著眼前那片黑暗，沒看見人，可是這裡太暗，就算有人正在監視，他們也無從得知。

他們走到兩條大小約十五平方呎的隧道入口處，其中一條有一點點光，混凝土表面上以黑字標示著「一一〇．左」。

雷基看看手錶，然後走到隧道口，想盡可能看看裡面的情形。

蘿拉說：「好，我們到啦。隧道一一〇左線。」

「我想他是要我們進去。」

「沒問題。」蘿拉說。「我們進去吧。」

他們進入隧道，走在鐵軌之間。

在隧道的這個部分，混凝土砌襯已經安好了。牆上的燈打在混凝土上映出白色、灰色和銀色的光，鐵軌和浮在小水坑上的油漬則映出彩虹般的光芒。

但是這一區的電力設施尚未齊備，有些地方有燈，有些地方只有電線頭垂在那裡，所以隧道裡有些地方亮，有些地方暗。

想不到踩在濕沙和碎石上竟能引起這麼大的回聲。

在遠處似乎有個黑黑的障礙物，但光憑隧道內的微光很難確定距離，說不定離他們

很近也不一定。

他們快步向那東西走去，然後雷基拉住蘿拉，不讓她靠得太近。

現在他們看得出隧道當中的龐然大物是什麼了，那是隧道全斷面掘進機。隧道牆上有個嵌壁式維修架，雷基起初以爲上頭那個黑黑的東西是機器。但那不是機器，而是個人，他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腿懸在架子邊上，臉朝著掘進機的方向。

雷基和蘿拉往前再走幾步，然後站定。

那人轉過頭來，表情還是看不清。

「過來。」他說。

雷基在電話裡聽見的就是這個聲音，現在他想起來更早之前在哪兒聽過了。他就是舀飯給遊民吃的那個壞脾氣的傢伙，他就是瑪拉的父親。

「拉米瑞斯？」雷基說。

「靠近一點。」那人又說。「我看不見你們的臉。」

他們小心翼翼向前移動。

那人站起身來，他身上穿的正是雷基先前在巷子裡追他時，見到的那件尺寸過大的髒外套。

拉米瑞斯盯著雷基的臉看了一會兒，似乎很滿意。

「地圖呢？」他說。

雷基從外套口袋裡拿出那本《綜藝》雜誌，從裡面抽出一張地圖。

「過來，太遠了，看不見。」

雷基走近一些，展開地圖，拿在手裡給拉米瑞斯看。

「好。」拉米瑞斯說。「就是它，就是這個沒錯。」

雷基以爲拉米瑞斯會伸手搶圖，但他沒搶，雷基把地圖攤在他面前時，他只露出一副好像受到催眠的樣子。

「該死的眼睛，什麼都看不見了。可是你看見下頭角上那個簽名沒有？那是我，是我自己簽的，那個是眞的。」他說得如此渴切，雷基覺得這人似乎開始模糊焦點了。

「你要怎麼洗清我弟的罪嫌？」雷基迅速把地圖收起。

「什麼？」

「我弟弟。你說你能洗清他的罪嫌。」

拉米瑞斯看起來很不耐煩，好像雷基抓著什麼瑣碎的事不放。「當然。他們以爲高速公路下頭那人是他殺的，對吧？嗯，不是他，是我。那狗雜種是我殺的。」

蘿拉問：「你爲什麼要殺他？」

「那傢伙鬼鬼祟祟的。我監視那地方好幾天了，看得清清楚楚。每次她一到家，他就假裝剛下樓；每次她去拿信，他也假裝剛下樓。他可不是臉皮薄又想見她，不是那種狀況，那小子鬼鬼祟祟的，沒安好心。

「三天前我看見他半夜裡走進巷子，都過午夜了，那裡又沒門，只有逃生陽台和窗，包括瑪拉家的，所以我特別留心。接著我看見他往上爬，於是就制止了他。」

雷基說：「要制止他只有一個辦法？」

「殺了他算我好運，原本沒打算敲那麼重，我失手了。」

「值得嗎？」雷基說。「我想他要的並不是你的女兒，而是這份地圖。我想他發現之前偷的是影本，所以回去找這個。派他來的人要的是原版。」

「那不是重點。重點是誰也不許半夜在我女兒窗外窺探。他不可以，你也不行，但當時我知道她不在家，也許因此對你下手輕了一點。總之，我用推車把那傢伙推走，本來想推進河裡，但走到天橋下就聽見有人從路另一邊的倉庫跑過來。」

雷基說：「我想那是我弟。」

「我沒要你幫我介紹。我把屍體蓋好就離開了。」

「我們得請你把這些全告訴警察。」

「什麼？噢，要我去自白？沒問題。我是說，要是眞有必要的話。」

拉米瑞斯跳了下來，緩緩朝新近挖掘的部分走去，那邊還沒倒上混凝土。全斷面掘進機旁邊有盞燈，黃光在機器金屬表面上映出琥珀色和藍色的光，像火舌似的，從蓋在上面的塑膠布間隙中透出來。

蘿拉看看前方，又看看雷吉，兩人都留在原處沒動。

拉米瑞斯停下腳步，回頭對他們說：「來啊，還等什麼？」

「警方應該會採納你的供詞，我們離開這裡吧。」

「什麼？噢，不，你不明白，我們現在還不能走。」拉米瑞斯說：「別擔心，並不

遠。」

雷基看看蘿拉。

她說：「我想，我們要走也得帶他一起走，對吧？」

「對。」雷基說。「要不然什麼也證明不了。」

「那好吧。」

於是他們兩人跟著拉米瑞斯向前走。

他們在隧道裡走了五十碼，然後一百碼，這部分離完工尚遠，隧道兩側還是泥土裸壁，地上堆著鋼條和木材。

他們停下腳步。

拉米瑞斯舉止怪異，行進間不但伸手摸牆，還把臉湊到土上去聞，嘴裡咕噥著像是「笨蛋」的字眼。他快步向前再走幾步，然後抬起頭用力嗅了嗅空氣，又快步走回。

「你們有沒有聞到什麼？」

雷基和蘿拉互看一眼。

雷基說：「什麼也沒聞到。」

蘿拉說：「只有濕土味。」

「那算什麼，到處都聞得到。」拉米瑞斯說著向前兩步，用力在他們身後牆上抓下一把土，送到雷基面前，說：「嚐嚐看。」

「你說什麼？」

「我叫你嚐。」拉米瑞斯說。「我酒喝太多，把味蕾喝壞了。」

拉米瑞斯看起來精神極度緊繃，雷基只好遵命。

「好，什麼味道？」

「土的味道。」

「噢，該死。」拉米瑞斯放棄雷基，轉向蘿拉。「你來嚐。」

蘿拉用兩根指頭捏起一小塊土，放在舌頭上，然後合上雙唇仔細想了想才說：「有點像奶油的感覺，吞下去以後會有點怪味道留在嘴裡，這應該算是正常的，不過……多了一絲臭味，像是壞掉的蛋。」

拉米瑞斯睜大眼睛。

「你味覺眞好。」他靠在一捲鋼索上，揉揉額頭，悲哀地瞪著眼前堅硬的土表。「我猜得沒錯，就是這裡。」

「什麼東西？」雷基問。

「易燃氣體。」拉米瑞斯說。「他們就在離氫硫礦囊不到一呎的地方挖來挖去，根據我的探勘，這裡還有甲烷，那更可怕，因爲連聞都聞不出來。硫化物的味道是種警告，通常爆炸前你就無法呼吸了，但甲烷完全不會給你任何警告，一點火花立刻送你去地獄，隧道裡的人全都會給烤熟。」

「隧道裡的人？」蘿拉問。「你是說現在在隧道裡的我們，還是明天會進來工作的人？」

「都一樣。」拉米瑞斯說。「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不知道這裡有危險氣體，所以拚命往前挖，連風扇都沒通電。你們抬頭看看上面。」

雷基抬頭一看，拉米瑞斯說的是通風風扇，這麼長的隧道照例要裝通風風扇，但現在上方的風扇並沒通電。

他說：「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蘿拉作出一個極具感染力的微笑。「說給我們聽聽吧。再往隧道裡走地就太濕了，你不覺得嗎？這裡不錯，地比較乾，我們就坐這裡吧。你跟我們說說，說不定我們幫得上忙。」

那笑容雷基熟得很。拉米瑞斯望著蘿拉，也許笑容有效。

「都是馬害的。」拉米瑞斯說著坐了下來。

蘿拉也在拉米瑞斯身旁坐下。

「馬？」

「第一天我贏了。那匹馬的名字叫做幸運瑪拉，我當然得把賭注下在牠身上，結果贏了不少。你知道的，賭博都是這樣，一贏就收不了手。」

蘿拉說：「是的。」

「到最後當然就輸慘了。我把房子拿去抵押，跟所有朋友借錢，最後連高利貸的錢都借。大家都知道，放高利貸的可不好惹，他們壞透了。最後我實在還不出錢來，他們就叫我在家等電話。那天吃晚飯的時候，我急著想要我太太在電話打來以前離家，她不

肯走，我們大吵了一架。瑪拉跑上樓躲進她房間哭。這時候電話響了。」

拉米瑞斯講到這裡停了下來，好像到現在都還對這事感到很驚訝。「我以爲打電話來的人會是放高利貸的，或是更可怕的人，但你們知道電話是誰打的嗎？」

「不知道。」雷基有一點點不耐煩。「我們不知道。」

「告訴我們嘛。」蘿拉說。

「是和我一起探勘的同事，羅傑斯。他說起蘭克遜那件工作，說我們可以幫某人一個忙，但他不肯透露某人是誰。他說某人願意幫我解決所有債務，還會再多給我一些錢。而我只要幫他改掉我報告裡面的幾個數據就好，就只要這樣就好。」

拉米瑞斯望向他處。「那可惡的狗娘養的。」

他停頓片刻，低下頭說：「但我照辦了。我捏造數據，把通往地獄的隧道僞裝成公園裡的步道。」他抬起頭，臉上表情硬得跟隧道的牆一樣。「那可惡的狗娘養的，我絕不會讓他再找我家人的麻煩。」

「你說的是什麼樣的麻煩？」蘿拉問。

拉米瑞斯說：「你要明白，那份工作沒人做得比我好，我會把我們鑽的每一吋岩心都登記得清清楚楚。有些人有時候當場忘了記錄，事後就作假；有些人做事差不多就好，於是很快就會把六十二號岩心和十二號岩心寫成一樣的東西，但其實六十二號岩心可能較砂較多，而十二號岩心黏土較多。我會注意所有細節，並且把它們全都寫下來。」

「是的。」蘿拉說。「我們了解，你就連它們嚐起來什麼味道都曉得。」

「但我把它們全都扔了。」拉米瑞斯說。「我在易燃氣體的濃度上僞造了假數據。兩年不到，羅傑斯就靠著他們給的錢擁有了我們工作的那家探勘公司，而我卻再也無法面對自己。我開始酗酒，然後有一天，我離開了，去阿拉斯加做輸油管相關的工作，有錢就匿名往家裡寄，還在瑪拉十五歲生日的時候寄了條小狗給她。」

「那爲什麼會回來呢？」

「我聽說隧道起火死了人，心想我得在出下一條人命之前做點什麼，所以就趕回來，結果一回來就發現有個傢伙不懷好意老在我女兒身邊打轉……」

拉米瑞斯陡然起身，看看手錶。

「該走了。」他催他們。「我們得去月台，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雷基說。

「趕快走就對了。」拉米瑞斯說。「到那邊以後，我會把你該知道的告訴你，你害我暴露行蹤，已經害得我夠慘了。」

「你這話什麼意思？」

「羅傑斯一直很怕我會回來，我知道他派了人找我，尤其是隧道起火之後。可是直到有人看見你追著我跑進那間慈善機構，他才發現我藏在哪裡。今天晚上有個男的跑去領飯的地方排隊，塞了張紙條給我就跑，我打開一看，原來是我的好朋友、老夥伴羅傑斯寫的，他抓了我女兒。你弟弟也在他手上，不過他的死活我並不在乎，因爲我的直覺

告訴我，事情搞成這樣有一半要怪你們。總之，他們兩個都被他抓去了。」

「怎麼會？」雷基問。

「少囉唆，跟著我走就是了。」

拉米瑞斯轉身向前走。

雷基和蘿拉停在原處。

「他剛剛還那麼感性，那麼體貼。」蘿拉說。「怎麼一下子就變臉？」

「我得跟他去。」雷基說。「可是你不……」

「噢，快聽他的，不要囉唆，趕快走吧！」

他們跟在拉米瑞斯身後走了幾分鐘，漸漸連微弱的光線都沒有了，他們進入一個黑暗又寬廣的空間，腳步慢了下來。

這裡是個未完工的車站，月台就在隧道盡頭，長約五十多碼，整個月台只在隧道邊上有兩盞燈，看不見月台有多深，但雷基勉強能看見柱子，還有疑似上樓階梯的東西，照理應是通往出口。

他們以三人縱列行進，直到月台邊上。拉米瑞斯命令他們停在那裡。

「好了。」他說。「在這裡就行了。等那個狗娘養的羅傑斯出現在月台上的時候，他一定會要求先看地圖——原版的地圖，然後要我拿地圖換回女兒。還有你弟弟，如果他還活著的話。然後……」

拉米瑞斯的話被他們兩個的目光打斷，不得不先作回應。

「我怎麼會知道呢？」他略帶歉意地說。「重點是，他會要我拿地圖換她……他們，可能還會讓他們走下月台，到我們這邊來。」

「不。」雷基說。「不可能。他的眞面目已經被我們發現了，他不但要毀掉地圖，還得殺光我們。」

「誰說他要讓我們活命了？我可沒說他會放過我們，我們全都知道太多了。我只是說，他會讓我們一起站在隧道裡，不然幹嘛要我帶你們一起來？他自己會站在月台上，空氣流通，比較安全。最好我們全在隧道裡，站在易燃氣體裡，他只要點一根火柴丟下來，就清潔溜溜了。誰會上他的當！」

「那你的計畫是？」

「我的計畫是，要確保瑪拉留在月台上。你弟弟也是啦，如果他還活……」

「好好好，我們懂啦！」雷基說。

「然後要羅傑斯下到這裡來看地圖，他一定會下來，因爲他得確認眞僞，不能讓原圖流出。」

「可是他確認以後，就會回到月台上，然後丟火柴下來啦。」雷基說。

「不。」拉米瑞斯說。「他沒機會，因爲我也有火柴。」

一時之間大家都陷入沉默。

然後，蘿拉開口說：「我有問題。」

「請說。」

「你點燃火柴的時候我們人還在隧道裡……」

「是啊。」

「這計畫似乎有點瑕疵。」

「這事是我惹出來的，爛攤子也該我收。」拉米瑞斯說。「我有必死的準備。」

雷基想說他和蘿拉並不想死。

但這時月台深處出現一個聲音。

「爸爸？」

拉米瑞斯一聽見那個聲音，立刻變得極度專注，背脊挺了起來，轉身面向聲音來源。

他跳到月台邊，想往上爬。

「站住！」

出口的指示燈忽然亮了，隱約照亮了一部分月台，其餘位置仍是暗的。

羅傑斯就站在月台南出口一根水泥柱旁邊，緊緊抓著瑪拉，將她一隻手臂扭在身後。他口袋裡似乎塞著某樣傢伙，但光線太暗，看不清楚。

拉米瑞斯好像凍結了似的，雙手緊抓月台邊，雙眼瞪著羅傑斯。

「放她走。」拉米瑞斯咆哮。

「沒問題。」羅傑斯說。「我馬上放她下去，但你得先讓我看地圖。」

「別動，寶貝！」拉米瑞斯高喊。「爸爸會過去接你。」

「留在原處，別輕舉妄動。」羅傑斯說。「否則我把她丟下去給你。」

拉米瑞斯有些遲疑，低聲對雷基說：「我就說他會來這套吧。」

「你說對了。」雷基說。「那現在怎麼辦？」

「怎麼辦？」拉米瑞斯說：「了不起的律師是你不是我，你想活著出去，就去跟他談判。但無論如何我女兒都得留在上面，如果他要把她推下來，我就會搶先一步點火，讓你和我和整條隧道都燒掉。你抬頭看看上面。」

雷基抬起頭，看見隧道裡的風扇靜靜懸在空中，沒通電，當然就不會動。但月台上的風扇卻瘋了似地拚命轉。那是感應式風扇，顯然這裡有某種氣體。

雷基向前一步，對羅傑斯喊道：「地圖不在他手裡，在我身上。」

「給我看。」

雷基說：「你讓我看我弟弟，我就讓你看圖。」

有個聲音說：「沒問題。」

月台另一頭的出口處有個人影從柱子後頭跌了出來，倒在地上，黑忽忽看不真切。

「那是奈吉。」蘿拉低聲說。「他受傷了。」

沒錯，奈吉躺在月台地上，微微動了一下，伸手去摸摸腦後的傷口。

一名禿頭彪形大漢從柱子後面走出來。雷基忽然想起他見過這人，他在好萊塢水庫冰冷湖水中抬頭望時，曾看見這人汗濕的額頭在陽光下閃閃發光。還有一次，更早以前，他們搭過同一班飛機。

但如今在昏黃燈光下閃著光的，是一把槍。

那人說：「把地圖丟過來。」

拉米瑞斯低聲說：「聽他的，我們就死定了。」

「我很想。」雷基對拿槍的人說。「可惜我沒帶。」

羅傑斯說：「我不相信。」

「我只帶了本《綜藝》雜誌。」雷基說著，把那本雜誌從袋子裡掏了出來，地圖還好好地夾在裡面。他一手拿著雜誌，一手拿著空袋子，讓大家看。「看到了嗎？」

「你說謊。」羅傑斯說。「你不可能沒帶。」

「那張地圖是兩起命案的證物，兩起命案都是你犯的，你眞以爲我會帶在身上？」

羅傑斯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東西。」

蘿拉說：「那個女生是你的學生耶！你這個爛人！」

「是你的錯。」羅傑斯對著雷基說。「你不應該把她扯進來。」

大個子對羅傑斯說：「不要再跟他們多說。」

「還有他的員工。」蘿拉說。

「我沒動過你的員工。」羅傑斯抓瑪拉抓得更用力了，她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那是你們自家的事。」

蘿拉說：「你眞是個超級討厭的小人。」

雷基說：「我們自家的事？你是說……」

「閉嘴！」拿槍的人先說：「羅傑斯，你給我把嘴巴閉起來。」然後朝蘿拉說：「所有人都給我閉嘴。」槍對準了雷基。「地圖給我，馬上。」

「地圖已經寄去給雷基的祕書了，現在正在路上。」蘿拉鋌而走險扯了個謊。「她了解詳情，而且非常可靠。」

那人聽見這話，和羅傑斯互望一眼。雷基看見奈吉欲振乏力地努力想往柱子後頭構什麼東西。

「拿去吧！」雷基大喊。「你自己看看。」他把《綜藝》雜誌連同夾在裡頭的東西一同塞回袋子裡，把袋子丟上月台，故意丟在持槍那人構不到的地方。

於是那人走了過去。

突然間，喀噠一聲，所有的燈閃了一下，然後熄滅。

四周只剩漆黑。

瑪拉大叫：「啊！」

遠方某處傳來一個低沉痛苦的喉音，在四下裡迴旋，雷基一開始並沒聽出是誰。

他壓低嗓子說：「該死，這是什麼？」

羅傑斯也說：「該死，剛才那是什麼？」

瑪拉大叫：「你才該死！放開我！」

她一出聲，那個低沉的喉音再度響起，但這一回聲音雖然還是震動八方，但聽起來音源就在他們之中。

而且，依雷基聽來，那聲音充滿憤怒。

「你剛拴得有多緊？」他問蘿拉。

「我以爲夠緊。」

「快上月台去。」拉米瑞斯說。「不想燒死就快上月台。」

雷基抓著蘿拉的胳臂，兩人摸黑踉蹌而行。雷基用右膝抵著月台邊，把蘿拉先推上去，月台邊緣很鋒利，痛得他想罵人。他跟著她在黑影裡快走兩步，撞上了某人，是那個有槍的禿頭佬。

雷基怕他傷到蘿拉，使勁往前擠，想抓住他胳臂。

這時，月台上響起沉重的跑步聲，他不但聽見了，甚至近得能夠感覺到，依那跑步節奏聽來，他知道那是什麼。

有人要倒大楣了，但倒楣的會是誰，就得要看瑪拉那條一百五十磅的大狗在暗處的視力如何。

雷基沒能制住那持槍的傢伙，他塊頭比雷基大，又比雷基強壯，搶起球來肯定不會輸，他單手掙脫以後就用力一推。

雷基緊緊抓住他衣領，兩人一起摔下月台。

忽然間，樓梯上響起一聲尖叫。

然後備用照明設備亮了起來。

羅傑斯外套破了，手臂鮮血淋漓，正在地上爬，想逃離那隻狗。

他沒受傷的那隻手裡拿著一支信號火炬。

穆奇護主成功，停步不追了，回頭等主人給下一步指示。

羅傑斯舉起手臂，想把信號火炬丟下隧道。

「穆奇！上！」

那狗一躍而起，要去搶羅傑斯手上的東西。

但牠體型過大，很難準確控制力道，牠一口咬住羅傑斯的手臂，火炬掉在地上，滾過月台撞到牆，起了點火星，然後又向月台邊滾去。羅傑斯自己則摔下了月台。

有那麼一瞬間，誰都不說話也不敢動。

瑪拉、奈吉和蘿拉在月台上。

雷基、拉米瑞斯、禿頭男和羅傑斯在隧道裡。

想要及時爬出是不可能的了。

「後退！」雷基朝月台上喊。

「快跑！」拉米瑞斯推著雷基，兩人勉強跑了三、四大步。

然後，一道閃光。

他們所能看見聽見的，就只有爆炸產生的強風與烈火。

雷基單膝著地摔倒，接著臉也撞在地上，碎石刺進額頭、臉頰和下巴。光與熱似乎把他上方所有的空氣都用光，有那麼一會兒工夫，他還以爲自己也著火了。

然後，煉獄平息下來。

空氣聞起來好像有人讓鍋在爐子上燒了太久，雷基覺得頭頸後方的皮膚彷彿一碰就要破，他忍痛一吋吋慢慢從地上站起身來。

然後，發生了第二次爆炸。

22

雷基的母親在對他說話，父親也在，他們坐在深色的櫻桃木餐桌旁，父親皺著眉頭，這很明顯，因爲母親正在說的話就是：「你爸皺著眉頭。」

雷基看不見自己，屋裡煙霧瀰漫，他也坐在餐桌旁邊，但覺得爸媽身影在霧裡忽隱忽現。

媽媽還說了些別的，雷基聽不清楚，他努力想要弄懂，但意識中清醒的部分卻提醒自己，該是離開夢境的時候了。

可是清醒給兩邊太陽穴帶來疼痛與壓力，雷基掙扎了一下，又朦朧睡去。

剛才媽媽到底在說什麼？他想了好久，她一定說了些什麼。

「你弟弟到底都做了些什麼？」

她說的是這個。眞的嗎？再想想。

「你都對你弟弟做了些什麼？」

是這個嗎？雷基不確定，他想弄懂字句的意思，但被打斷了，現在夢裡那屋裡多了個人，跟他們一起坐在餐桌旁。

是蘿拉，她一直都在嗎？他怎麼可能沒看見她？

她也在說話，但現在不是坐著的了。她起身圍上一條飄逸的白絲巾，悄悄離開。

雷基醒了。

他發現自己躺在乾淨的白床單上，立刻就明白過來，這是醫院病床。左臉感覺有點脹，伸手摸摸，包了繃帶，後頸也貼了紗布之類的東西。右腿厚厚纏起，吊在半空，他試著向左向右移動看看。好，至少沒傷到神經，輕輕動一下就痛得要命。

蘿拉在哪裡？

雷基勉強坐起來，動作快了點，頭好暈，又倒回去。

過了一會兒，有隻涼涼的手摸了摸他額頭，有人說了些安慰他的話，然後離開。再過一會兒，他聞到一種熟悉卻不該在這裡出現的氣味，然後那氣味消失，雷基沉沉睡去。

他再醒來的時候，有人站在床邊，好像想要他做什麼事，語氣不像在安慰人。

「等我一分鐘。」雷基喃喃地說。

「慢慢來，你要多久都行。」曼多薩警官說。

這不是雷基醒來想見的人，他很失望，就又覺得昏沉起來。但他心中有個執念，他有個問題揮之不去。

他口齒不清地問：「爲什麼有兩次？」

曼多薩回了句沒意義的話。雷基想坐起來，可是頭痛逼他又躺了回去。

對，可惡，他醒了，蘿拉不在，曼多薩卻坐在他面前。

他又問：「爲什麼有兩次？」

「兩次什麼？」

「爆炸。爆炸之後又有第二次爆炸，爲什麼會有第二次爆炸？」

「噢。」曼多薩說。「消防隊的人說，隧道裡的第一次爆炸炸壞了月台風扇的電力系統，所以易燃氣體進入月台區，引起了第二次爆炸。」

「蘿拉在哪兒？」

「誰？」

「剛剛在這裡的那位小姐。」

「剛剛這裡沒有別人。」曼多薩說。「只有讓我進來的那位護士。」

「出去的有誰？」

「從哪裡出去？」

雷基勉強撐起身子，抓住曼多薩的衣領嘶啞地說：「不要這麼蠢！第二次爆炸前逃出去的有誰？」

曼多薩冷靜地把雷基的手扳開，以他最高傲最專業的語氣說：「還不十分確定。我們在隧道裡找到一具焦黑的成年男屍，也可能是兩具，它處於爆炸中心點，判斷不易。我們無法確定哪些人逃了出來，因爲我們不知道之前有哪些人進去，這得要請教你。」

雷基不說話，他認爲這警察知道的不只這些。

曼多薩聳聳肩。「我猜啦，這大概是某種兄弟間的競爭，目前看來打成平手，請原

諒我如此措辭。天橋下推車裡的屍體我依然認爲是令弟所爲。」

「我弟弟已經洗清嫌疑了，拉米瑞斯承認是他幹的，你應該已經知道了吧？」

「拉米瑞斯被我們從隧道救出來以後，一直都還沒有清醒，據我所知他並沒認罪。」

「爆炸之前他就跟我們說了。」

「是喔，你可以保證。」

「如果你好好打探一下，也會得到相同的結論。」

「我想這事我會解決，無論結論如何。我們發現有個女孩被人從水壩上丟了下去，她才二十四歲，你知道嗎？這事我想該算在你頭上。」

雷基先說：「我實在不該把她扯進來。」然後憤怒地瞪著曼多薩說：「要是這裡的有關當局多注意一點，就不會落到要靠我和她來爲你釐清眞相。殺她的凶手是羅傑斯，他在水庫設局要搶地圖，她以爲他眞心想要幫忙，跑去找他，他發覺她知道太多，就殺她滅口。」

「後來羅傑斯也死了。對你來說還眞方便。」

「還有另一個人，水庫和隧道兩次他都在。」

「我聽說了。」

「沒找到人？」

「沒有。」

「我想應該很快就會找到。如果他在爆炸中心點，恐怕已經給炸散了。」

「嗯，那人叫什麼名字？我去查一下失蹤人口。」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白人男性，五十幾歲，身高六呎多，體重一百九十磅左右。」

「這樣範圍大概可以縮小到一百萬人吧。」

「這人付錢讓羅傑斯逼拉米瑞斯修改地圖，可以從這條線去查相關的人。」

「喔，是喔，地圖。好，照你這樣說起來，那人有犯罪動機？」

「沒錯。」

「太好了，地圖呢？」

雷基很難啓齒。「最後一次看見它，是在隧道裡。」

「在隧道裡，在那個起火的隧道裡。」

「對。」

「嗯，運氣還眞好。」曼多薩站起來。「我要請你別走太遠，不過，我想那應該不會是問題。」

曼多薩走了。

雷基坐起來，評估一下現在的狀況。

頭只有在他移動的時候才會劇痛，不動的時候只有普通痛。

那是好事。

他知道他得把腿抬起來才能脫離吊帶，可是一試膝蓋就痛得不得了。

他正要再試一次的時候，床邊的電話響了。

這是單人病房，電話找的不會是別人。

雷基接起電話。

「哈囉，希斯。」是溫伯利那個討厭鬼。雷基覺得他聲音聽起來相當開心。「你還好嗎？」

「挺好的。」雷基說。「你呢？」

「好極了。」

「很高興聽見你這麼說。找我有何貴幹？」

「我想請你們三位回來聊聊，希斯。你、藍欽小姐，還有你弟弟。」

雷基說：「時機不太對。」

「他們說，以藍欽小姐目前的身體狀況，旅行絕無問題，你和你弟一、兩天內也就可以移動了。就我所知，你們在那邊闖了不少禍，如果有必要，我會辦理引渡。」

「給我兩天時間。」雷基說。「我覺得他們不會那麼快讓奈吉出院，後天我自己去見你。之後如果你還想要找奈吉或蘿拉，我會讓你知道上哪兒找。」

「那好吧。」溫伯利的語氣顯得有點懷疑。「記得要到。」

「謝謝你。」雷基掛上電話。

他深呼吸，咬緊牙關，繼續爲下床而努力。

這一回他勉強辦到了。

他把腳放到地上，動作重了點，痛得差點叫出來。站起來以後，頭暈目眩，他等暈眩感過去，然後開始找衣服穿。

雷基走出病房，頭又暈了。他在牆上靠一會兒，努力思考。

溫伯利透露得比曼多薩多，蘿拉應該已經擺脫嫌疑，但奈吉卻不然。

雷基向右望，護士站值班的護士正在打電話，眼睛沒看這邊，很好。但不知曼多薩剛才是往哪裡走的。

雷基站直身子，盡可能不去注意膝上的痛楚，朝走廊另一頭走去。他推開遇到的第一扇門，病房裡有位熟睡的老太太，另有一張空床。

下一間，有位六十多歲的禿頭男子正在大聲敘述手術的細節，沒人注意到雷基。

再下一間。

奈吉在此。

他平躺在床上，沒有知覺。護士在一旁照顧。

雷基問：「他狀況如何？」

「腦震盪。」

「什麼時候能醒？」

「要問醫生，但在我經驗裡這不算最糟的。」

「他以前也有過腦震盪。」雷基說。

「是喔。」

雷基問：「剛剛是不是有位小姐來探望他？」

「是啊，他挺受歡迎的。」

「個子高，頭髮紅，雀斑多？」

「那是第一個。後來那個中等身材，西班牙血統，也很漂亮，她說還要去看她爸，她爸在燒燙傷病房。」

護士出去了。

雷基坐在醫院的塑膠椅上，望著奈吉，回想起三十年前的往事。當時他在手術房外等，媽媽又著急又難過地在手術房裡看醫生檢視奈吉的眼睛，評估雷基造成的意外對奈吉的傷害。

那件事發生幾年以後，媽媽因爲不能接受她兒子竟會那樣傷害弟弟，所以把罪過轉到奈吉的玩伴頭上，在家族裡講起舊事的時候，改了版本。

雷基聽著那件事在家族聚會時一再複述，感覺好怪。

這一回眞的不是我的錯，他在心裡提醒自己。他勸過奈吉不要管，奈吉是不聽他勸跑到這裡來的。

但也許是因爲他受過律師訓練，又或許應該說，即使他受過律師訓練，雷基還是退了一步來想最近這所有事情發生的主因。

是他讓奈吉去做卑微工作的，包括回信。

對，但他怎知道奈吉會用這麼極端的方式來處理？這並不是他的錯。

他再退一步想，奈吉之所以淪落到負責回信，是因爲惹了麻煩。

那個麻煩是奈吉自己惹的，不怪雷基，而且可以解決。

可是雷基再退一步想，奈吉之所以會搞出那個麻煩，是因爲先打了場成功的官司。

而在那之前，是蘿拉和他分手。

蘿拉和他分手，是爲了跟雷基相戀。

那當然不是一切的主因，大西洋兩岸的警方都不能這麼說，這中間發生了太多事，奈吉自己也採取了許多愚蠢的行動。

可是雷基的腦子並不是法院，奈吉的病床邊也沒有陪審團能判他無罪。

謝天謝地，這時他的手機響了。

是布凌克女士。

「我找到你要的名單了。」

雷基問：「什麼名單？」

「歐麥利聯合法律事務所的客戶名單。」她說。「你不是要我去查……」

「對，我想起來了。」雷基說。「你查到什麼？」

布凌克女士唸出一長串人名與公司名稱。

雷基全聽完了，每一個名字聽起來都毫無關聯。

布凌克女士說：「你要找的是什麼樣的關聯？如果我知道的話，也許幫得上忙。」

「我要找的是跟我、奈吉或蘿拉有關聯的人，就算間接相關也行。」

「噢。」布凌克女士頓了一下才說：「那麼……」

「怎麼了？」

「我……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如果你有什麼發現，布凌克女士，你最好說出來。」

「你要我去調查巴克斯頓勳爵，我就查了。你說得對，確實有關聯，可那是間接關聯。」

「什麼？」

「歐麥利聯合法律事務所的客戶之中，有家公司是他的，而且……我真的不知道站在我的立場該不該說……」

「布凌克女士……」

「好啦，幾天前的明星雜誌上有篇報導說，他跟藍欽小姐一起在紐約參加首映會還是什麼的。我是不想冒昧亂猜啦，可是我所說的間接關聯是……」

「謝謝你，布凌克女士，我自己會連連看。」

「不客氣。」

雷基掛掉電話。

巴克斯頓。

會嗎？巴克斯頓會跟這些事有關嗎？

那太好了，蘿拉會把這男人像扔石頭一樣扔掉。

雷基獨自坐在那裡針對可能性盤算了一會兒。房門打開，他嚇了一跳，抬頭望去。是蘿拉。

她走進小小的病房，暗紅色頭髮流洩在頸上肩上，讓她顯得非常脆弱。她先看了看躺在床上尚未恢復意識的奈吉，然後問雷基：「哪裡傷最重？」

「我的頭、頸、手臂和膝蓋，只有這些，沒別的。你呢？」

「半點傷也沒有。你知道嗎？奈吉救了那隻聖伯納犬，爆炸引起的氣流把他推到半空，落下時奈吉當了牠的救生墊。」

「可惡。」雷基說。

「然後我又落在狗身上，所以要打上一個月噴嚏了，但這挺划算的。」

他們靜靜坐了一會兒，望著奈吉。雷基覺得蘿拉好像有趁他看奈吉的時候偷偷看他，可是一下子又把眼光移開，沒說什麼。

先開口的是雷基。

「溫伯利準備好要把我們全都拖回倫敦去了，歐克的案子還沒結束，你是他名單上要見的第一個。曼多薩還是竭盡所能想安罪名在奈吉頭上，我們得在歐克和這裡的事之間建立起關聯，然後讓大家了解才行。」

蘿拉說：「話是沒錯，但我們有辦法嗎？」

雷基欲言又止。之前他一直避談此事，可是現在避無可避。

「我們得查出內奸，那個保奈吉出來的人。」

「是，我記得你提過，但他是誰？」

「你可能會不高興。」

「怎麼會，說吧。」

雷基說：「你的朋友，巴克斯頓。」

蘿拉瞪著他，幾乎說不出話來。「你不會是認眞的吧？」

「他夠有錢，能做這件事。」

「雷基，他哪裡來的動機？」

「我不知道。目前還不知道。」

「那我們爲什麼要討論他？」

「蘿拉，我查到保奈吉出來的那家法律事務所的客戶名單，他是其中一家公司的主要股東。」

蘿拉望向別處，想了一會兒，又望回來。

她說：「就這樣？」

「抱歉。」雷基說。「我並不想說你朋友的壞話，可是事情就是這樣。」

「雷基，如果你去調查羅柏收購的所有公司和之下的附屬公司，就會發現沒有一家夠大的法律事務所客戶名單裡會沒有一、兩家他握有股份的公司。你明明知道這點，爲什麼還要在上面做文章？還有，你爲什麼要特別強調『朋友』二字？」

「我不相信他老遠飛過來只是爲了要改寫《馴悍記》。」

「確實不只是爲了《馴悍記》，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話，我告訴你，他決定要拿這故事改編電影，所以過來安排一些事情。我會先在世紀城拍些宣傳鏡頭再回紐約排演。」

「我明白了。」雷基努力讓語氣不要太僵硬。

「你這樣講話的時候通常表示你不明白。」蘿拉說。「你說，羅柏怎麼會知道奈吉坐牢？又怎麼會知道其他的事？」

雷基一時語塞。他知道他在自掘墳墓，泥土部分挖完，都鑽到岩床了，他想叫自己住手，卻還是繼續往下挖。

「該死，蘿拉，你跟他在一起那麼多個晚上，你要我怎麼想？」

「你怎麼會笨到以爲我會跟他說？你怎麼這麼不信任我？」

「我沒有，我沒有不信任你。」

「你有，你就是這麼想的，你剛剛就是這麼說的！要不是你臉上剛縫過，我非給你一巴掌，打得你牙齒晃到下一個千禧年不可。」

她起身向外走。

「蘿拉……」

「雷基，我等你這麼久，你一直猶豫不決，現在忽然覺得出現威脅，就認爲我劈腿？」

她不等他回答，逕自向門走去，然後猛然停步回頭。

「你弟弟醒過來……或你醒過來的時候，再打電話給我。」

然後她就走了。

雷基留在奈吉床邊，不知道她這話該如何解讀。

忽然，他想到一件事，這事如此明顯，他發現自己最近思考全不憑理性。

如果內奸不是巴克斯頓，那會是誰？

他拿出手機，打到倫敦去給布凌克女士。

她問目前狀況如何？

雷基騙她說，現在他手上不但有原始探勘地圖，還有證據能證明是誰改的。他會把所有證據都交給建設局和曼多薩，加上瑪拉作證，一定能洗清奈吉的罪嫌……把大西洋兩岸的罪嫌都洗掉。

布凌克女士問，還有什麼她能幫得上忙的地方。雷基說該做的都做了，掛上電話。

然後走出病房。

他繼續一間間去找，終於找到一個從頭到腳綁著繃帶、手臂上插著點滴的人，額頭和半邊臉都遮著，雷基看不出他是誰。

但瑪拉坐在床邊。

她右頰有瘀傷，臉上還掛著擔憂，其他部分似乎無礙。

雷基找了張椅子來，在她旁邊坐下。

「我早就察覺他回來了。」她抬起頭說。「蘭斯．史勞特搬進那棟樓一星期以後，我注意到有個老人老是盯著我家看，剛開始覺得毛毛的，可是他看我的眼神跟別的男人不一樣，好像是在守護我，守護我的家。我懷疑他是我爸，卻不敢讓任何人知道，就連走到對街去跟他說話都不敢，怕給他惹危險。他想保護我，我也想保護他。」

躺在床上的拉米瑞斯輕輕動了一下。

「嗨，寶貝。」

「嗨，爸爸。」

拉米瑞斯看見雷基也在。

「你運氣不錯。」他說。「差個幾碼結果就會完全不同了。」

「是誰？」雷基說。「這一切到底是誰幹的？」

「是羅傑斯啊。」拉米瑞斯說。「你也看到了。」

「但是誰花錢叫羅傑斯做的呢？」雷基說。「月台上另外那個人又是誰？」

「幕後主使者我沒見過，羅傑斯認得他，我不認得，沒見過。」拉米瑞斯變得好激動，想要坐起來。「無論如何，我把我犯的錯改回來了！我回來把錯誤改正了！」

「爸……」

拉米瑞斯倒回床上，閉上眼睛。

瑪拉說：「你不能再跟他說話了。」

「你爸殺了蘭斯．史勞特，你知道嗎？」

「我不確定。我是說，當時我不確定，可是……嗯，對，我懷疑過。」

「要是不去跟曼多薩說，他就還是會起訴奈吉。」

雷基看得出她的猶豫。

「我知道。」她說。「等他下次醒來，我會……我會要他跟我說。」

雖然她只猶豫了一下下，但雷基看來，奈吉在她心中確實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

「這樣夠嗎？」她說。「我的意思是說……這樣就能洗清奈吉的嫌疑了嗎？」

「洗清奈吉的嫌疑要靠你父親。」雷基說。「只要曼多薩聽見他的證詞就行。可惜我們沒有地圖，要讓幕後黑手逃掉了。」

瑪拉說：「我要始作俑者付出代價。」

她拿起放在椅子上的背包，把它打開。「我保存它二十年了。」她說。「你想我會讓它燒掉嗎？」

她取出三張捲在一起的紙，拿在手裡，對雷基說：「你最好給我珍惜這東西，好好利用。」

他說：「我正有此意。」

她把地圖交給雷基。

瑪拉留在父親的病房裡，雷基回到奈吉身邊，站在床邊看他。

一切如故，奈吉的意識依然尚未恢復。

雷基轉身走回椅子旁邊，想要坐下，忽然聽見奈吉說話。

「該死，」奈吉說，「我昏過去多久了？」

雷基回到床邊。

奈吉說：「她在哪裡？」

「她剛走。」雷基說。「我想她生我氣。」

「噢，你說的是蘿拉吧。我是說，瑪拉在哪裡？」

「在她爸那邊。」

「她還好嗎？」

「好。」

「那蘿拉還好嗎？」

「也好。」

「希望其餘的人都死了，那條可惡的狗也死掉算了，老天，我的頭快痛死了。」

「歡迎參加心有戚戚俱樂部。」

「不要告訴瑪拉我這樣說她的狗。」

「你出獄的時候幹嘛不聯繫我？」

「我已經害你變成兩起連續命案的嫌犯了，這樣的聯繫還不夠嗎？他們一放我出來，我就直奔瑪拉家。」

這次他講到瑪拉的名字時，語氣中帶著種佔有欲，而且誤解空間不大。

「你是說，你就直接跑到她家門口，說，我來了，讓我進去，然後她就開門讓你進

去？」

「是啊。」奈吉以一種志得意滿的姿態說。「你遇到美女的時候不都這樣？」

「沒有。」雷基懷疑地看著奈吉說：「我沒那麼吃得開。」

「好啦。」奈吉態度收斂了些。「也不是全然那樣啦。但情況在你第一次上門到我出獄之間有些變化，我想是因爲她知道她爸回來了，而且有麻煩，她想找人幫忙，我剛好在場。

「一開始我們待在她家，但後來我擔心壞人找來，就帶她去羅斯福阿姆斯旅館，那裡雖然比不上波納凡徹，但至少安全，嗯，我當時以爲安全。而且他們允許寵物一起入住。」

「誰保你出來的？」雷基問。

「這我也想知道。我當時心裡明白，一定是有人想要我出獄，才好抓我、搶地圖。可是光知道這些並沒有用，羅斯福阿姆斯的櫃檯又只要有錢就什麼祕密都守不住。我和瑪拉去蘭克遜工地找她爸，讓羅傑斯和另外那個壞蛋跟上了，他們有槍，我不敢妄動，只能束手就擒。」

「另外那個壞蛋是什麼人？」

「不知道，但那張臉我從前見過，我確定他的照片就掛在對街那間咖啡館裡。瑪拉那個鄰居……我老是記不住他名字……」

「蘭斯．史勞特。」

「他的照片也掛在那裡。不知道這是不是表示他倆有某種關聯。你應該找蘿拉去看看那些照片，她一眼就能看出誰是製片、誰是導演、誰是演員。」

「好。」雷基說。「下次見面我跟她說。」

奈吉半坐起身子，凝視雷基說：「我錯過什麼事了嗎？你們兩個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也許是。」

「嗯，你這麼長時間以來一直沒好好抓牢她，實在很蠢。」奈吉說。「我的意思是說，怎麼會讓她跟巴克斯頓那種人混到一起。」他搖搖頭，然後痛得停下來。「噢！該死！他們到底有沒有眞正的止痛藥啊……」

雷基不顧他喊痛，插嘴說：「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沒邀我去艾德菲劇院看那場演出，你和蘿拉會怎麼樣？」

奈吉停止哀嚎，瞪著雷基說：「沒有。爲什麼要想？」

「沒爲什麼。」雷基說。

「你還記得我那時候什麼樣子吧？」奈吉說。「你應該還記得我當時的工作狀況，我還不至於自戀到妄想像蘿拉那種女人會嫁給我這種沒前途的傢伙。是啦，外表好看確實會佔優勢，但……」

雷基說：「我想她應該看得見你的潛力。」

「什麼？眞想不到你會說這種話。你明知道我工作習慣有多差。我打從出生以來就

是典型的過動兒啊。」

「在我看來，你的前途原本不差，後來是……後來是……」

「後來是什麼？」

「你知道的，」雷基搖著手說，「後來是蘿拉跟我在一起，你才……」

奈吉整個坐起身來，以全新眼光看著雷基。

「我工作做不好責任在我，我自得其樂。如果我想拋下它，也是我自己的選擇。你是怎麼了？有人對你的小腦動了什麼手腳嗎？」

「沒有。」雷基說。「至少據我所知沒有。」

「天啊。」奈吉說。「拜託千萬別告訴我你讓蘿拉等這麼久是因爲你覺得她是你從我身邊搶去的。」

「當然不是，你別這麼想。」雷基說。「我拖這麼久是因爲我蠢。白癡就是白癡，奈吉，這不需要什麼深層的心理因素。」

奈吉說：「我剛剛就是這個意思。」

雷基手機響了，他接起電話。

聽了一會兒。

他說：「我會去。」

他掛掉電話，對奈吉說：「是派洛戴姆打來的。不是派洛戴姆製片場，我們在那邊浪費太多時間，眞正的主角在隔壁大樓裡。」

「他們打電話給你是因爲……?」奈吉問。

「因爲布凌克女士加班了吧，我想。」雷基說。「還有一件事……」他想了一下才說：「你是不是說過，你找到那封二十年前寄來的信時，它讓人給放錯了位置？」

「對。」奈吉說。「收在單獨的檔案夾裡，不在原本該在的地方。」

「可是歐克說，帕森斯收東西向來井井有條。」

「這次沒有。」

「沒放在它該在的地方，所以別人找不到。」雷基說。「單獨收在一個檔案夾裡，方便那個錯置它的人迅速拿走？」

「有可能。」奈吉說。

雷基說：「我去查清楚再跟你說。」

23

雷基離開醫院。

他想直奔蘿拉而去，不只是想，而且打心底知道他就該這麼做。可是當眼前擺著兩個問題，一個他知道該怎麼解決、另一個他擔心自己會無法解決的時候，他向來只有一種選擇。

前往派洛戴姆大樓之前，他要先問清楚兩件事。

其中一件是任何不動產經紀人都能幫他查到的，他打電話問帶他們看過瑪拉家房子的那一位，她要他直接去辦公室找她。

雷基搭計程車過去，路上打到飛頓保斯去問另一件事。他向史賓塞太太打聽帕森斯這個人。

她說：「怎麼了？對，沒錯，他來應徵的時候我是全職員工，他來應徵臨時雇員的時候我面試過他。」

雷基從她那裡知道了許多面試中的細節，心中默唸要是能夠回到倫敦務必寄個致謝花籃給她。

他到了不動產經紀人的辦公室，那位小姐很開心的歡迎他，顯然生意不好。

「你們商量好了？是嗎？你們喜歡那房子？我就知道。」

「嗯，不是的。」雷基說。「我來是想打聽別的。」

「噢。」她雖然失望，但立刻重新打起精神說：「沒問題，我手上還有一間三房的好房子，非常適合……」

「北蘭克遜五百五十號。」雷基說。

她愣住了。「那是派洛戴姆大樓的地址。」

「對。」

「你根本就不是要買房子，對不對？」

「對，對不起，這次不買。可是如果你幫我，我保證以後只要我回來這個……這個地方買房子，一定跟你買。」

她想了一下，雷基覺得八成沒指望了，但她竟大笑起來。

她說：「你要打聽什麼事？」

「我想知道那一區現在的地價，還有那棟樓蓋起來之前買地的價錢。」

她點點頭，在鍵盤上敲了敲，幾分鐘後在淡綠色便條紙上寫下一些數字。

「給你。」她把便條紙交給雷基。「你跟你太太眞是一對佳偶，趕快下定決心買房子吧。」

「好的。」雷基說。「謝謝你。」

雷基走出不動產經紀人辦公室。現在他能做的準備都已經做好，雖然不夠完備，但也只能這樣了。

他還曾在資料更不充分的情形下出過庭呢。

他乘計程車北上，經克萬格隘口向派洛戴姆大樓而去。

空氣跟前一天不同，充塞在他的鼻竇和眼睛裡，乾得像砂紙。風把灰霾吹向海洋，在海平面上方濃濃聚出一層琥珀色，像焦糖布丁頂部的硬殼，在那之上是極爲清明的藍天。

棕櫚葉被用力吹得向西，廣告傳單與報紙在街上隨風飛揚，遇上電線杆就把自己貼上去。這是雷基下飛機以來空氣最熱最乾的時刻。

今天星期六，派洛戴姆大樓的停車場很空。

雷基走近大樓，在入口處黑曜石色的玻璃門上看見自己的倒影，門鎖著，放眼望去大廳裡沒有值班的警衛，他按下電鈴，過了一會兒，門開了。

他搭電梯到次高的樓層，走到企業事務部副總克倫戴爾位於邊間的辦公室。門開著，顯然在等他來。雷基長驅直入，從接待區一路走進裡面的辦公室，門上的名牌尚未放入，螺絲也還沒鎖，只用保護膠帶固定。

辦公室裡有個不到四十歲的男人，穿著昂貴的休閒服，望著窗外。

「我是克倫戴爾。」他微笑轉身面對雷基。「你有沒有攜帶任何錄音器材？」

雷基說：「沒有。」

「加州法律規定，除非雙方同意，否則不許錄音。我不同意。」

「了解。」

「好，請進來吧。」

雷基進來了。

「我的前任剛剛過世。」克倫戴爾說。「我得到他的辦公室和美景，而且現在規矩由我來定國王駕崩，國王萬歲，咱們改朝換代了。」

「你說的國王是哪個國王？」

「你沒聽說嗎？他死在火裡，離此不遠的某處地底下。有意思，我還以爲你知道呢。他就在那裡啊，那邊牆上。」

牆上確實掛著一張照片，是那個高大的禿頭男子，他在喬家小館也見過他的照片，但這張比較老。這人不但去過隧道，也在水庫出現，還跟他搭同班飛機從倫敦飛洛衫磯。

「是這樣的，」克倫戴爾說，「我不但繼承了他的福利，也得接手他的爛攤子，其中包括尊駕在內。當然，我這麼說並沒有惡意，可是沒人喜歡這種位置，對吧？會讓人很不自在。所以，不如我們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把你的角色從爛攤子轉爲解決方案？」

克倫戴爾故作輕鬆地在桌子後方坐下，但其實他緊張得要命，雖然坐的時候把背向後靠，可是腳抖得跟青少年似的。

他對雷基說：「如果想坐的話，可以坐著聊。」

雷基不坐，克倫戴爾聳聳肩。

「那麼，」克倫戴爾擺出節目主持人架勢。「告訴我，雷基．希斯想要什麼？」

雷基說：「你在開玩笑嗎？」

克倫戴爾的笑容消失，椅背收直，他雙手緊抓桌邊說：「很好，聽說你有份資料要交給警方和有關當局，我想在那之前我們應該要先談一談。」

「聽誰說的？」

「什麼？」

「誰告訴你我有那份資料？」

克倫戴爾對這問題聽若罔聞。

「我們不想讓名譽受損，你只要知道這點就好。我們開出的條件如下：只要你把手裡的檔案交給我們……我說的我們是指我們公司……我們就有辦法操控地方檢察官，讓你們愉快地回家，還會捐錢給你喜歡的慈善團體或把錢放進你的海外帳戶，你高興就好，至於金額嘛……兩百萬如何？」

雷基忍不住要問：「英鎊？」

克倫戴爾皺起眉頭想了想，說：「做人不要太貪心。」

「也許我是在浪費你的時間。」雷基作勢要轉身離開。

克倫戴爾起身喊他。

「老實說，這一切並沒有你想像的那麼重要，希斯先生，別處開不出更好的條件了，我們是唯一有興趣的買家，而且興趣不大。」

雷基回頭對他說：「是嗎？我做了點小小研究，你想不想聽聽看？」

「我有得選嗎？」

「沒。一九七四年，你們認爲房地產看漲，基於投機心態買下這塊地，打算把多餘空間出租收益。不料谷區的商業不動產下跌，這筆投資就顯得很蠢，是個錯誤決策，大家都會覺得決策者付了太多錢，是個笨蛋，面臨這種狀況的時候，你當然會很擔心自己被換掉。」

「不是我。」克倫戴爾說。「那時候我還在讀高中。」

雷基不管他，繼續往下說。

「這時奇蹟出現了，新建的地鐵要在兩條可能的路線中選一條，最有可能的一條行經你們的地，如果建的是這一條，那麼總站附近的地價可就水漲船高，做對生意也就可以大賺一筆了。」

「這都是常識，如果你手上的資料只有這些，那我眞不知道幹嘛要找你來。」

「沒錯。但事情不只是這樣。正當你們的董事會重新開始計算紅利的時候，交通局僱的地質探勘公司……也就是羅傑斯的公司，拉米瑞斯參與的也就是那個案子……卻發現這條路線地下到處都是甲烷，這下慘了，不但地鐵路線會重新規畫，而且再也不會有人來買你們的地。你們當然無法接受這種下場，於是花錢買通羅傑斯，還有拉米瑞斯。」

「這些純屬臆測。」

「不，原始未修改的地圖和檢察官查得到的銀行記錄都是證據。」

「也許吧，但別再說『你們』了，那不是我幹的，那時候我還沒進公司哩。再說，

二十年前一切都還在紙上作業階段，誰也想不到後來眞會建這條蠢東西。後來他們開挖，挖到甲烷礦囊，有人死了，你看看。」

「是啊，運氣眞不好。」

克倫戴爾用一種充滿諷刺意味的眼神看著雷基，但雷基並沒發現。

雷基說：「這時候，帕森斯跟你們聯絡了。」

克倫戴爾仔細研究了一下雷基的表情，才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帕森斯喜歡看有線電視台的國際新聞，」雷基說，「他看到地鐵火災的標題時正在處理那些現在都寄到我公司的討厭的信。其中一封是二十年前某個八歲小女孩寄來的，信中附了一份地質探勘的地圖影本，帕森斯的科學背景恰好足以了解那份地圖的意義，他把兩件事拼湊到一塊兒，盤算出這能讓他大撈一筆，夠去某處買個小島。他影印了信和地圖，飛過來拿給羅傑斯看，跟羅傑斯要錢，然後飛回倫敦，以為羅傑斯會籌錢給他。

「可是羅傑斯想要把這事解決得更徹底些。他約帕森斯在倫敦見面，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其實是要設局把他害死。我不知道他把帕森斯推向公車是在拿到檔案之前還是之後，但我確定他很失望，因為他拿到的只是影本。」

克倫戴爾看著雷基沉默了一會兒。「你說的這些都沒有證據。」

「克倫戴爾先生，如果你和這些事情都完全無關，就不會知道我手上握有哪些證據，除非你的前任死後有人為你做過簡報。」雷基說。「今天早上有人打過電話給你，

所以你才會約我來談。到底是怎樣？你之前有沒有涉入？」

雷基瞪著克倫戴爾，克倫戴爾也回瞪他。

「我剛說過了，全都是我前任做的，不關我事。」

「那好。說到證據，警方初次調查的時候不會想到這些陰謀，現在會了。航空公司的記錄會顯示帕森斯來過這裡，隨後羅傑斯又去過英國。羅傑斯在倫敦推人的地方旁邊就是咖啡店，熟客很多，警方要找目擊證人應該不難，至少可以找到人來證明他當時人在現場，也就足以支持警方展開詳細調查，接著就等破案了。」

克倫戴爾想了半天才說：「羅傑斯確實是個死腦筋的傢伙。但我從沒見過他本人。無論如何，你現在說的是要起訴一個死人，這有什麼意義？」

「事情到此並未結束，因爲羅傑斯拿到的並不是正本，所以後來你們又寄了兩封信去貝格街二二一B。」

「不，」克倫戴爾立刻說，「我沒寄，那是……」

「喔？」

「好。」克倫戴爾說。「我說過了，不是我寄的。事情是這樣子：羅傑斯從倫敦帶著那該死的信和地圖的影本回來找我的前任，說在貝格街某間辦公室裡有份這樣的東西，會害大家統統去坐牢……當然，不包括我在內。他最擔心的是，當年在數據上動手腳那傢伙的女兒，現在長大了挺漂亮的，要是哪天忽然想到當年她寄去的是什麼東西怎麼辦？或者更糟的是，如果那傢伙本人聽說火災的消息，受到罪惡感驅使，忽然跑回

來，那我們……我是說我們公司……可怎麼辦？」

「就毀啦，當然我說的也是你們公司。」

「沒錯，所以我的前任做了一些預防措施。他寫信去討當年的信，那簡單，他仿羅傑斯帶回來的信件影本僞造簽名。他知道多賽特是家金融機構，地址有所變動的時候金融機構會計一定會去查證，所以他沒用自己的地址，而用那女孩眞正的住址。還派了一個蹩腳演員去等信，也順便監視拉米瑞斯會不會出現。這些全都是預防措施，沒什麼特別的，應該不會出問題才對。

「可是兩星期過去，都沒有回音，他決定親自去倫敦一趟，了解一下狀況。

「他發現你剛租下那地方，由你弟弟負責回信，心想也許他還沒拆到那封信，就又發了一封，希望你們會照章行事把原件挖出來寄回。爲求保險，他還有備用方案，在你公司安排了內應，以確保能拿回地圖。如果事情出了差錯，他得能控制掌管公司的人才行。」

雷基說：「掌管那家公司的人是我。」

克倫戴爾點著頭說：「當然。」

「沒人能控制我。」

克倫戴爾微微聳肩，繼續說：「我的前任做了點功課，發現找你弟弟是沒用的。說眞的，他眞不像律師，居然沒法用錢買通他做理論上合法的事。不過沒關係，這種錢總是有人願意賺。我的前任還是幫他的錢找到了去處。」

「進了我公司某人的手裡。」

克倫戴爾裝作沒聽見，繼續說：「如果你弟弟把東西寄回來，就什麼事也沒有了。可是，他不肯，他想跟那女孩聯絡。這就麻煩了，有個愛管閒事的英國人手裡握著一份能送我們……我是說我們公司某部分的人……去坐牢的檔案。」

「對。」雷基說。「愛管閒事眞糟。」

「但我們幹嘛老說這些過去的事呢？往者已矣，多說無益。我們來聊聊現在吧。如果你堅持的話，我們可以給你英鎊。」

雷基態度不變。「不用。我來只是想要確認一下內奸是誰，我想我現在已經確定了。」

他轉身就走，走到門邊時被克倫戴爾冷靜的聲音叫住。

「要不我們換種說法吧，希斯先生。」

雷基停步。

「我知道你在勞氏保險擔任承保人。」

「沒錯。」雷基說。

「那實在是種很特別的東西，運作的方式太棒了，我們這裡絕對不會這樣。你得先投資一大筆錢才能加入，然後你投資的產業若是虧損，還得拿你個人資產來賠。我要特別強調，是個人。如果賠了，可能連你其餘的個人資產都要拿來抵債，是吧？」

「大致上是這樣沒錯。」

克倫戴爾搖搖頭。「太驚人了。我知道這可以賺錢，只要世界照著該有的方式運行，你就能賺不少，可是如果出了意外，你就有可能得賠上全部的個人資產，是不是？」

雷基沒接話。

「你們會用這種方式做事情眞是太神奇了，我們這裡的人絕對不會把自己開放到這種程度。公司是公司，個人是個人，如果要冒險，最好拿公司去冒險就好。」他頓了一下，又說：「聽說你最近泥足深陷了。」

雷基問：「你聽誰說的？」

「誰說的並不重要。」克倫戴爾說。「可是在你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告訴有關當局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自身的現況。」

克倫戴爾臉上掛著一副自信滿滿的微笑，很討厭。「有錢的時候拒絕一筆鉅額的意外之財也許不難，」他說，「可是失去你現有的財產就是另一回事了。保重，希斯先生，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克倫戴爾按下桌上的按鈕，雷基聽見門鎖打開的聲音。

「噢，對了，還有一件事要問，你們眞的有一道叫做斑點迪克[1]的甜點嗎？我很好奇。」

---

1 spotted dick，一種葡萄乾布丁。「dick」這個字也有男性生殖器的意思。

雷基很不想這樣離開，卻想不出適當的回應。

24

雷基坐在波納凡徹大飯店頂樓的酒吧裡，緩緩轉動一杯琴湯尼。

這間酒吧也在旋轉，它在當地很有名，你可以從窗戶看見全方位的市區景觀，看著一切出現，消失，然後再來一遍。

如果聖塔安娜風還在吹，窗外就有風景可看，可是風停了。現在空氣凝滯，灰霾越來越厚、越來越髒，無論你轉到那個方向，舉目望去都只看見更多灰霾。

雷基煩躁不安地看了看錶，勞氏保險的經理人隨時會到。

他離開派洛戴姆電影公司以後，回到旅館，打電話去倫敦，想跟負責他在勞氏保險承保業務的經紀人通話。

壞消息是他的經紀人得了疝氣正要開刀，無法和他通話。

好消息是，勞氏有位約翰．威靈漢先生正好在這附近，他到洛杉磯來見一位大客戶。雷基的檔案可以先傳眞過去，然後威靈漢先生下午稍晚時可以到波納凡徹見他。

所以雷基就在這等他來。

他大可叫人在電話裡幫他核對，但他想要自己來。

雷基對投資向來謹愼，在勞氏保險承保時下手非常小心，從來不會被高獲利沖昏頭而亂加入保險團。

克倫戴爾一定是在唬他。

雷基看著好萊塢的標誌在窗外緩緩轉過眼前。

電梯門開了，走出一名男子，雷基猜他應該就是勞氏保險的經理人，他有張沒怎麼經過日曬的臉，穿Gieves &Hawkes的訂製西裝，打深色窄版領帶。他身上那件Turnbull & Asser襯衫大概已經穿了十年或十五年，領子都已經有點緊了。

這一定就是威靈漢。

那人站定向四周一看，直接走到雷基桌邊自我介紹。

「希斯先生，你對你的承保組合有些疑問是嗎？」

「是的。」雷基有點急切地請威靈漢先生坐下，這人看起來太樂觀了。

「我想我可以爲你解答。」威靈漢露出一副阿諛的笑容，打開公事包，拿出資料夾。

「啊，很好。」他把資料夾打開來看。「我想資料應該很齊。」

「願聞其詳。」

「你今年的收益下降了一點點，跟去年同一季相比只少了不到一個百分點。很抱歉，但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收益要看長期表現……」

「我在意的不是這個。」

「喔，那部分一定要把眼光放得非常遠。」

「我想要你幫我確認一下我承保的到底是哪些東西。」

「你要確認你承保的是哪些東西？」

雷基說：「對，請講給我聽，把我目前所冒的風險都解釋清楚。」

「噢，我還以爲你非常了解狀況。」

「我也這麼以爲，但我們還是來檢查一下好了，好嗎？」

「好的。」威靈漢發覺這客戶不太容易搞定，於是拿出他最專業的殷勤，以及另一個資料夾。

「我們在一九九一年開啓你的帳戶，根據你的指示，避開特定領域的風險，包括新型醫學儀器，尤其是與整容有關的，嗯，你避開了所有與矽膠植入的傷害，也不保殺蟲劑以及石棉相關的產業。啊，說到石棉，現在看來你眞是明智啊，希斯先生，你是用水晶球算出來的嗎？」

「不用講得這麼誇張。」

「是啦，但我得說，你選擇排除的項目眞的非常睿智。某些保險團後來挺慘的。」

「我只想知道，我跟他們這裡正在挖的地鐵有沒有任何關係？」

威靈漢挑起一邊眉毛。「地鐵？這城市有地鐵？眞的嗎？」

「對。」雷基不耐地說。「請幫我看一下。」

威靈漢看看手裡的資料，研究了一會兒，搖搖頭，點點頭，又搖搖頭。

「怎麼樣？」

「沒有。」威靈漢終於抬起頭來對他說。「在我看是沒有。」

「那布萊克索恩保險團呢？」

「說來眞巧，我這次到洛杉磯來就是爲了這個，布萊克索恩保險團裡的一家大客戶昨天打電話來，要修改一些特定的細節。我看看……對，你確實有份，可是它跟營建風險無關，算是相當穩當，眞的，非常符合你的要求。娛樂業算是相當安全的產業。你上星期才簽的，怎麼不記得了？還是你主動要求的呢。」

「我主動要求？沒有啊。」

「有啦，我確定。」威靈漢看了看他的筆記，又說：「貴公司的布凌克女士打電話要求，我們的代理人把細節寄過去，然後你第二天就簽名了。」

「布凌克女士提出要求？」

「對，但當然啦，要求並沒有約束力，要簽名才算數，別人不能幫你簽。這是你簽的對吧？」

雷基知道那是他的親筆簽名，還記得是在電梯裡簽的。接下來的問題他實在不想問，卻非問不可。

他問：「我承保的對象包括派洛戴姆電影公司嗎？」

「哇，太巧了，我剛拜訪的正是這家公司！啊，我看看……對，這家公司確實在內，但只有在非常糟糕、幾乎不可能發生的狀況下你才需要負責。比如說像是董事會成員惡意怠忽職守或是犯罪，又或者高階主管……」威靈漢說到這裡突然停住，往椅背一靠。「眞妙，他們找我來談的就是這件事！」

雷基望向別處，輕嘆一聲。

「我要承擔多少責任。」

「就跟平常一樣。」

「跟平常一樣？你是說，我要爲他們作無限擔保？」

「呃……理論上來說，是這樣沒錯。」

「你是說，他們出事，我得賠上我全部的財產？」

「如果損害過大的話，當然只得如此，但這種事不太可能發生啦。噢，你看，那是好萊塢的標誌嗎？才沒過多久，我們就轉了整整一圈哩。」

25

星期一早晨，雷基回到倫敦，覺得自己好像生病了。

和威靈漢談完以後，他在旋轉酒吧多坐了一會兒，看洛杉磯的落日轉過眼前。然後雷基起身把原版地圖送去給曼多薩，再送影本去給桑格。桑格站在蘭克遜的暮色裡，看著調查員拿著手電筒和筆記板在大火燒過的坑道進進出出，所有機器都已停擺。雷基遞上地圖，他伸手接過，不發一語，隨即望向別處。

最後雷基回到旅館，倒頭大睡，睡得太沉，差點趕不上回倫敦的飛機。

從希斯洛機場開車回貝格街的路上，早晨空氣反常地冷冽，讓他喉嚨好癢。也或許是因爲剛從乾燥的洛杉磯回來，所以會有這種感覺。

雷基看看手錶，他約了溫伯利在布凌克女士的辦公小間碰面，如果一切都照計畫走，那麼現在布凌克女士應該剛到，溫伯利已經等在那裡，而且心情不會太好。

雷基自己故意晚點到。因爲想要取信於溫伯利，最好的辦法還是讓他自己去發現事實。

雷基走進公司一樓大廳的時候，已經比約定時間遲半小時了。很好，希望這樣夠遲。

雷基走進電梯，身後跟進一位五十多歲的男子，身材短小，衣著保守。雷基一時之

間沒認出他來。

他向雷基伸出手說：「這不是希斯先生嗎？」

「是的。」雷基說。

「我是多塞特國內租賃部的愛倫．瑞佛提，我們之前見過。」

「是的。」雷基說。「在簽租約的時候見過。」

「有空過來聊聊，好嗎？我辦公室在頂樓。」

「當然好。」雷基說。「一有空就去找你。」

電梯門開了，雷基走出電梯。

「聽說那些信件你處理得很棒。」瑞佛提說。

電梯門關了。雷基心想，不知道瑞佛提這話什麼意思，但反正現在顧不了那麼多，以後再說吧。

他快步走向奈吉辦公室外的祕書工作處，在布凌克女士的座位前停住。

她不在。燈關著，花瓶空著，就連乳牛造型的瓷筆筒裡也空無一物。

奈吉辦公室也沒亮燈，門關著，但百葉窗動了一下，裡頭應該有人。

雷基把門打開。

是溫伯利在裡頭。

雷基說：「請別把腳翹在辦公桌上。」雷基說。他知道溫伯利平常並不會隨便把腳放在人家桌上，今天這樣應該是爲了做效果。

「你應該要盡量準時，」溫伯利說，「把她丟給我一個人處理，你也太混了吧。」

「應該用不到我啊。」雷基說。「你連我都嚇得倒，對付布凌克女士綽綽有餘。」

「可憐的布凌克女士，她跑步的時候八成手裡握著啞鈴練習，才能一擊就把歐克先生幹掉。」

「一定是。她安安靜靜離開的嗎？」

「不，鬧很大啊。歐克擋在她跟兩萬英鎊之間，讓她很不爽。美國那家電影公司的總裁付她這麼多錢，她得確保奈吉把那個檔案寄回去才行，如果奈吉不寄，她就得自己寄。結果奈吉眞的沒寄，她偷拿的時候不巧讓歐克給撞見了。那個歐克啊，眞是好樣兒的。」

「是。」雷基說。

「你弟弟那天早上進來的時候，她應該就抓著檔案躲在櫃子後面，可惜你弟弟匆忙離開沒注意到。他一走，歐克就進來，正好撞見她，她趁他轉身想叫人的時候給了他那麼一下，然後把檔案寄去美國了。我想他們並不知道這份檔案不是原版，要不然恐怕不會付那麼多錢。」

「這作風非常美式。」雷基說。「凡事都用錢解決。」

「她對你很不爽喔，你知道嗎？」

「我？」

「因爲你一直不升她當辦公室主任。」

「辦公室主任？這辦公室就她一個人，當主任要管理誰？管理她自己？」

溫伯利聳聳肩。「這是從業員工的道德問題，她沒發火敲你的頭就算你命大啦。」

「你調查完能不能把銅像還給我弟弟？他會很感謝你。」

「沒問題。」

「寄到哪裡再跟你說。」

「噢？他不回來啦？」

「短期內應該不會回來。」

「嗯，你員工死了，弟弟在美國，祕書在牢裡，公司的事要怎麼辦？」

「我會想辦法。」

「勞氏保險那邊的事我聽說了，眞糟糕。」

「什麼？」

「布凌克女士離開的時候多少說了一些，她說你會失去一切，連薪水都付不出來。」

「我會想辦法。」雷基說。「沒別的事的話，我要去趕飛機了。」

溫伯利終於起身。「信堆得快滿出來了。」

雷基看看奈吉那個滿滿的收件匣，說：「對。」

溫伯利把最上面兩封拿起來看。

「希斯，你知道這些信是寫給誰的嗎？」

雷基說：「知道。」

溫伯利說：「太扯了。」

「我有同感。」雷基說。「請把信放回去吧。」

26

世紀城的停車場煙火瀰漫，也許是拍戲場景，也許不是。雷基看見那邊確實起火了，無論原因爲何，火並不假。

他向火走去。

在熊熊大火背景之下，某個很受歡迎的美國動作明星擁著蘿拉，雷基認得出他是誰，但並不認爲他算敵手。蘿拉不會跟演員認眞。

導演喊停，讓大家休息。蘿拉遠遠看見雷基，繞場邊過來，在幾呎外站定，望住他。

導演正巧經過，對她說：「我要的就是這個表情。」

雷基問：「能不能聊聊？」

他們背對布景走遠一些，好單獨說話。

「知道是誰在打小報告了？」蘿拉說。

「布凌克女士。」

「啊，原來如此。」

「我早該發現她這些年來一直在積怨。」

「對，」蘿拉說，「但有些東西日積月累很難察覺。」

「很抱歉，我不該懷疑你朋友。」

「你怎麼還用這種語氣說他，當他是什麼特別的人似的。」

「他對你而言，是特別的人嗎？」

「不是像你想的那樣。」蘿拉微微一笑，又說：「和別人無關，雷基，我只是覺得，這種雲霄飛車式的日子過太久了。」

「如果你想要的是比較平穩的生活，」雷基說，「那當初爲什麼不選奈吉？」

聽見他這樣講，蘿拉有點意外。「女人有些時候會想讓人捧在手心，有些時候……不介意讓人玩弄感情，因爲相對的，這樣能保有某種程度的自由。在人還很年輕的時候，自由比安穩重要。」她停了一會兒，又說：「當時你們都對我很好，就好像在陽光下向我展示耀眼的羽毛。我只能選一個，於是我選了你，我選了比較會玩弄感情的你。」

聽到這裡，雷基向她走去，但下一句話卻讓他停在原地。

「我想，沒有安全感的日子過得太久，我都習慣了。怪吧？但恐怕是眞的。」

「你不必……」

蘿拉打斷雷基的話。「不重要了。我已經得到了另一個角色，我是說，演戲的角色。紐約演出結束以後，我要去南太平洋工作兩個月，只要曬曬太陽拍幾個鏡頭就能拿到一大筆酬勞。」

蘿拉話說到這裡。雷基覺得她在等他對此作出特定的某種回應。

他無法接受她對他的回應如此有把握。

他說：「我輸了。」

她聽了似乎很氣惱，轉頭望向別處。「你有沒有注意過……雷基……你有沒有注意過你弟弟都怎麼做？他就算在毫無勝算的狀況下也會奮力一搏。」

「我不太懂你意思。」

「想想吧。」她說。「想通了再打給我。」

「這裡的人都怎麼說的？吃個中飯？」

「如果只能那樣，也太悲哀了。」蘿拉轉身就走，所以那句話他聽不太清楚。導演喊著要大家各就各位。

蘿拉走回布景裡。

雷基走回計程車旁。

打開車門的時候，他轉身再看一眼，從這裡還看得見站在布景裡的蘿拉。

她舉起手，在臉上擦了又擦，雷基彷彿聽見她對導演說，都是那該死的煙。

致謝

這本書得以付梓，我要感謝我的編輯瑪夏・馬克蘭和我的文學經紀人蕾貝卡・奥立佛，還要感謝茂宜作家聯盟（Maui Writers Conference）介紹我認識她們兩位。

同時我也要謝謝黛安娜・絲、伊莉莎白・庫瑞昂、索娜・福格爾、伊莉莎白・卡特雷諾、湯馬斯・鄧恩出版／聖馬丁出版的大衛・羅茨坦，以及奮進經紀公司的瑞奇・柯恩（爲我代理電視版權）和蘿拉・波納（爲我代理有聲書版權）。

還有，芭芭拉和米榭兒，謝謝你們。

AIR MAIL

The Baker Street Letters



因為一封寄至貝格街221B的信，有個男人行動了……

「福爾摩斯先生已經退休，現正在英國南部鄉間隱居，專心研究養蜂事業去了……」多年來，位於英國倫敦的福爾摩斯故居，總會收到許許多多來自世界各地，包括熱情的書迷、走失寵物的主人、無解懸案的調查者等等，最熱切的請求，希望名偵探能再次出馬，解決他們的疑難雜症。然而，這些來信總是得到上述這個制式的解答，直到一對兄弟打破了舊有的規矩——

二十年前，八歲的小女孩瑪拉遠從洛杉磯寄信到倫敦貝格街221B，請求福爾摩斯尋找她失蹤的父親。二十年後，一對經營律師事務所的兄弟搬進福爾摩斯故居所屬的大樓，再次接連收到同一個女孩的求助，但詭異的是，信中不但要求寄回當年信函裡的附件資料，末尾的署名竟與當年小女孩的字跡一模一樣！越想越覺得不對勁的弟弟決定打破規矩，主動去找瑪拉見面；面對不告而別旋即失去音訊的弟弟，哥哥也按捺不住性子，跟隨弟弟的行蹤進行調查，沒想到在「天使之城」洛杉磯迎接他的，是一具早已斷氣的冰冷男性屍體……

華納影業已買下本書電視版權，影集籌拍中！

《福爾摩斯先生收》是一部趣味橫生、絕妙無比的推理小說，作者麥可．羅伯森在向福爾摩斯致敬的同時，也大玩英美的文化差異趣味，甚至還有點《唐人街》的黑色滄桑。——版權經紀人 譚光磊

有趣又具有獨創性的情節，一個討人喜愛的偵探，一場引人入勝的閱讀之旅。——作家 M. C. Beaton

這是本非常具有娛樂性的小說。只要是推理迷，無論迷不迷夏洛克．福爾摩斯，都會喜歡它。本書應該會成為受歡迎的系列。——書單雜誌

ISBN 978-986-235-105-5 00280



9789862351055



建議陳列 文學小說．英國
城邦書號 FR6504
定價／新台幣280元 港幣93元

臉譜



推理星空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痞客邦 讀創館